

# 雙劍奇俠傳

玉田趙煥亭著

上海大星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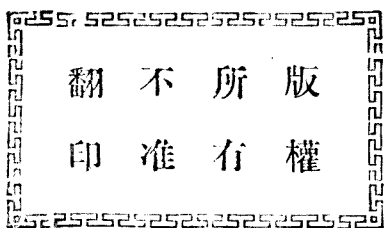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再版

雙劍奇俠傳（第七集）

（每集定價洋六角）



著者 玉田趙煥亭

出版者 鎮海孫雪牕

印刷者 大星書局

發行者 大星書局

分銷處 各埠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大星書局

# 雙劍奇俠傳第七集目錄

- 第一回 小青娘飛檄顯身手 混天星躍馬逞英雄
- 第二回 猛搗戰青娘壓陣 巧擒賊玉林奪馬
- 第三回 藍總管助打包村 蔣教師酣戰魔女
- 第四回 禦藍道劍反妖風 鬧包村夜徵鬼趣
- 第五回 真無賴僑份假無常 集純陽冲破羣陰陣
- 第六回 大炮逞法攝生魂 玉林探營窺祕帳
- 第七回 修羅陣藍道肆兇邪 地藏庵阮卒覘祕密
- 第八回 伯高破陣走大炮 璧城得趣獲青娘
- 第九回 愁老蛋閒談洩祕事 莽昭達倚醉擲人頭

第十回 諸暨縣伯高顯名

萬全山昭達訪友

第十一回 開福寺良朋巧遇

皖南地大俠埋名

第十二回 諸一峯流寓寄身

許矮子閉門拒客

# 雙劍奇俠傳第七集

## 第一回

小青娘飛檄顯身手

混天星躍馬逞英雄

且說包仲明述罷諸賢陷落。並焦銘勛殉難。藍大炮雄據城中的情形。大家聽了。正在憤怒。只見探子匆匆入報。道。今有賊中悍目。小青娘混天星。率領大股賊衆。來犯包村。小人來時。混天星前鋒。已至黃揚渡地面。距此只有四十來里了。伯高聞報。不由劍眉剔起。尙未發話之間。壁城忙道。如今事不宜遲。咱便當速派健隊。埋伏在臥牛塘地面。乘賊隊半過。突出截擊。先挫他一陣銳氣。再講。昭達笑道。依我看。此計不妥。那臥牛塘地勢。蔣兄你是沒仔細審察。一來渺沓平衍。雖蘆葦間稍可伏兵。却容不得許多人。二來藍大炮大隊在後。一聞警信。定來飛速策應。咱的隊衆。豈不被人打了加餡麼。依俺之見。咱還是以逸待勞。

據圩殺賊是正經。玉林道：孔兄此話有理。咱包村地勢甚好，自保有餘，倒不必先取攻擊之勢。璧城聽了，不由怫然，便喝退探子，再探回報。當由伯高發令，全村警備。便在那團扇內，作了個軍事中樞。一般的鳴鼓吹角，大集衆團隊，慷慨誠勵了一番。紛紛撥遣了。即時登內外兩圩，畫地而守。又放出巡邏隊去，以防賊徒混入。仲明換了衣服，合昭達自去防備水圩門，並河堤一帶。這裏伯高世興料理粗畢，便合玉林、璧城分赴內外圩，巡視一番。只見一處處鼓角旌旗，十分嚴整。及至蕙回團局，業已月色平西。大家正在晚飯畢，相與揣度來賊的動靜。並議論夜間加意警備的事。只見坐城的暗探來報道：小人探得賊首藍大炮，既撥遣小青娘等來打咱村之後，又在縣署後園內高搭一座法壇，說是祭煉甚麼六甲神兵。又搜取精莊婦女二三百人，說是耍擺甚麼純陰陣式，以備攻村之用。還有一節，更是利害，說是要祭煉甚麼符咒，準備着攝取包爺（伯

高)的靈魂哩。伯高聽了，大笑之下，却勃然道：無端鼠輩，且自由他。他若真個來弄玄虛時，俺自有道理。正說着，忽聞局外微微喧動，須臾，那前探飛步入報道：賊人前鋒已過臥牛塘地面，距此間只有數里之遙。看光景似要紮營。大家一聽，方在略爲沉吟，恰好昭達匆匆趲入，業已換了一身伶俐，結束問知情由。便大叫道：如今趁敵人紮營未就，咱何不便去殺他一場，先給他個下馬威。再作道理。因顧壁城道：蔣兄就是咱兩人去。你道好麼。壁城微笑道：那藍大炮大隊在後，倘被人打了加餉，如何使得。說着，略瞞玉林道：可是鄒兄說得好來。咱還是自保有餘。方爲千妥萬當哩。昭達聽了，情知壁城是語言報復。正在乾咕兩眼，沒作理會處。虧得玉林知趣，忙笑道：敵人紮住那裏，還不一定。咱且去覘望一回，再作道理。於是一行人，趲出團局，便登外圩。這當兒，殘陽在樹，餘光閃動，旌旗（細景，偏有閒筆來寫）只見那臥牛塘來路上，果然是塵頭大起，便



如許多大旋風。接頭續尾。漫山遍野。價直冲將來。那慘厲厲的海螺兒。業已隱隱吹動。瞧那光景。就如有千軍萬馬一般。但是塵氣雜亂。又像爭先恐後。又像旁滋側擾。便這等亂嘈嘈飛馳而前。當時圩上衆團丁。見敵猛且多。未免相顧動色。伯高便道。吾衆不必畏懼。若他如此出隊。便是烏合之衆。那塵頭雖盛。恐也是藥枝曳柴之故智哩。他既這等虛張聲勢。咱索性給他個故示不測。俺料賊衆必不敢冒然前進。便是今夜裏。咱也省許多耽心。說罷。發下號令。卽命外圩上。一色的偃旗息鼓。只準備暗中瞭望。這一來。登時外圩上靜宕宕的。不見一人。伯高等。再望那塵頭時。果然倏的駐在三五里外。一陣價鼓角號過。從一片野色蒼茫中。現出許多的屯積東西。便如遠觀荒塚。大家料是行幕之類。賊隊都駐。正在指點之間。早又見萬灶升煙。滂然而起。晚風吹處。羣馬驕嘶。那一片隱隱軍聲。倒也十分威風。這當見天色已暮。遙覘賊駐處。已漸次張起燈火。

大家瞧了一會子。又分咐團丁們。小心瞭望。伯高等因局中事多。便合璧城邊巡下圩。昭達合玉林。又騁望一回。也自去守瞭河堤一帶。不提當夜包村。大眾警備十分仔細。且說玉林。獨自在圩上巡視一週。業已二鼓大後。近聽村衆並防守的內外團丁。靜悄悄聲息都無。惟聞警柝斷續。聞以鑼聲。不由暗歎。伯高佈置。頗合兵法中靜以制動之道。再瞧那賊駐處。早已燈火錯落。密如繁星。作一個長蛇式子。橫亘在一片星光之中。須臾。一陣風過。中挾鼓吹歡呼。那男女悲啼之聲。也隱隱攙在裏面。玉林料是羣賊作樂。不禁撫劍太息。抬頭一望。只見斜月皎然。籠罩着一帶長圩。不由暗歎道。好片所在。明天怕不作片戰場。人生踪跡。真個無定。俺本訪求一峯兄。不想却留滯於此。沉吟間。忽又想起璧城當大家議論時。怫然之狀。暗念璧城氣量。端的狹隘。前因不得那紫花虬。便十分不悅。爲今因一語。却又這般的掂斤播兩。看來此人。不可長與之處。俟事體

少定。還以漫遊尋訪一峯爲是。不提這裏玉林。巡視外圩。直至四鼓大後。見賊駐處沒甚動作。方纔下圩歇息。且說伯高等。一面在團局料理事體。一面價通宵警備。亂過一夜。且喜安然無驚。次日。大家聚齊了。方商議破賊之策。早有左右匆匆入報道。如今賊衆業已在村外四里外紮下營壘。方纔有數騎直抵圩外哨探。却被圩上亂箭射回。刻下賊營中鳴鼓吹角。似有來搗戰之勢哩。伯高聽了。不由霍的跣起。一擺手。揮退左右。便合玉林等。匆匆結束。直赴外圩。憑高一望。也自駭然。只見那賊營。壁壘儼然。哨翼都具。結紮得十分得法。營外更有嚴裝賊衆。並遊傲的騎賊。一隊隊。一簇簇。列成個兩翼的陣式。似乎將要待令出發一般。那營門前。却靜悄悄的。只有兩列衛卒。執戈鶴立。並一面司命大旗。迎風飄拂。伯高見狀。正在笑顧衆人道。鼠輩技倆。居然如此張致。咱且看他怎的說話間。忽聞賊營中。軍樂大作。於絃官悠揚之中。又夾着數聲畫鼓。那音調

靡曼婉轉。不似軍謠。招得昭達。伸頸傾耳。裂開大嘴。正在笑望。玉林便聞嬌滴。滴謠聲頓起。就如一羣嬌鳥啼花一般。一片清音。上遏行雲。這一來。不但昭達。越法呆望。便連伯高等。也相顧愕然起來。仲明忙道。這謠聲。不像是行軍對敵。好生蹊蹺。俺聞賊人們。慣弄玄虛。咱倒要小心一二。正說着。便見營外賊衆。震天價一聲吶喊。倏的一變行列。兩翼一捲。化爲一字長蛇勢。那營門開處。早飛出一片小青旗兒。便如烏鴉亂颺一般。接着便是兩小隊玲瓏川馬。遙望馬上人。都丟丟秀秀。各建綵旛。隨後是一桿長方形的青坐纛。飛簇而出。纛下一人。遠望去。甚是綽約。便見他按轡指揮。一逕的徐驅而來。那一片嬌謠音樂。也便越來越近。須臾。一行人直抵圩外。依然的鼓吹遊行。這時伯高等。望得分明。不由且詫且笑。却先聆其謠詞道。

粉黛英雄。誰言男兒慣長征。  
俺劍鋒兒劃斷長江水。  
鞋尖兒蹴倒

太山平。麼麼包村作麼生。頃刻粉碎又虛空。那時天國現太平。

一片嬌譟和着笙簫細樂。又搭着一行人衣裝奇麗。旗旛招展。瞧得圩上人。便如看甚麼香會社火一般。原來那一隊背插小青旗的。都是十五六歲的壯健女童。一色的薰香傳粉。綵衣繡褲。或頭挽雙髻。或短髮披肩。扮作仙童模樣。手中各拾提爐。內焚沉檀百合。所過處氤氳香氣。四溢衢路。那兩隊川馬上。都是十八九的好女子。或梳高髻。或作矮鬟。粉黛不施。各逞玉面。一色的長袖翩翹。纓絡被體。每隊前後。是四面綵旛。其中是奏樂之女。再望到那面長方坐纛。是青緞繡金。週圍是飛火烈燄紋。纛脚下。流蘇四垂。滿綴金鈴。微風一吹。琅琅作響。上繡天魔女小青娘。六個大字。纛下是一騎烏騅馬。雕鞍絲轡。噴沫生風。馬上面端坐着一個二十四五歲的俏麗婦人。生得臉賽芙蓉。神同秋水。眉梢眼角。流動出萬種風情。淺笑輕顰。渾含着半天丰韻。於顧盼之間。頗露英姣之

氣梳一個靈蛇高髻。穿一身百蝶錦衣。利屣如錐。斜插金鐙。外披一件攢花短  
廠衣。左佩寶劍。右跨鏢囊。便這等笑盈盈仰望圩上。忽的嬌叱一聲。前隊立駐。  
一時繁音大作。越法的高唱入雲。那馬上衆女子。都望着圩上人。裂開了一點  
櫻脣。只管嘻笑。看光景。真個是目無包村。正這當兒。後面賊隊。也便採旗吶喊。  
火雜雜的湧將來。卽就圩門外寬敞之處。列成一座陣式。陣旗合處。一陣價鼓  
角怒號。伯高等。見此光景。知是小青娘。意在示武賣弄。伯高正回顧玉林。冷笑  
之間。只見昭達大怒。霍的由背上拔一短叉。覷準小青娘白嫩咽喉。颯的聲鏢  
將去。便見小青娘。略低頭見。隨手接叉。却顛弄着那短叉。格格。一陣嬌笑。這  
裏昭達越怒。方要拔叉再鏢。却被玉林止住。道。孔兄不必如此。你瞧這賊婦。還  
示暇逸之致。難道咱們反不能示以暇逸麼。且看他怎樣張敵再處。正說着。只  
見圩下樂聲悠揚。一逕的從容入陣。坐纛飛揚。也便直赴陣中。再瞧小青娘時。

只賸了一人一騎。他却穩跨雕鞍。仰起一張俏臉兒。只管向圩上從容覘望。這時昭達無意中一瞧壁城。不由心下暗笑。原來壁城俯視青娘。眼神都定。那口角間一縷口涎。竟自直拖下來。正這當兒。便見小青娘愁愁的望着伯高。笑道。喂。你這個大漢子。不就是甚麼包伯高麼。俺久已聞你大名。今日看來。倒也有些好模樣兒。俺今到此。好意價來對你說。你想俺兵鋒所到。那個能擋。壞却多少名城大羣。殺過多少妖官妖兵。（按當時髮匪謂官兵曰妖。）何況你這小包村。區區團衆。俺只須鼓鼓肚兒。大大的撒泡溺。那怕不淹煞你們。說着。又抿嘴一笑道。依我說。你就跟我去。咱是大碗價滋。大塊價酒。論套穿衣服。上秤分金銀。這樣兒快活膩煩了。咱還有那樣兒快活法。咱兩個廝混久了。大約你不會有虧吃的。說着眼風一瞟。甚是妖冶。這一來。招得圩上人。幾乎失笑。却被伯高目攝止住。便見小青娘。又愁愁的道。你若聽俺的話。咱今天是好裏好面。

不然俺一怒殺進村去（句）一言未盡。昭達忍不住。怒喊道。你這妖婦。休得逞口。說着。刷一短叉。又標將去。圩上人衆。大呼助勢之間。便見小青娘。立甩雙鐙。倏的在馬上一仰香軀。那尖翹蓮鉤。雙舉恰好。將來叉夾個正着。只這麼左足微鉤。用右足一蹙。那叉柄登時颯一聲。回奔圩上。這裏昭達連忙急閃。却噌的聲。貼耳刷過。明晃晃叉鋒一擺。却斜插在圩門樓上。（筆勢甜足。寫青娘亦異樣精彩）於是圩上入各吃一驚。使見小青娘斜起身兒。一扭纖腰。突的放轡跑去。那馬潑刺刺四蹄翻動。便如飛鏝撒盞一般。一氣兒就圩下馳騁數四。然後笑吟吟按轡立定。却指着包高道。你這烏大漢。就似個倔強巴棍子。諒俺那一番話。你不入耳。今有俺藍總管諭降的檄文。你且去仔細思量。勿得自誤。說着。由懷中取出一紙。纏在他先時所接短叉之柄。用一個健鷄翻身式。一抖手兒。那柄叉。早又明閃閃正中圩樓。於是由昭達取下那叉。解下那紙字兒。



合伯高等大家觀看。只見上面的詞兒道。

太平天國天王麾下。經略江浙路。一等總管藍。爲招撫曉諭事。照得包村包伯高等。據彈丸之地。聚烏合之衆。輒思抗命負隅。奮其螳臂。本總管不忍不教而誅。用特曉諭爾村衆知悉。檄文到處。速卽解甲待命。不然天戈所指。玉石俱焚。勿謂言之不預也。切切此諭。

伯高看罷。哈哈大笑。隨手一撕。那檄文已爲蝴蝶亂舞。於是圩上團丁。一齊喊殺。再瞧小青娘時。早已飛馬入陣。陣旗合處。裏面又絃管嗷嘈。一陣價細吹細打起來。昭達噪道。哈哈。這婆娘真個會抖飄兒。且待俺捉住他時。再講。俺總要先割他的屁股。璧城聽了。不由哼了一聲。因笑道。咱不慮捉不得他。先須慮處置得法。賊中人衆。不一定都是怙惡老賊。咱便捉得他們。應當詢其作賊緣由。酌量處置。豈可但以殺戮爲快呢。（爲下文璧城慕色。漸致攜貳伏線。）說話

間。但聞賊陣中樂聲。又換了一闋音節。忽然間銅琶錢板。夾以大吹大擂。須臾。戰鼓鑿鑿。其聲洞心。陣中賊衆。忽的震天價一聲喊。陣旗開處。便見潑風似銀光一閃。突的一騎馬。飛臨陣前。玉林一見。先不暇理會馬上之人。却失聲喝彩。道端的好馬。壁城等一見。也不由目光齊注。只見那馬。蘭筋龍項。蹄如覆碗。通體雪白。絕無一根雜毛兒。更奇的是毛作渦旋。結爲珠裘。頭項之間。銀鬃披拂。都捲作獅毛形狀。卓立那裏。一陣價昂首嘶風。好不俊樣得緊。原來此馬。名爲雪窟玉獅子。是賊中掠得的第一好馬。當時大家。目光一移。這才瞧向馬上之人。只見那人。形容醜怪。跨在馬上。便如山精野人一般。生得長軀疎幹。面黑如漆。亮晶晶一雙圓眼。碌碌兩道濃眉。蒜頭鼻。鼻孔上掀。蛤蟆嘴。嘴角下裂。腮頰上虬髯亂礙。擠得面孔上。幾無隙地。更連及兩耳根兩撮怪毛兒。更醜的是獠牙森豁。其白如雪。趁着血紅的唇皮子。倒也鮮豔異常。戴一頂一把抓的乾

紅鑽天巾。額抹黃紬。顫禿禿斜插一枝野花兒。穿一身虎紋黃衣褲。腰圍一襲流雲蹙浪的短裙。下面是絞布獲脛牛皮短靴。倒提一柄開山大斧。就陣前馳騁數四。却向圩上大叫道。包伯高。你是男子。快來合俺混天星大戰三百合。呼聲未絕。賊陣中一聲吶喊。青旗翻處。先是十二騎細馬女卒。分燕翼按轡而出。一色的青帕包髮。全身勁裝。各提一桿爛銀鎗。就左右壓住陣腳。隨後是小青娘。縱馬而出。結束如前。只是背上橫束繡囊。內插十二口柳葉飛刀。左右手內。却提了兩柄雁翎長刀。冷森森光如沃雪。便見他舉刀一揮。女卒後退。登時間壓住陣式。却向圩上嬌唱道。包伯高。你這等不知進退。這却難怪俺屠你村坊咧。伯高大怒。正喝左右拉馬伺候之間。只見一人。雄赳赳來至面前。便是一匹。正是。

未向戰場來破敵。

先看健目欲稱雄。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猛搦戰青娘壓陣 巧擒賊玉林奪馬

且說伯高見混天星等耀武揚威。只管搦戰。大怒之下。正要出馬。只見一人躬身聲喏道。隊下不材。願取混天星首級。致之麾下。大家一瞧。却是左翼隊長。王得祿。此人生得渾頭楞腦。善用一柄雙手帶的大馬刀。還是個武舉出身。當年在試場時。能舉出號的制石。綽號兒大力王。叫過好體面的響兒。當時伯高略爲領首。分咐仔細。得祿大悅。即便匆匆下圩。須臾。圩門開處。得祿率隊一騎馬飛過吊橋。彼此間兩陣對圓。喊聲大起。圩上伯高等。望得分明。但見得祿更不答話。一逕的飛馬舞刀。直殺過去。混天星接戰之下。叱咤如雷。不多時。兩馬盤旋。攪作一團。妙在兩人既都是渾勁蠻幹。又恰好是大刀闊斧。這一陣橫劈豎剝。叮叮噹噹。火星亂爆。便如兩個章邱佬。哥哥打鐵一般。大片價刀斧光影。閃

閃霍霍。頃刻間大戰十餘合。不分勝敗。但是得祿。刀勢雖兇。却有些手法散亂。恰好混天星虛晃一斧。一兜馬跳出圈子。方才撥轉馬頭。後面得祿業已大呼趕到。正兩手舉刀。就要劈下。那知混天星一磕馬腹。從斜刺霍的一閃。那得祿一刀劈空。又搭着馬勢難收。只這麼向前一撞之間。混天星大喝一聲。斧勢平旋。圩上昭達大叫不好的當兒。可憐王得祿業已血賤戰場。尸橫馬下。這一來。圩衆大驚。便見自己陣上衆團了。一陣價箭似飛蝗。射住陣脚。這理伯高大怒。正要率玉林等。匆匆下圩。只見圩門下。鼓聲起處。早又一騎飛出。大家一瞧。却是中團隊目郝金釧。跨一匹紅鬃烈馬。使一桿渾鐵長鎗。不容分說。向混天星分心便刺。原來這郝金釧。是一標師出身。善用一條渾鐵鎗。據說着頗得浙中王鎮南的鎗法。很有些變化妙着兒。那王鎮南。是浙西一帶的著名武師。曾合餘杭延壽寺僧衆們。較量過鎗法。延壽寺僧衆武功。十分了得。世有真傳。便如

嵩山少林一般。初起於明末時。寺中僧俠。昭覺大師。曾率百餘僧衆。殺退沿海入犯之倭兵。千餘之衆。因此那延壽寺。世傳武功。當時鎮南較藝罷。雖沒勝得僧衆。却也不相上下。那郝金釧。頗自負獨得真傳。他本是鄰縣之人。自匪亂後。方移居包村。伯高瞧他爲人。語言誇大。所以只命他作個隊目。當時混天星。一舉大斧。擋住來鎗。却喝道。你這廝。又是甚麼人。何必枉自送死。快叫包伯高。前來納命。豈不爽快。金釧大怒。飛馬挺鎗。踊躍而上。混天星哈哈一笑。斧起處。丟開解數。颼颼銀光亂颯。這裏金釧。也便施展出生平本領。一條鎗。鉤挑磕刺。矯若遊龍。端的是神出鬼沒。一個是大力有餘。巨刃橫揮。一個是靈巧無方。奇鋒獨出。這一陣縱橫馳逐。往往來來。但見馬蹄到處。陣雲翻。叱咤聲中。殺氣捲。須臾。兩人大戰數十回合。圩上伯高。方暗詫金釧端的是鎗法不壞。忽見他虛晃一鎗。撥回馬。向本陣便走。並回頭大喝道。郝爺。今天不耐煩殺你。且便宜你。

多活一日。說着斜身掣肘。一隱鎗鋒。潑刺刺放馮便走。玉林見狀大悅。料金釧是要用回馬鎗法。以巧勝人。但是未及轉瞬之間。不由却一聲驚呼。再瞧金釧時。業已血殷右髀。身形一晃。險些落馬。虧得奔陣上衆團丁。一聲喊。長矛齊上方才擋住那混天星追逐的馬勢。原來那匹雪窟玉獅子。馳立如風。金釧藏好鎗勢。未及回馬之間。混天星馬到斧起。業已直奔金釧的後腦。還虧得金釧靈便。趕先磕馬。從斜刺一閃身。腦背間雖是躲過。那斧鋒已剝及右髀。哧一聲。連褲帶肉。竟去了尺餘長一大片哩。當時兩陣上。齊聲吶喊。聲如雷震。金釧伏鞍。方闖入本陣。便聞小青娘。格格一陣長笑。不提圩上伯高等。一齊大怒。使命昭達合世興。巡視圩上。大家匆匆的逕自下圩。且說那混天星。連勝兩陣。好不得意。正在本陣前。駐馬穢罵。耀武揚威。只見對陣上鼓聲起處。一字見排開四騎。馬上人。一色的結束威嚴。精神抖擻。居中兩人。一個提槊（伯高）一個抱劍。

(玉林)靠右一人。倒提一桿至勝金錢畫戟。(仲明)靠左一人。斜拖一支蛇頭長矛。(璧城)四壯士從容按轡。微微冷笑之間。這裏混天星早已一目了然。知得四壯士。便是包村羣雄。原來那藍大炮。僑扮老道。到包村暗探虛實。時早已記清伯高一班人的面目。回到隊中。便轉語混天星等。將來對敵時。須小心在意哩。當時混天星連勝之下。那裏在意。喝一聲。飛馬搖斧。便奔伯高。伯高大怒。方要縱馬。早見仲明畫戟起處。飛馬而出。大喝道。你這醜廝。休得猖狂。混天星亦大喝道。包仲明。你是在城中倖逃的遊魂野鬼。如何又自來送死。仲明大怒。用一個遊龍掣空的式子。刷一聲。飛起長矛。向敵人咽喉便刺。混天星舉斧攔開。趁勢兒。來了個蟾宮斫柱的式子。巨斧橫揮。也向仲明攔腰截來。於是兩馬交馳。斧戟並舉。征塵宕處。殺氣瀰空。頃刻間。殺作一團。難分難解。兩陣上喊聲大舉。鼓聲如雷。真有虎豹辟易。屋瓦皆飛之勢。漫說玉林等都神凝目注。便連



那伯高小青娘。一個是電眸怪閃。一個是櫻口呆張。都不由據鞍作勢。恨不得替自己的人助點氣力纔好。要說仲明戟法。端的是靈妙異常。無奈混天星氣力有餘。這點兒頗占勝着。俗語云。一力降百巧。仲明至此。未免稍見支吾。這當兒。璧城玉林。瞧得分明。正在心下怙憊。相顧一笑。只見仲明一戟刺去。混天星略一歪身。那戟刺空。累得仲明向前略探身兒。急要收戟。說時遲。那時快。便見混天星長嘯一聲。刷一聲轉舒右手。早將那戟桿抓牢。只儘力子這麼一拉。馬上仲明不由身形亂晃。玉林大驚。忙叫道。仲明兄。快些放手。一聲未盡。混天星右手舉斧。當頭便斫。仲明喊一聲。放手退馬。挫後數步。直勒得那馬。幾乎人立起來。兩陣上齊喊之間。就見仲明馬額上勒的紅纓。紛紛墜地。原來只稍差分寸。那斧鋒便斫却馬頭。當時仲明抹抹額汗。奔回本陣。這裏璧城大怒。方要挺矛殺出。却聽得昭達在圩上大呼道。玉林兄。快殺這醜廝。他這張臭屁股。竟坐

這樣馬。你殺掉他。奪這馬來。給紫花虬配對兒。那些不好。璧城聽了。略一逡巡。玉林當時。忽然心有所觸。因笑向璧城道。蔣兄且住。且讓俺建此微功。說着。用鐙離鞍。颯一聲。跳下馬來。左右人帶過紫花虬。向旁一閃。這裏玉林。略緊腰身。他本是一身勁裝短衣。十分伶仃。果然是劍客身法。與衆不同。便見他雙足撒動。儼同流水。一逕的奔向混天星馬前。只相距數步之遙。忽的一擺劍。使個旗鼓。屹然山立。便如一尊塑像一般。突的兩眸中神光發越。形同鬥雞將搏。却偏又神閒氣定。只待敵人先發殺機。看官須知。凡內功劍術家。純講是以靜制動。以柔克剛。又道是處如處女。出如脫兔。再沒有急燎暴跳。哇呀呀喊叫如雷。先去抓撓人的兵法云。後起者勝。也是這個道理。您別瞧他不哼不哈。不慌不忙。其實他暗含着全逗的是筋節兒。步驟兒。單瞧敵人的出手如何。他便能相機制勝。何況混天星。連戰多時。純乎是猛銳從事。這一點兒。雖是混天星的長處。

也就是他的短處。玉林瞧透這節。當未臨陣時。便已成竹在胸。咧。當時混天星望見敵人提劍步戰。越法的不放在心上。便驟馬舉斧。來了個五丁開山式。明晃晃大斧頭。向玉林頭頂。直劈下來。那知玉林。偏不急閃。直待那斧鋒將到頂門。却忽的一挫身。疾如閃電。那斧勢。一下落空。未及掣回之間。便見玉林劍鋒。已霍的滾向混天星馬旁。從斜刺裏。躡身挺劍。便是個白蛇吐信式。混天星趕忙一歪身。略低頭兒。玉林健腕一翻。又是個風旋落葉。只聽噹一聲。野花亂落。連一片掌大的抹額黃紬。都被玉林削將下來。這一來。陣衆大駭。不但混天星勒馬後退。冷汗直淋。便連小青娘也嚇得失聲驚呼。花容變色。這裏伯高壁城。正在相視點頭之間。早見兩陣前。征塵宕起。一個是橫截豎斫。馳馬如龍。一個是匿影藏形。躍聳取勢。這一陣步馬相交。滾成一片。攪作一團。但見兩團霍霍白光。橫飛猛擊。只來往數十回合。這其間。却累壞了個混天星。原來他馬

上對步下。本就吃力。何況玉林捷疾如風。一柄劍神出鬼入。忽向馬前。忽到馬後。鬧得混天星在兜馬。右抖轡。只官如蟻兒轉磨一般。百忙中大斧低揮。還須照顧到自己的兩條大腿。恨得他幾次價縱馬猛斫。一直沖去。原想以挾盪之勢。制服玉林。無奈玉林劍法展開。簡直的行不留影。混天星一沖一個空。正累得渾身浴汗。暴叫如雷。忽見玉林哈哈一笑。頃刻間。劍法又變。白光飛舞。人影都無。鬧得混天星耳鳴目眩。但覺左也是玉林。右也是玉林。馬頭前玉林方無。馬尾後玉林又到。這一來。混天星手忙腳亂。頃刻間。牛性發作。便霹靂似一聲怪吼。不管三七二十一。儘力兩手舉斧。乒乒乓乓。一陣亂剝。要說這當兒。玉林想殺混天星。有一百個。也交代咧。一來玉林自到包村。便見壁城一團驕氣。這時未免要顯顯自己的手段。二來。想奪取那匹玉獅子。惟恐劍鋒所及。或傷名馬。所以只暫取回旋引逗之勢。以待敵人力竭時。自有妙法擒地。果然那混天

星不出所料。一時間力直盡疲。反氣的他牛性發作。當時玉林暗瞧他醜臉都紅。目眦欲裂。大斧直劈。一陣價不要老命。便知敵人是外強中乾。機會已到。於是一挫劍鋒。撥開斧影。喝聲着。手腕一挺。哧一聲。正中混天星的左髀。混天星怪叫一聲。霍的兜轉馬。縱轡便跑。果然是名馬。脚力不同尋常。只見那馬撥刺刺放開四蹄。便如雲催露。攆一般。也是他自恃名馬。料想玉林斷乎趕他不上。因那左髀上鮮血淋漓。痛徹心髓。正一手提斧。一手去撫摩那血創的當兒。忽覺皆後。人影一閃。混天星急忙回望。正是玉林。業已從後面揪住馬尾。蹶一聲。躍登馬尻。混天星一聲不好。未喊出。那冰涼挺硬的劍鋒兒。早已被人家攔在後頸兒梗上。百忙中。他那長柄大斧。那裏迴旋得來。於是玉林大喝駐馬。這當兒。混天星這小子好不聽說。趕忙一勒轡頭。那馬立駐。玉林微笑道。你這廝手中兵器。還不棄掉。難道還等俺費話麼。說着。劍鋒一壓。混天星急縮頸兒。登

時棄斧抖戰中。便如人害硬項病一般。那裏敢稍稍回顧。玉林笑道。朋友。俺瞧你也是一條漢子。所以俺將來邀你的大駕。但是俺借騎你的馬。却是不恭。這時混天星。自知是身同麵劑。圓扁隨人。便索性慨然旋轡。直奔圩門。這段奇情。奇景。自來戰場中。也就少有。如此的擒獲敵人。真可稱不動聲色。極從容談笑之致了。當時小青娘望得分明。頃刻間。一朵紅雲。飛上兩頰。舞動雙刀。放馬來搶。那伯高壁城。早已兩下齊出。兩下裏喊聲大舉之間。玉林已一把揪定混天星。跳落馬下。便有團丁擁上。急忙綑縛停當。一行人拉馬擁囚。竟自入圩。張得個小青娘。又急又氣。便掄開兩口雁翎刀。力戰包蔣。一時間戰鼓如雷。兩陣上吶喊連天。小青娘自知勝敵不得。只得暫退。再作道理。當時向壁城虛晃一刀。賣個解數。撥回馬便奔本陣。壁城大呼趕去。不想小青娘暗作準備。一扭纖腰。刷一聲。便是一柳棄飛刀。壁城急閃。只聽嘩哧一人。便有一人翻身栽倒。頃刻

間紅光崩現。正是。

明鎗暗箭交施處。猛士妖姬酣戰時。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藍總管助打包村 蔣教師酣戰魔女

且說蔣璧城見玉林擒敵奪馬。十分寫意。他忒氣之下。正沒岔兒。賣弄自己的手段。今見小青娘。倘生的一馬殺到。不由正中下懷。便打算一鼓擒之。這個樂兒。也就不在小處。或者還在得馬之上。所以他急急趕去。當時雖閃過飛刀。不想那刀。却戳在一個隨馬的團丁肩上。這一來。璧城略怔。再瞧小青娘。早已閃入本陣。一陣價飛石勁弩。打住陣脚。不堪小青娘。從容撤陣。率衆回營。一面價堅閉營壘。一面價遣人飛報藍大炮。請他自來接應破圩。且說伯高等。因本村防守事重。不便乘勝踴陣。便合璧城領衆。匆匆回圩。先分咐各隊長。小心守

望然後一行人直赴團局。一路上劍戟森森。馬蹄響動。早有團丁們牽了那匹玉獅子。並反剪了混天星的雙手。一步一棍的打將來。道旁是村衆縱觀。無不歡呼額手。並有許多婦女們。遮遮掩掩。閃在門縫籬角。瞧着玉林等。便互相情語道。你瞧這個帶寶劍的。便是那位拉豬龍的鄒教師。錯非有這股子勁兒。怎會活捉得山精似的悍賊呢。有的便撇嘴笑道。罷。你這會子。又覺得這股了那骨子的浪勁兒。不是那會子聽得圩外廝殺。吓得你順褲脚流水兒的時光。又有笑的道。你也別說。慢說某大嫂。長得標標致致。怕賊來背了走。便是俺這醜八怪似的模樣兒。那會子。還吓的俺各處亂鑽哩。俺聽說臭賊們捉住女人。沒好的沒人樣。你說那是頑的麼。正說着。恰好壁城盪過。一婦便道。你瞧這位蔣教師。也自不弱。其中一個中年婦人。忽低笑道。你曉得甚麼。這蔣教師。可不如人家鄒教師體面。前些日。俺問豆腐店殷大嫂家串門兒去。却見他



從金錢花院子內笑迷迷的暫出。後面金錢花不跟着歪聲浪氣。俺向殷大嫂一詢問。原來他兩個（指璧城金錢花）竟自有那麼回事。由兒咧。（熱鬧節目後。應略着閒筆。以舒文氣。固是文家定法。妙在卽以逗出下文璧城爭色反噬之由。此等映逗脈絡處。自非俗手所知。）衆婦聽了。不由一陣掩口匿笑。不想前面混天星。猛的一跳丈把高。破口大罵。其時有個肥胖婆娘。正從籬角上露出半個大白臉。張得起勁。這一來。咕咚一聲。跌向籬內。衆婦女趕忙笑扶之間。街上伯高等業已滔滔而過。須臾。大家到局。先分頭派人去料理王祿郝金釧的死傷。然後略點團隊。歇息講話。大家還不怎的。却喜得個昭達。手舞足蹈。一面略瞞璧城。却向玉林笑道。鄒兄。真有你的。活捉那醜廝。不足爲奇。難得的。是那麼妙相。又得了一匹千里名駒。你既有紫花虬。不消說。這匹好馬。該是伯高兄的咧。真是有千里人。就有千里馬。來當坐騎。但看這點子。咱包村。便該興

旺壁滅聽了。不由哼了一聲。玉林忙道。孔兄莫亂。如今許多事還沒發落。如何只叫沒要緊。正說着。只見廳外團丁。按刀列立。便有人大笑道。包伯高。你休得擺弄排場。今日俺混天星。交給你一顆腦袋。就是聲盡處。刀斧交拔。便有四五團丁。擁定混天星。直到階下。這裏伯高。想就他口中。探探賊中的虛實。方要起身。趨就階前。那知混天星。冷不防的。飛起右腳。登時踢倒兩個團丁。不容分說。向廳內便闖。虧得其餘團丁。刀斧齊上。那混天星。負傷倒地。還只管破口大罵。於是伯高大怒。立命斬訖。將其首懸示圩門。這時世興。早命人準備好慶功酒筵。不一時。就便廳上。調開桌椅。大家落坐。伯高跣起。與玉林等巡酒一回。然後笑道。今天這場廝殺。虧得玉林兄。給大家提提氣勢。不然。幾乎被那醜廝。挫了銳氣。不要說王郝兩個。便是仲明弟。也就險得狠哩。仲明聽了。連飲數杯。却笑道。混天星這醜廝。真有把子蠻氣力。俺想若非郝兄。真還沒人能制伏他。說話。

間。一瞧璧城。不由又笑道。若蔣兄出馬時。仲明之意。本是周旋璧城。遮掩自己的語失。不想一時間竟抓不住話的下岔兒。仲明爲人。本是疎爽。他更不理會。便將那半句話。寄放在那裏。沒事人似的。又自大杯價斟起酒來。招得昭達。甚是好笑。便道。仲明兄。你一句話沒說完。如何只顧吃酒。仲明這時。正鯨吸了一大杯。噗哧一笑。噴酒滿地。却捶着胸口。笑指昭達道。你這捉狹鬼。專以會尋人的話岔兒。蔣兄若出馬。自然也是手到擒來。這何須說得呢。昭達聽了。不由哈哈大笑。玉林惟恐璧城有些不是意思。忙笑道。俺好歹的捉一鼠輩。何勞兩兄如此掛齒。倒是俺奪得一匹好馬。却令人心下痛快。說罷。命人帶過那匹雪窟玉獅了。大家站起。出得便廳。只見那馬。卓立院中。骨相神奇。真有羣空冀北之概。喜得個昭達。撩衣邁步。飛身便上。不想那馬。嗒嗒一陣長鳴。一個劣蹶。却將昭達。閃跌於地。伯高等。哈哈一笑之間。昭達却爬起來。便噪道。哈哈。看

起來。俺沒福分騎這烏馬。不消說。還是伯高兄合鄒兄來罷。伯高聽了。正在含笑。只見玉林拱手向壁城道。俺今天搶行出陣。便爲奪取此馬。奉贈蔣兄。便請蔣兄收去。聊以代步如何。壁城聽了。連忙謙遜。却又略瞞昭達微笑道。可是孔兄說得好來。有千里馬。還須千里人來乘坐。俺看此馬。還是歸之伯高兄爲是。

（一語之微必復。壁城伎狠之性如見。此其所以能賣友作賊也。）玉林聽了。略作沉吟。伯高忙道。蔣兄不必謙遜。我等意氣相交。肝胆頭顱。都可互借。何況一馬之微呢。說着。命人將那馬與壁城帶過一旁。一行人重復入席。這纔歡呼暢飲。那壁城這時。也便談笑風生。高興異常。直吃到天色旁曉。方才各散。不提當夜包村。依然的徹夜警備。且說那藍大炮。當日晚上。祭煉了些玄虛勾當。便擁了一羣美婦。在室中飲酒作樂。這小子。是天生的淫毒物兒。合婦人淫樂已罷。總須按人穴道。吸人些陰氣。據說。是以陰補陽。便是甚麼填腦還元的大法。

他吸取之法。是用一支筋兒粗細的銀管兒。輕輕按插在穴道上。提氣一吸。那被吸之人。頃鐘便神色憔悴。當時藍大炮將衆婦臥於榻上。橫峯側嶺。仰天俯地。這個白馥可愛。那個又嬌嫩得有趣。大炮從容其間。一面賞玩摩挲。一面用銀管按準一婦的穴道。正嘻開臭嘴。提氣要吸之間。不想警聞報到。混天星被人捉獲。小青娘守營待命。大炮聞報。大吃一驚。便顧不得淫樂胡鬧。略爲沉吟。先撥遣兩名悍目。去助青娘。那兩名悍目。一個叫呂兆祥。一個叫何大鈞。都是賊中健者。粵西的老弟兄。當年曾在洪宣嬌（洪秀全之妹）部下。甚是了得。大炮既遣兩目。還恐小青娘輕敵出戰。於是親筆作書。派人飛遞。命青娘且堅守營壁。不得出戰。一面價分佈部衆。小心守城。一面價日夜加工。匆匆祭煉。這且慢表。如今再說伯高等。連日價見小青娘堅守不出。頗爲疑慮。這日傍晚。登圩瞭望。忽見賊營中。人喧馬嘶。殺氣甚盛。及至夜晚。遙聞賊營中。大吹大擂。似不

乎是開筵作樂。這時世興。正準備了數尊土炮。又指示團丁們推轉開放之法。以備守禦時。摧陷賊衆之用。當晚。合伯高等。指示炮法已畢。大家聚在團局內。議論回小青娘堅守不出。必有緣故。又談回藍大炮。慣用邪法。詭計多端。昭達便噪道。依我說。咱簡直的用釜底抽薪之法。楞掬他老窩去。咱悄悄分隊。去攻縣城。宰掉那藍大炮。狗娘養的。還怕這賊婆娘。不逃之不迭麼。伯高道。此計雖亦可行。但是總非慎重之道。城中賊衆甚多。那裏能攻之必克。沒的倒分弱了咱守村的力量。近日遠探來報。說是官軍逐賊。不久便到。俟那時。咱有聲援。方好出而擊賊。如今只宜固守。咱村爲是。俺料那藍大炮。不久的必來助打咱村。他雖善弄邪法。好在俺能制他。只是那小青娘。馬上武功。看光景頗頗不弱。將來咱先擒殺他。至於那藍大炮。更不足慮。大家聽了。都各點頭。那昭達不管好歹。又噪道。這不消說。一客不煩二主。鄒兄既連馬捉得混天星。再一出手。一定

還連馬捉得小青娘。但是小青娘胯下那匹馬巧咧。就許是個布馬兒。（謂月布也）哩。大家聽了。正在撫掌大笑。只見璧城面色微沉。搭趁着勉爲一笑。即便逡巡起出。這裏玉林方狠狠瞪了昭達一眼。恰值有一隊長來請伯高。處分事體。伯高蹙出。玉林便道。孔兄說話。真是疏略。你無端只管推重我。却惹得蔣兄不悅。昭達一貼眼道。他不悅。算活該。俺就是如此說法。玉林笑道。話不是這等講。蔣兄爲人。性兒少些含糊。小過節兒。頗不放過。前些時。因不得那紫花虬。業已面然怫然。所以俺奪取得玉獅子。以釋其意。但是俺搶捉混天星。又似乎自顯能爲似的。所以俺打定主意。將來戰取小青娘。定讓蔣兄成功。方是朋友和美之道。昭達笑道。人都像你這柔和性兒。世界上。便沒架打咧。但是故意價讓他成功。這筋節兒。却怎的拿法呢。玉林笑道。俺自有道理。咱索性的大家讓蔣兄歡喜一下子。豈不甚妙。自家人和美爲上。小過節兒。不算甚麼。於是如此。

這般一說所以。大家聽了。正在相視而笑。只聽門外有人笑道。玉林兄。你的度量。端的令人佩服。俺也因蔣兄近些日有些不悅顏色。却不知如此底細。（疎闊之性如見）如今此法。真是朋友和美之道。聲盡處。霍的跳入一人。却是伯高。原來伯高業已潛聽好久。於是大家會意。互相一笑。惟有昭達。却摸着肚皮不語。伯高便道。今閒話休提。咱且早早安歇。明天準備廝殺吧。方纔探子來報。藍大炮那廝。業已親來助打咱村。怪道旁晚時。賊營中氣象有異哩。探子並道。藍賊來時。後車中載着許多輕年婦女。此賊無狀至此。真正可恨。不提大家聽了。輪替歇臥。通宵警備。且說伯高。次日合大家聚在圍局內。一面價添派團隊。加意守圩。一面價匆匆飯罷。正要登圩瞭望。賊營動靜。只聽圩外戰鼓如雷。喊聲大舉。須臾人來飛報道。小青娘率領悍目。前來搦戰。大家聽了。一齊目視壁城。那知壁城一語不發。伯高便笑道。諒這潑賊婦。只須遣咱左隊長李長興。



便能取勝。少時。咱大家去戰籃大炮。一鼓擒之。豈不痛快。說罷。發下令去。須臾。圩門外喊殺連天。鬧過一陣。人來報道。李長興險中飛刀。大敗而回。伯高詫異。道。賊婦如此猖獗。須遣中隊長楊化字去。語盡處。階前一大漢。聲喏如雷。大叫。道。諒此賊婦。小人定能擒他。便請包爺差遣。大家一看。却是伯高的衛隊長左元亮。此人在團中頗有勇名。於是伯高一舉袖兒。微笑道。你既敢去。須要小心。化字聽了。匆匆便走。不多時。圩外殺聲。越法鬧的天崩地塌。伯高這裏正在欣然色喜。恰人來飛報。楊字化字微傷左臂。又復敗回。這一來。伯高大怒。霍的跔起。便命左右備馬。却招得仲明也。怒道。區區賊婦。何勞大哥動手。待俺去擒他。就是說着。一望昭達。趕忙一掩嘴兒。當即各飛趨出。這時璧城。依然是一語不發。昭達是嘻開一張嘴。眼望屋梁。却自家嘟噥道。一個小老婆子。便如此利害。少時待俺老孔去捉他來。且叫他服事俺睡一覺兒。多少也是快活的。可不知

人家小心眼內。稀罕俺這副小白臉不哩。正右胡噪之間。圩門外鼓聲又作。少時鑾鈴響處。馬到局門。這裏玉林一望昭達。欣然跼起道。這準是仲明兄得勝轉來咧。一言未盡。仲明已大呼而入道。不成功。不成功。這賊婦端的了得。蔣鄒兩兄。快去出馬。給大家提提銳氣罷。伯高沉吟道。小青娘爲賊中前鋒。業已這般利害。那藍大炮爲賊中首領。想越法的十分了得。蔣鄒兩兄。且留待戰那藍大炮。準能權操必勝。待俺去會會這賊婦。仗着蔣鄒兩兄的威風。或能倖勝。亦未可知。這時壁城見衆人屢敗。已然頗爲技痒。但是還故爲矜持。不動聲色。今見伯高這般說。便道。包兄爲軍中之主。豈可輕出。那麼還是鄒兄去辛苦一踣罷。玉林趁勢道。俺今天左臂受風。有些不便。待俺與蔣兄瞭陣。看蔣兄馬到擒賊如何。伯高忙道。正是正是。如此。咱大家都去瞭陣。倘乘勝再捉得藍大炮。豈不有興說着。與壁城等匆匆出局。一陣價紛紛上馬。這時大家一色的全身勁。

裝威風凜凜。惟有璧城玉林。一個是穩跨雪窟玉獅子。提一桿蛇頭長矛。一個是緊控紫花虬。拎一桿三稜起脊的梟鋒長鎗。壯士名駒。這一輝映。越顯得氣象不凡。不提大家按轡徐驅。直奔外圩。且說小青娘。連勝數人。正在陣前盤馬舞刀。十分得意。本陣門下。豎一桿七星皂旗。左有呂兆祥。右有何大鈞。都結束得黃巾力士一般。各持一柄明晃晃的大斫刀。居中是兩列大腳蠻婆。一色的披髮跣足。執刀擁盾。短衣寬褲。雪白的臂腿上。都御金環。乍望去便如一隊苗姑一般。更奇的是。正當胸各貼一道硃符。都舒眉展眼的。兩翼排開。擁定一人。那人生得身長九尺。面如蟹壳。一抹子鉤刀眉。兩眶子夜猫（梟鳥也）眼。螞髻如碟。上連顴頰。唇吻翕張。嘈沓有聲。雖非餓狼。亦同病虎。目光閃處。有似碧磷。戴一頂空梁碧玉束髮道冠。披一件雲雷日月八卦法衣。腰繫逍遙黃縑。足踏飛雲朱履。背負雌雄雙劍。手執驅山銅鐸。雖無道骨仙風。却有邪腔妨氣。你

看他穩坐馬上，顧盼飛揚，大有氣吞包村之概。此人便是藍大炮。當時小青娘飛馬往來，正在吱喳。只見鼓聲起處，一聲喊，圩門大啓，卽有數騎率衆而出。頃刻就圩前一字排開，列成陣式。小青娘本認得伯高等人，於是一聲嬌叱，飛馬便出，却用刀指定伯高，喝道：「包伯高，你是男子，便自己來廝殺，如何只弄些飯桶來當場獻醜？如今老娘殺的不耐煩，須尋那硬硬的頭兒頑頑哩。」說着，纖足磕馬，從斜刺裏，一道電光似的，便奔伯高。只刀光一眩之間，這裏璧城抖動，蛇矛大喝，便出。小青娘霍的一帶馬，放開地勢，一瞧璧城，端然騎定玉獅子，不由氣得他蛾眉倒豎，咬牙切齒，便喝道：「方才許多人，都被俺個個殺敗，何況你這一個餓不煞的窮花子，也來人前賣弄？」在小青娘本是隨口亂罵，那知一句話，恰說出璧城初到包村的醜態。於是璧城大怒，喝一聲，縱馬挺矛，向小青娘當心便刺。小青娘嚶嚶一聲，纖腰款擺，登時張開兩片刀，便是玉盤舒鉗的式子，刷

一聲夾住矛頭。方要略爲擺晃。順桿直削。壁城這裏。一翻健腕。下按矛頭。又是個遊蛇尋穴的式子。明閃閃矛頭。直抵向青娘臍腹之間。好青娘。急擺身法。霍的閃開。兩騎馬奔勢難收。倏然的各易方向。只彼此價急撥馬轉之間。早已刀矛齊舉。一陣價冲鋒大戰。但是翻翻滾滾。往往來來。一個是伸縮扶盪。着意價直搗中堅。一個是翕關切錯。仔細價張開外壘。矛到處龍頭亂點。刀過時鳳翅雙飛。十分遊戲。高取處一枝撐天。萬種風情。低禦時雙峯壓地。一個慣覓縫鑽頭刺要害。那管人汗下淫淫。一個會茹柔吐剛逞精神。偏教你魂銷冉冉。嬌音款吐。叱開萬里愁雲。鐵騎交馳。盪起一天殺氣。正是決定雌雄在頃刻。這雙男女不尋常。兩人這一番交鋒大戰。各逞能爲。直將兩陣上人都看得呆了。壁城一條矛。翻飛上下。便如神龍怪蟒一般。裹住小青娘。那裏肯放半點鬆。這時小青娘。也便施展開生平本領。兩柄雁翎長刀。揮揮霍霍。直然的雪片似蓋將下。

來。須臾已是百十回合。兩騎馬攪作一團。伯高等一面瞭陣。一面瞧那藍大炮的怪模怪樣。倒還不曾理會璧城的一切殺法。惟有玉林瞧得分明。只見小青娘雖然勇悍。究竟不是璧城的對手。璧城手法若取沉著老當。有十來個小青娘也就了賬咧。但是璧城却取輕倩之勢。有幾次價矛鋒已到要害。他却倏的掣回。瞧得玉林十分納罕。不由暗想道。璧城這人。真個是忮性好勝。他準是見俺生擒混天星。也思量捉個活的來顯顯手段。但是這婆媳十分狡獪。恐怕未易生擒哩。怙憊間。急望陣上兩人正在殺得難解難分。忽見璧城盤馬旋矛。倏的用一个遊龍戲空的式子。一仰矛頭。直奔小青娘的咽喉。那裏小青娘急閃低頭的當兒。只聽味的一聲。紅光一曜。兩陣上登時大喊。正是。

劃開香帕情何極。散却烏雲態更妍。

欲知後事加何。世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禦藍道劍反妖風 鬧包村夜徵鬼趣

且說璧城一矛刺去。小青娘急閃低頭。雖然躲過咽喉。却將鬚髻的猩紅首帕。登時被矛尖挑落。接着便髻鬢都散。披拂了萬縷香雲。小青娘大駭之下。一磕馬跳出圈子。踉跟跟倒退數十步。這裏璧城大呼縱轡。方要趕去。只見小青娘惡狠狠的一抖手。刷一聲。便是一飛刀標來。這裏璧城方才用矛格落。說時遲。那時快。小青娘玉手頻揮。五六柄柳葉刀。竟自聯珠價雪片般刷過。饒是璧城手急眼快。舞矛格落。末後一刀。還錚的聲。正中那落鞍的護橋。這裏璧城略一逡巡。小青娘撥轉馬頭。向本陣便跑。於是呂（兆祥）何（大鈞）大呼飛馬接應。兩柄大斫刀。交叉齊上。原想暫且截住璧城。再作道理。那知璧城人勇馬快。蛇矛起處。儘力子一攬兩刀。那呂兆祥。雖是倒退。還可支持。但是那何大鈞。竟呵呀一聲。棄刀落馬。原來璧城順勢兒一擺矛鋒。竟自點傷大鈞的左肩。當時璧

城縱馬如飛。一道閃電似直奔青娘。眼睜睜兩騎馬頭尾相接。壁城長嘯一聲。猛可的單手持矛。左手一探。業已抓住青娘的後衣一角。好青娘人急智生。便一擺身兒。單刀後搵。趁勢兒向前一掙。只聽咻啞一聲。衣斷馬竄。後面壁城略爲少怔。閃得那馬略頓前蹄的當兒。急望小青娘時。早已沒命的撞入本陣。於是壓陣蠻婆大呼齊上。一陣價舞刀揚盾。跳躍如飛。竟將壁城困在垓心。這裏伯高等遙覘那蠻婆來勢。便覺有異。果見壁城一矛刺去。正中一個蠻婆胸乳之間。但是那蠻婆絕不理會。反越法的踴躍而上。玉林見狀。尙在怙懣。但是伯高忙瞧那藍大炮。這時是一手仗劍。一手持鐸。更加着唇吻略動。似乎是念念有詞。（絕倒。莫非是急急如律令勅乎。）於是伯高心下恍然。一面價急命鳴金。一面價大呼吾衆且退。壁城聞令。方奮力冲開衆蠻婆。撥轉馬頭。只見藍大炮舉鐸一搖。頃刻間狂風大作。走石飛沙。直向包陣上雨點似打將來。並且空中



匍匐有聲。恍如萬鼓駭震。又似有無數鐵騎。隨風殺到。於是包陣上登時大亂。虧得伯高等。大家齊出。會合了壁城來騎。領兩隊團衆。擋往了追來賊衆之勢。彼此混殺一場。方才撤陣入圩。那裏藍大炮。也便領衆歸營。這一陣。包村團衆。頗有傷亡。正當那風勢之衝的。大半是破頭爛額。當時伯高。回到局內。一面檢閱團衆。一面笑道。俺今天疎於準備。竟被那賊道驅使邪風。弄了手脚去。少時他一定來攻。俺自有道理。正說着。壁城趺入。面色發揚。甚是得意。大家說到交戰情形。伯高便道。可惜蔣兄手慢些兒。不然那賊婦定然被擒。壁城聽了。却笑而不語。於是玉林極讚壁城之勇。壁城聽了。得意之下。正在連連謙遜。那昭達却大笑道。人無論幹甚麼。總須先長個俊臉子。是不會有虧吃的。你看蔣兄。便不忍傷那賊婆娘。定要活捉他。所以纔被他跑掉。那賊婆娘若長的像俺這臉子。恐怕早就被矛頭扎爛咧。大家聽了。哈哈一笑。壁城因昭達詼諧素慣。也只

得一笑了之。玉林心細。想拿話岔開。便道。孔兄且莫笑談。倒是那通河堤的耍路。旋沙岡地面。不知孔兄曾遣人去防備不曾。昭達笑道。那所在一片荒草。道徑複雜。雖是賊人未必曉得是通河堤的耍路。却也不可不備。俺早就人去防守咧。（爲下文窺壁城之祕伏線）說話間。大家用過中飯。伯高自去到靜室內。檢閱了一回祕笈。及至回到局內。業已日色平西。大家談論回今夜警備。更須小心。那藍大炮既弄邪風。豈知夜間不來掉弄玄虛呢。正說話間。忽聞圩外喊聲又作。接着便風聲獵獵。便有人喘息入報道。那藍大炮倚仗邪法。現又率領了大隊賊衆。直撲咱圩。伯高聽了。微微冷笑。便拔劍在手。向玉林壁城匆匆數語。兩人領命去訖。這裏伯高只留仲明世興。在局料理。便合昭達領了數十名衛隊。一逕的直赴外圩。這時已風聲怒吼。日色無光。刮得個偌大包村。竟似一支小船兒。沉浮於驚濤駭浪之中。那圩外殺聲。也便越法切近。伯高領衆上

得外圩一望。只見藍大炮跨馬仗劍督隊在後。趁着狂風沙石之勢。業已火雜雜撲近圩門。賊衆如潮。分數道踊躍仰攻。那風勢越刮越兇。捲得塵埃沙石。翻滾滾。便如數座鐵浮屠。直冲將來。這時圩內外團丁大亂。呼喊亂竄。幸得隊長等極力約束。然而也就危急得狠。於是伯高大怒。登時仗劍禹步。向異地上吸氣一口。向來風頭上突的一噴。遂卽舉劍縱橫虛斫。便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那風頭頃刻便駐。却一陣價匄怒捲沙石蔽天。須臾便如一座壞山。只管在圩下旋轉起來。這一來大炮大驚。急命且退。說時遲。那時快。這裏伯高又復舉劍一揮。便見那風頭立轉。啤的聲。便似排山倒海。一逕的反冲賊隊。於是鼓聲起處。圩們大啟。玉林壁城雙雙的率衆殺出。人借風威。勢如怒潮。忽到這一陣大殺大斫。直弄得羣賊自相排蹙。哭喊連天。躲過鋒刃。就是石塊。更加着後有弓弩手。一陣價箭似飛蝗。這時羣賊只好怨爹娘給自己少生了兩條腿。這

個大苦頭。小子們。總算是歹（俗謂吃也）上咧。當時賊衆尸仆如麻。死傷無算。直至距本營不遠。才虧得小青娘領呂何等。率衆殺出。接應進去。不提藍大炮。狼狽入營。怒氣冲天。單等夜間。再弄玄虛。且說玉林等。殺賊盡興而回。見了伯高等。都各撫掌歡笑。昭達便噪道。包兄。俺早知你有這一手兒。俺也出去殺他個痛快。俺爲甚猴在圩上。空落個眼饞肚皮饑呢。伯高笑道。你不須眼饑。今夜那賊道。還定來弄邪作鬧。好乘咱圩中驚亂之際。於中取事。你且小心河堤水門一帶。却是正經。少時。俺自有準備。方才俺搯敗賊衆。是用返風撲敵之法。可笑那藍大炮。只弄法術。妄想取勝。可見他是沒甚能爲了。璧城道。雖如此說。咱總須小心爲是。還有今天那干賊中蠻婆兒。也是可怪。俺分明刺中他。却不能傷。伯高道。此是符咒的禁力。過得一兩時。禁力一銷。還如常人。總之。此等法術。勾當。不過是偶一用之。以補戰力之不足。則可。若專以此求勝。則不可。大家

聽了。都各點頭。須臾。大家晚飯畢。又是掌燈時候。於是伯高傳令村中。並全團團丁。各在胸口上。硃書一個正字。然後用濃硃塗圓。形如太陽。並命各隊長。申諭團丁。今夜間無論見何等怪異。切不可心驚擾亂。那所塗日光。名爲太乙真符。不但能祛百邪。並且增人正氣。諸凡陰邪。自不能侵。昭達笑道。包兄既有此妙法。何不令咱們的人。天天塗個日光兒。管保上陣時。也不怕那賊道弄邪法咧。伯高笑道。你又混說咧。凡法術之類。都是禁力。並且有時刻搨限。這還不算。還須這施術之人。暗地裏有精神作用。方能有放。若常常施法。俺那裏有偌大精神。俺少時。便當自居靜室。夜間之警備巡瞭。只好有勞諸兄咧。不提這裏伯高等。分頭準備。且說這晚上。包村各戶。既聞伯高所傳之令。便登時驚驚詫詫。亂蛆似攪將起來。那村中半吊子少年等。偏又彼此傳說。添枝加葉。有的說。藍大炮將遣十萬惡鬼。來吸取人的生魂。有的說。今夜間不是水沒全村。便是雷

火下焚全圩。又有的道：那賊道慣會驅山縮地。今夜裏不是來座大山。轟隆一傢伙。將咱們斫作肉泥。便是冷不防的將咱村縮到東洋大海中。嚼噪噪冒個大泡兒。便一事畢萬事了咧。又有皺眉的道：咱們死倒不怕。就怕死後。咱這千冤屈鬼。都作了藍大炮手下的陰兵。沖鋒打仗。一般的還會死上一回。到那時。作了鬼中之鬼。這個苦頭兒。可就大咧。大家如此的信口胡說。各戶人等。越法驚詫。那男人們。只不過忙碌着互畫日光。惟有一班婦女們。早已哭天抹淚的。瞎抓亂撞。這時都將害羞收起。先脫出白嫩嫩的胸肚兒。請人來畫日光。那村中稍能執筆的老先生們。也便大開眼界。偃着腰子。眯着眼睛。襯起幾根鼠鬚兒。賞鑒了李大嫂的玉乳胸酥。又去點染那張二姐的白皮嫩肉。遇着得意的嬌嬌。便楷書正字。鐵畫銀鉤。望到討煩的太婆。便混塗日先。大抹一陣。饒是如此。那一身鷄骨瘦身架。還幾乎被人拉散。衆婦女。好歹的畫妥日光。便

又吱喳起怎的藏躲。有的道。俺向茅廁。那臭氣是避邪的。有的道。俺向紫堞。紫堞下住着大仙口。（謂狐仙也。）一定能保護俺。有的道。俺只藏在灶房內。便安當。真個的咧。俺一年四季爺價。給灶王兩口兒燒香撥火。那黑臉的老爺子。（指灶王）或者臉硬。不理會俺。難道那白臉的老奶奶。（指灶王奶奶）慈眉善眼的。就好意思不保佑俺麼。又有一婦道。你們想的藏躲之處。都不如俺想的妙。這是俺隔壁。住着一位古怪先生。此人沒時沒運。偃蹇一生。少爲貴公子。絕少執袴之風。壯爲窮書生。飽嘗世味之苦。兩眶子憂時熱淚。一肚皮感遇愁腸。文不能定邦。武不能定國。生平碌碌。略無寸長。却有一樁奇處。就是當年羅兩峯先生。那支畫鬼之筆。不知怎的。却被他老先生。捉入手中。他又不點染丹青。偏用以塗抹文字。凡混世的許多鬼魘。（罪過罪過。人皆稱爲偉人巨頭。如何說是鬼魘。）只要入到他筆下。便窮形盡相的和盤托出。一絲兒不會差。

的那鬼魔的磨牙吮血殺人如麻之狀。好不令人可怕。可羞。俺想那鬼魔。雖是兇惡。畢竟也曉得羞臊的。（能知羞耻。便是好鬼魔也。然而吾見亦罕矣。）他怕那古怪先生。給他畫下真形來。傳留後世。受人唾罵。一定是躲避不迭的。俺到那先生家去藏躲。真個再好沒有咧。便有人道。罷啣。你說的那個古怪先生。不是文謔。酸溜溜。見了人。一笑兩背牙。連個響亮話也沒得。專以仗着胡謔。小說。賣錢混飯吃的麼。你想他少年時。蜚聲文壇。同輩頌祚。人家同輩。一個個一抹鬼臉。都去混鬼。果然是十分得意。步步登高。鬼跳躍了許多年。都升官發財。脫盡了寒酸鬼面目。一時價肥馬輕裘。好不寫意。偏是他老先生。牛性可笑。不去混鬼。偏去畫鬼。作了許多的嬉笑怒罵的文字。休說是鬼見愁。便是人見了也不喜。到如今兩鬢俱斑。窮愁欲死。左顧椎髻之妻。右對蓬頭之子。室無隔宿之春。門有呼逋之客。俺時常見他鑽在斗室內。對着一盞秋燈。手操三寸毛。



雖寫些個鬼話連篇。自以爲名山著作。你想這種沒用的老怪物。他自己都鬼倒運了一輩子。如何還能鎮嚇住鬼呢。你若藏在他那裏。巧咧。他便將你描寫到文字中。到作成他一段鬼文料哩。（浩浩落落。自舒胸臆。作者一肚皮牢騷。只好寄諸鬼話連篇也。）其中又一個騷騷的媳婦子。一扭頭兒道。依我說。你們都是瞎說一大堆。俺有個頂好老主意。無論怎樣兇實的邪法惡鬼。他都怕沖怕撞。好在咱大家。都有個硬實實的老頭子。咱今天晚上。只須脫得光溜溜。一人抱個老頭子。說個粗話兒。那咕咕唧唧。冲天冲地的勾當。便是正神正道。都須退避。何況那驢毬馬蛋的邪鬼呢。說着。隨手兒向一個胖婆娘嘴上一抹。道。你瞧俺胖大嫂。先裂開小嘴咧。準是俺這主意。投了他的。小心縫咧。衆人聽了。不由都笑。那胖婆娘。便笑罵道。小蹄子。你就這樣混嚼蛆。咱們便算每人有個老頭子。難道人家（句）說着向一個閨女。並一個老太婆身上一瞧。那閨

女登時臉兒通紅。別轉頭去。老太婆却笑罵道。我老人家一向口淨。不好罵你們的。俺老頭子。死掉十來年。這當兒若鑽出來。可是笑話。一婦笑道。不打緊的。你老人家若一定用老頭子。俺就借與你半個。（奇語）你等俺兩個磨磚對縫。弄停當時。你就假在他屁股後頭。一來樣兒冠冕。二來一般避邪。這就叫一使兩用。你道好麼。衆人聽了。不由越笑。不提各家婦女。頃刻間亂成一片。關門堵牖。驚驚詫詫。且說包村。這夜裏三更敲過。果然的狂風大作。慘霧愁雲。但見鬼影憧憧。鬼聲飄飄。直鬧到晨鷄一鳴。方才萬衆都杳。於是滿街男女。奔走相告。各徵鬼趣。有的說望見無數的鬼兵。只在空中打旋兒。有的道。瞧見個蠱天蠱地的大魍魎。略欠屁股。便坐在圩牆上。有的道。活脫的有個穿白戴白的媳婦子。兩眼是血。舌頭吐多長。哭到這家。又向那家。有的吐舌道。我的媽。你們見的。全不稀奇。那個王八蛋才撒謊。俺眼睜睜瞧見個背着算盤的刻薄鬼。一

面向俺招手。一面向俺呿牙兒。吓的俺回頭就跑。你說俺傢伙多麼損。（指刻薄鬼）他嚙的一聲。還楞核了俺一下子哩。大家聽了。便笑道。真是說甚麼有甚麼。你老兄真就挨了算盤鬼的核咧。正在笑語之間。忽見一人驚望道。鬼來來來。大家隨他指勢望去。不由大驚。正是。

人理絕時卽鬼道。何須真假苦分明。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真無賴僑扮假無常 集純陽冲破純陰陣

且說街坊上衆男女。隨那人指勢望去。只見四個肚漢。用門板抬定一個無常大鬼。如飛而來。及至近前。仔細一看。大家都詫異得言語不得。原來那無常鬼。却是村中某少年所扮。只見業已神癡魂喪。臥在門板上。直挺挺的。兩眼上插口流白沫。十停已經死了九停咧。後面數步之外。却跟定個中年婦。一面走一

面念佛。並且顏色駭阻。遙呼壯漢等道。你們慢些跑。他（指少年）一絲兩氣的。還禁的住頓頓麼。大家瞧那婦人。便是少年的近鄰舍馬娘子。這馬娘子。是孤身孀居。吃齋念佛。大家素來知道的。今見他跟在少年後面。料他定知那少年是怎麼擋子事。於是擁上一問。所以那馬娘子一面念佛。一面說出緣故。大家聽了。不由吐舌不迭。原來那少年。素行無賴。專好鑽頭覓縫的漁色無厭。旁晚時光。站在門首。瞧街坊上男女紛紛。互述晝日光祛邪之事。他聽了。正在暗笑。伯高搗鬼。只見馬娘子。搗着個小被捲。慌慌張張。從家中出來。回手兒反鎖了門。似乎要向那裏去一般。少年便道。馬大娘。這時光不閉門。家中坐。還向那裏去呢。況且今夜就要鬧鬼。你在街坊上。一個人兒亂跑。是頑的麼。馬娘子道。正是哩。俺何嘗不發恐。只是村北頭。俺乾女兒楊愛姐。他丈夫既沒在家。住的所在又孤單。今天夜裏。怕不把他活吓煞。所以俺想去合他作個伴兒。好歹的

也壯壯氣兒。少年隨口道。既如此。俺送你去。不省得你發恐麼。說着舉步同行。須臾。便到村北頭。只見踈落落幾戶人家。左有高林。右臨曠地。這當兒。晚鴉亂噪。各家都雙扉緊閉。果然是十分荒僻。馬娘子四下一望。隨口道。俺這乾女兒。人兒雖小。胆兒就算大。這才不幾日。這片林地裏。就吊煞了個無名男子。這所以若是俺一個人兒。可不敢住哩。說話間。蹶至一家門首。幾間草房兒。及肩的短垣。由馬娘子拍拍一叩門。便聞裏面嬌滴滴的應道。來咧來咧。敢是你（指其夫也）回來了麼。謝天地。俺正愁着今夜裏沒法過哩。你瞧俺乾娘。沒事的。嘴似拌蜜。說起痛俺來。蝎螫狗咬。恨不的撲過俺去。啃兩口。如今眼睜睜今晚鬧鬼。他就不來傍個影兒。只會夾着他那老□。藏在家裏。看起來。咱們永不理。那老劈股才是。如今晚飯才熟。咱快吃了。早些兒暖。和睡覺吧。這時那少年。趁向馬娘子前面。馬娘子是跑的。既喘且笑。一時間。應聲不得。少年是乍聞這。

套軟膩膩的嬌首。只覺渾身起刺。（奇語）便探着腦袋。目注門縫。正這當兒。嘩拉一聲。門啓處。提燈一閃。少年眼光。先到就地。便見光邁出支尖生生的小脚兒。隨即俏影一扭。登時蹺出個絕俊的小媳婦子。不容分說。用手兒向少年肩上一拍。道。恨煞人的你。（句）一言未盡。一瞧是個陌生的少年。並且背後影綽綽。還跼定一人。那媳婦驚詫之上。舉燈一照。先望見馬娘子。搵着小被捲。又喘又笑。於是他紅了臉兒。忙笑道。俺方才正念誦你老人家。真是活人爲念誦。正說着。您就來咧。馬娘子也笑道。俺就惦着來與你作伴兒。只因街坊上天晚發恐。因顧少年道。這不是。虧得人家鄰舍家。送俺到此。那裏曉得你就念誦俺這老劈。（句）邪媳婦忙道。甯娘快別說咧。快讓您貴鄰舍。進來歇歇吧。這時少年一雙餓眼。滾上翻下。早將那媳婦渾身。端相一遍。只見他漆黑的髮兒。雪白臉兒。長彎彎眉兒。水零零眼兒。端正正鼻兒。紅綻綻嘴兒。再趁着高鼓鼓乳。

兒瘦搯搯腰兒嫩生生手兒尖翹翹脚兒一言抄百總。簡直的渾身堆俏。當時少年。嚶嚶的暗咽饑唾。並怙憊道。不想馬娘子的乾女楊愛姐。却如此標致。正在眼錫糲糊之間。忽聞愛姐讓進。少年大悅。方要奔步。只見馬娘子道。喲。愛兒呀。你可不要客氣。俺們是老鄰舊舍。通沒講究。因向少年道。如今趁天色還早。您就請回吧。說着。合愛姐廝趁而入。吱扭一傢伙。雙扉緊閉。閃得個少年。楞了半晌。略爲沉吟。不由喜得心窩怪痒。暗笑道。不想今夜間。包伯高一番搗鬼。却作成了俺的好事。於是一路歌呼。匆匆暫回。不提這裏馬娘子。合楊愛姐。自有一番酬酢談話。且說少年。回到家下。趕緊的打麵糊。買桑皮白紙。尋麻繩。和紅色。找木棒。亂過一陣。一切都備。聽了聽天方二鼓。以爲時光還早些兒。不像喜神爺出沒之時。於是沽酒市脯。自飲自慶。一面吃。一面思量那楊愛姐的小模樣兒。左右他家內也沒男子。少時。他們被俺嚇昏。不消說。是任俺擺佈。那時節。

俺將他樂夠了。嘸的一聲。走他娘的。這個大黑鍋。沒別的。只好請喜神爺。替俺去背咧。想的得意。一陣價舉杯連連。手舞足蹈。正這當兒。牕外颼颼風兒吹過。接着便燈燄微搖。細簌簌一陣沙土。打在牕上。這一來。鬧得小子。毛咕咕的。暗想道。這事不妙。那喜神老爺子。原來孝子出身。生前時爲人方正。所以纔死而爲神。如今俺打着他的旗號。去偷摸娘兒們。他一定不會歡喜的。想到這裏。只管發楞。再瞧瞧準備的一套行頭。好生不得主意。但是剎那之間。忽又想到楊愛姐的小模樣兒。便暗笑道。我好發呆。如今的大人大物。專以是借正經名兒作壞事。人家都安富尊榮。老健不死。弄得小百姓。怨氣沖天。哭聲遍地。也沒見誰給他個沒興頭。難道俺偷個把娘兒們。那喜神爺便馬上見過。跑來不依不成。想到這裏。胆氣立壯。於是匆匆罷酒。一件件紮括起來。是頭戴高白紙帽。暨寫利見大人四字。抹上半吊眉。啣了紅紙舌。披上白孝衣。腰繫粗麻繩。手執



哭喪棒紮括停當。對鏡一照。倒將自己嚇了一跳。正這當兒。忽聞對門兒某婦人叩門喚道。某大哥。在家麼。俺今晚缺了燈油。您快借與俺些。這一來。少年大駭。忙應道。某大嫂快別進來。俺這裏正赤條精光的洗澡兒哩。不便與你開門。你快別家去借吧。說着。撲一口。先吹滅燈。待了一霎兒。聽得沒動靜。知是某婦已去。他這才從大門旁牆上。一躍而出。這時三鼓敲過。街坊上入影都無。這小子。隨路上還使促狹。不斷的學着鬼叫。直奔將去。須臾。到得楊家。先爬上牆頭。向內一張。只見正房東間兒。尙自燈光明亮。於是他輕輕跳落地。向前趁了幾步。却聞東間內振衣之聲。並愛姐兒自語道。人若上了年紀。說話便胡拉八扯。俺乾娘來給俺壯胆兒。倒兇實實的說了些沒要緊。反正是人正氣就壯。脚正不怕鞋子歪。鬧鬼不鬧鬼。俺怕他怎的。他（指鬼也）若真來了。俺就是吡嚟一剪子。說着。剪音戛然。似乎剪裁甚麼。正這當兒。便聞馬娘子一陣駢聲。於是

少年趨就室門。輕輕一推。可巧是虛掩的。便就束間簾縫兒。先悄悄一張不由登時魂銷天外。只見裏面榻上。馬娘子業已和衣睡熟。却廠着衣襟。露着胸前的日光。那愛姐。正亂挽烏雲。廠披一件短衫兒。穿一件撒脚短褲。却彎起一支雪白的小腿兒。在那榻頭燈光下。束抹蓮鉤。一支羅襪。却置向剪刀之間。看光景是剪甲方畢。這時愛姐。睡髮低髻。倦眼惺忪。本已是春色撩人。那少年正暗張得心頭亂跳之間。忽見愛姐玉臂雙伸。軟洋洋一個呵欠。接着呵噓一聲。自笑道。這會子誰念誦我呀。莫非是俺那口子麼。（指其夫。）於是衣襟一颺。正露出雪白酥胸。上畫着鮮妍妍一個日光兒。這一來。少年大悅。便嚙的一聲。一毛腰子。先鑽進那尺餘來長大白高帽。方要趨抱愛姐的當兒。說也不信。只見愛姐胸上那日光兒。登時赫然發出陽光。輝映滿室。這時愛姐大驚。急推醒馬娘子的當兒。那少年早已神痴跌倒。當時馬娘子。楞怔怔亂抖之下。細瞧那

位喜神爺。却是送他的那位高鄰。再聽聞愛姐一述說方纔少年闖進撲抱之牀。並日光之異。不由心下恍然。念佛不迭。兩人沒法兒。只得守定地下那個假喜神爺。待至天明。方喚覓了左近壯漢。由馬娘子送他家去。當時馬娘子匆匆逃罷。自行趕去。大家便互相詫異道。這事奇怪。那太乙神符。能治鬼邪。如何也能治人呢。其中有位老頭兒。便正色道。那少年既如此存心淫邪。已經是入了鬼道。所以那神符。一般的能治他。甚麼叫人鬼。心正便是人。心邪便是鬼。人鬼關頭。不過在人存心邪正罷了。不提大家聽了。紛紛各散。閩傳少年這樁事。當作奇聞。且說伯高。次日會合了玉林等。仍在團局。少時各團隊長。次第價來報說。昨夜警備的情形。並言昨夜鬼物中。還夾雜些紙剪人馬。一經神符光照。便粉粉墮地。伯高笑向大家道。那藍大炮。學得些白蓮技倆。不過如此。俺料他今天。還定以此等技倆。前來胡鬧。咱索性不必出戰。且堅守兩日。徐觀其變。再作

道理說罷。傳下令去。命炮隊團丁。小心準備。賊若來攻。但先以土炮轟擊。說話間。只見昭達。踉跳而入。大笑道。伯高兄。真有你的。你那日光兒。真好耍子。昨夜裏俺領漁隊。在河堤上。放了半夜的火彩。大家胸前日光。一條條照入河中。便如金蛇亂躡。就別提多麼有趣咧。逼得河中堤外。許多的黑影兒。啾啾有聲。旋風似的飛退不迭。末後堤邊有片水渦。只管晃動。俺的日光照去。他竟不理會。反倒水紋越動。似乎要上躍一般。俺暗想這個水鬼。居然不避日光。一定兇實。俺便不管好歹。覷準水動處。颯的一叉。原來不相干。却是他娘的這麼大個烏龜。大家聽了。正在哈哈大笑。忽聞外圩上。喊聲大舉。接着便炮聲訇然。恍如雷震。須臾便靜。即有人來飛報道。方纔賊衆大隊來攻。已被發炮擊退。伯高聽了。先命世興。仲明。登圩巡望。一面價合玉林等。匆匆用罷飯。方要登圩。只聽外圩間。又復喊聲大舉。但是炮聲寂然。須臾。人來飛報道。世興。爺便請包爺等。急速

登圩。如今那賊道不知弄甚邪法。却驅出一隊赤體婦人。向圩叫罵。哨圩上炮便不燃。玉林等聽了。頗爲詫異。伯高却笑道。可見賊道技倆已窮。弄此鬩勝之法。濟得甚事。於是傳下令去。就村中挑選百餘名十來歲的頑童。即刻齊集聽用。並傳語各家父母。休得驚惶。頑童們絕無危害。此令一下。那有頑童的各家。未免吃驚打怪。然因信得及伯高。也就帖然聽命。不一時。衆頑童由伯高衛隊帶領。都到局內。伯高見了。都命換上伶俐短衣。又含笑囑咐一番。衆頑童都是淘氣精。有這般好頑的勾當。無不跳躍聽命。於是由伯高等率領了。一逕的直奔外圩。只見圩上團丁們正在竭力抵禦。矢石交投。圩外賊衆。是喊殺連天。十分踴躍。百忙中。却見世興老頭兒。氣得臉兒通紅。鬚兒亂。正在揸拳勒袖的。指揮着炮卒們。極力點炮。說也奇怪。那火光兒。只在炮門邊。哧哧亂射。却就是寂然不響。伯高等向圩下一望。不由大怒。只見賊衆如潮之中。却簇擁了百數

十名婦女。一個個蓬頭披髮。都脫得一絲不掛。白羊一般。一字兒排列開。向圩上指畫叫罵。並且後面賊衆。刀斧森森。有那稍爲羞性。不肯拔腿撲肚的。後面賊衆。刀斧立舉。於是百數十張嘴。胡罵亂捲的當兒。那下面的條條玉股。也便紛紜亂拔。便如臨潼鬥寶一般。頃刻間許多妙物兒。軒豁呈露。圩上人衆等間。那裏見過這樣俏皮陣仗。正在紛紜掩面。這裏伯高一聲號令。衆頑童立分兩排。風趨而前。夾炮立定。各自一手兒掀起短衣。伯高又是一聲令。急命炮卒立移炮口。直向賊衆最多之處。躲開那干赤體婦女。這裏衆頑童一聲喊。齊掙短褲。頃刻間森森嫩箭。各自挺出。其中有那胆大頑皮的。竟自一股屎線射將去。這一來。不打緊。圩下婦女一齊跌倒之間。但聞訕隆隆連聲響亮。圩上面數尊土炮。如震雷駭電一般。直掃將去。炮火過處。賊仆如麻。遙聞賊陣上金聲亂鳴。登時收隊。並有賊衆。將赤體婦女都攙挽將去。望得昭達哈哈大笑道。這陰陽

壓制之理。却也作怪。這麼大的土炮。竟不如兒童跨下之物。伯高聽了。微微一笑。一面命衛隊領下羣童。各自送轉。一面在圩上瞭望良久。見賊營中沒得動靜。便分咐各隊長。小心巡備。合玉林等從容回局。便是這一日。賊營中安靜異常。伯高等怙憊一番。却也不解其故。當晚上。大家飯罷聚談。璧城便道。藍大炮邪法技窮。小青娘似又戰怯。因顧玉林道。依俺鄙見。咱今夜竟去劫營。多少也擾亂他一番。鄒兄你得如何。玉林沉吟。尙未答語。伯高道。慢着。俺看賊道。深閉不出。又有詭計。咱不可妄動。中他計畫。正說着。忽見左右人。你入我出的交頭接耳。只管噉噉。並且面現驚惶之色。伯高喝問其故。左右道。好教包爺得知。便是方纔有守門的團丁。在局門前。拾得一紙黃箋。並有數字的硃印。上有數字。十分兇實。小人們不敢呈進。伯高等聽了。十分詫異。急命取黃箋一瞧。果有藍大炮的硃印。上有六個大字道。七日包伯高死。死字上面。畫着個符篆似的硃

標勅字。玉林等見了。正在相視一怔。伯高却大笑道。如何俺料賊人。還弄玄虛。且自由他。咱只小心警備。就是。於是焚掉那黃箋。分咐左右。不必驚擾。話雖如此說。但是村人們知得此事。早又驚驚詫詫的。亂過一夜。惟有那伯高的兩個姬妾。婦人家。越法驚惶。便一面在家焚香拜佛。一面打發僕人。不斷的到局內。探問伯高的起居。原來自衆賊困圩。伯高便已住宿局內。說也奇怪。次日午飯後。伯高合玉林等巡望一回。回到局內。真個覺得體微不適。大家以爲是連日勞碌之過。便請伯高。自就靜室內歇臥一回。吃了劑養神清解之藥。大家退出後。伯高便沉沉睡去。且喜賊營中。也沒動靜。大家這裏一面替包高料理事務。一面輪替巡瞭。直至日色平西。一瞧伯高。還是沉睡如故。昭達便道。這事兒透着蹊蹺。伯高兄素日精健。從沒有如此沉睡過。且待俺喚他醒來。世興道。人過於勞頓。睡就長酣。且不必驚動他。待他睡足神旺。自會醒的。於是大家仍然



退出。只命個僕人。在外間坐候動靜。不多時。用過晚飯。掌上燈燭。大家正在大廳內相與閒談。並揣測賊衆不出之故。忽見那僕人飛步入報道。諸位爺台。快瞧瞧去。吧。俺家主入。真個有些蹊蹺哩。大家聽了。登時一怔。正是。

方以純陽散陰氣。又達奇術攝生魂。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大炮逞法攝生魂 玉林探營窮祕帳

且說玉林等。聞僕人來報。各自一怔之下。忙忙去瞧。只見伯高緊閉雙眸。仰臥於榻。面色微白。氣息急促。竟似乎是失神光景。當由世興趨進。一面按撫他胸口。一面輕輕呼喚。這時玉林等。只默然靜觀。惟有昭達。已燥得額汗淫淫。張着兩支大眼睛。亂噪道。這若真是那賊道弄得詭。就是俺老孔一個人兒。便合他幹上。正亂着。只見伯高長呼一口氣。似乎是悶促之至。雙眸略啟。旋復緊閉。玉

林等也便趨上呼喚。那伯高只是不醒。這裏世興正在按摩胸次。側頭沉吟。只見廳外提燈一閃。便有人嬌滴滴帶着哭聲道。你們這班人。都是木頭。你家主。人。既這樣兒。怎不快報知與俺。却由他睡在這裏。這時璧城眼光瞞處。早見伯高的兩妾。俏生生的。慙將進來。不容分說。奔到伯高榻前。一個是一掩小嘴。登時價嗚嗚咽咽。一個却顫篤篤的數落道。看起來。俺就不該來理你。你那倔性。法。真叫人沒法說。你只知整日夜價打熬氣力。如今索性的打熬成這種形兒。俺昨晚勸你回家中歇臥。養養神兒。你却拿人好心。當作驢肝肺。也不管人家。當着許多的了頭老婆子。臉上發臊。就葷的素的。說了那麼一大套。難道這兵荒馬亂的時光。誰還有閒心想那。(句)說着一摸伯高頭額道。我的媽。這硬幫幫。乾刺刺。熱烘烘。連點滋潤氣兒都沒得。這可教人怎麼受哇。說着。纖手拍棉。就要大哭。原來伯高住宅。距團局不遠。那伺候的僕人。早去飛報咧。璧城見

這兩個嬌滴滴小娘兒。在不由暗笑道。光陰真快。俺還是初到此村時。會在那廟前望見他兩人一次。如今却越發的標致了。但是還不及俺那人兒。（指金錢花。）正在怙愒。便見世興道。你兩位姨娘。且莫亂。方才俺摸他胸口。氣息溫和。不過稍爲急促些兒。或是勞乏過度之故。且由他酣睡。不必驚慌。你二人且自退去吧。兩妾一齊道。你這老頭兒。說得好輕鬆話兒。人都這種形兒。難道還丟他在此麼。於是立命僕人等。將伯高連榻抬入宅中。說也不信。那伯高在榻上。經大家按腿捉手。一頓顛頓。他依然是沉酣不醒。不提當時兩妾回到宅內。徹夜守侍。且談玉林等。見伯高忽然如此光景。好生詫異。惟有仲明。更是焦燥異常。因顧昭達道。看俺哥子忽然沉睡不醒。怕不是賊道那廝作怪。依我看來。速遣精細探子。去探賊道的動作。才是。世興道。咱明天瞧瞧光景。再作道理。古人有酣眠七日。夢至帝居。得聞天樂的。可見這忽然沉睡之事。自古有之。今伯

高雖不必定有異夢。亦未必便是賊道作祟。凡遇事體。端宜鎮靜。便是昨天所見的黃箋妖語。焉知不是賊道故意的惑亂人心呢。大家聽了。都各默然。這夜裏加意警備。自不消說。次日。大家晨起聚集。方要去探問伯高。只見左右。又驚惶惶呈上一紙黃箋道。此箋又是早晨時光。在局門首所拾。大家一瞧。越法的相顧詫異。原來那黃箋如前。只換了一字道。六日包伯高死。（奇絕）當時世興強爲鎮定。合大家去望伯高。依然是沉睡不醒。那兩妾獠頭撒脚。都燉得兩支俏眼。紅桃兒一般。正守在榻頭。哭天抹淚。此時大家不暇迴避。彼此問答之間。倒教璧城大飽眼福。於是大家退回局內。互相納罕。便是世興老頭兒。也穩不住屁股咧。又以爲伯高或染奇疾。於是一面價飛請醫生。去診脈息。一面價遣兩名精細探子。去探藍大炮的動作。如有所聞。見急速回報。少時。醫生來述伯高脈息無疾。只是略見微弱。大家聽了。略爲放心。且幸賊衆。依然不出。展眼

間混過一日。次日玉林等方才起身。只見昭達大噪而入。道：「真他娘的怪事。說着由袖中取一黃箋。擲在案上。道：『這又是團丁們早晨時在局門首所得。這賊道如此作怪。俺今天非自去探探不可。』」玉林等一瞧那箋。又換了一字。却是五日。包伯高死。那昭達亂噪之下。真個登時要去偵察。世興因河堤守望。不可無人。好歹的將他勸住。大家到包宅一瞧。伯高依然是沈睡如故。只見那兩妾正沒好氣。喝叱一個僕人道：「你們真正沒用。喚一個人。都喚不到。僕人道：『非是喚不到。他家中人說。頭三日前。有一個狠體面的人。去請他到某處算命。至今未回。他家中人正愁的甚麼似的。還揣度着被賊裏去哩。』」世興一問。所以原來是兩妾命僕人去喚。常在包宅走動的史瞎子。想給伯高算算命運。當時世興等只好安慰兩妾數語。遂巡而出一時間。大家面面相覷。通沒作理會處。便是這日。兩探次第來報。只說賊營內外。通沒甚麼動作。除飲酒譟呼。更無別事。那少

青娘還徇然的巡視內外。至於藍大炮更沒影兒。賊衆傳說也有說藍大炮回向城中有所勾當的。也有說他親去鉤引別股賊衆助打咱村的。大家聽了。越法莫測其故。話休煩絮。便是如此光景。伯高沉睡。日日如故。那作怪的黃箋也便日日一來。直到第六日早。農那黃箋上。竟大書道。一日包伯高死。這一來。闕動全村。團丁們惶遽出入。一望賊營中出入的賊衆。都各各喜形於色。十分得意。大家見了。未免心慌。虧得玉林仲明等極力鎮定。團丁等方才少安。惟有昭達連日價沒好氣。只拿酒煞氣。這日。瞧望伯高回頭。便又大呼小叫的在局置酒。大家一來難却其意。二來也是借酒破悶。便大家坐下來。沒精打彩的吃過數杯。昭達見狀。十分氣悶。便拉仲明道。來來來。咱們別學人婆子氣。且痛吃兩杯。反正據那賊道黃箋上的話。伯高兄還有一天的活頭兒。今天俺是老主意。打定咧。待至今晚。俺便去尋那賊道。不是他。便是我。總有一個斷氣的哩。說着。

舉起大杯。一吸而盡。向仲明喊個乾字。那仲明濃眉一挑。也斟起一大杯。咕嘟  
啣灌將下去。向昭達一伸大指道。你這主意。倒也不錯。今天晚上。俺合你去。兩  
個酒茅苞。正在撒起酒風。不想璧城。瞧得有趣。便笑道。如今伯高兄如此光景。  
你兩個只以酒煞氣。濟得甚事。那無聊拚命。更是笑話。再者。伯高兄便睡上個  
一年半載。也不打緊。咱包村定然無恙。因為上次賊來打村。虧得伯高兄將賊  
殺退。如今伯高兄。雖不能睡着出馬。却有玉林兄。本領驚人。一定是保得包村。  
安如磐石。你二人何必着忙呢。說罷。停杯微笑。狠露得意之狀。玉林聽了。知璧  
城雖是笑談。却有自矜之意。並藐視自己之意。正在略為沉吟。那知昭達。正在  
沒好氣。又是個直鈍性兒。便拍的聲一墩酒杯。道。蔣兄。你這痒痒腔兒。倒不必  
這般說。你簡直的說俺等都沒用。就結咧。却有一件。你須明白。你別覺着許多  
人。都被小青娘殺敗。末後。是你得勝。今天是打開板壁說亮話。那是人家故意

的裝敗跑回。好叫你去顯顯能。舒舒你那掂斤播兩的心腸。（補出前文）你如不信。只管問玉林仲明兒。難道是俺撒謊不成。你說拚命是無聊。俺今晚非尋賊道去拚命不可。璧城一聽。正在面紅過耳。玉林忙道。孔兒真個拿酒煞氣咧。自家人。快別犯嘴犯舌。蔣兄說的未嘗不對。這包村。有俺鄒玉林。就算是安如磐石哩。說罷。哈哈大笑。於是世興也趁勢道。正是正是。咱包村有鄒蔣兩兒。萬無一失。今天雖是悶酒。也要吃了暢快。如何只管逗起笑兒來咧。說着。起身與大家各斟一杯。璧城見狀。也不便說甚麼。只得一笑了之。須臾酒罷。那昭達一言不發。氣吼吼的掉臂自去。世興仲明。惦念伯高。又赴包宅。玉林合璧城。就外圩上巡視半日。也便如同己室。須臾。晚飯畢。起更時分。玉林正在燈下。恹恹打算着夜探賊營。畢竟覘個分曉。忽見昭達。闖然而入。業已換了一身夜行衣裝。不容分說。向玉林納頭便拜。並且撲簌簌落下兩點眼淚。（寫得突兀。使人



眼光一閃。慌得玉林扶挽不迭。道：「孔兄這是怎的？」昭達道：「鄒兄你不曉得麼？那會子俺又去瞧伯高兄。不但沉睡如故。並且面白如紙。微有呼吸。俺這便去合那賊道拚命。咱兩個相交一場。所以俺來別過你。說着一轉虎軀。就要拔步。玉林不由且駭且笑。便道：「孔兄慢着。我看來。你去不如我去。咱自家人。不怕你怪的話。你那高去高來的手脚。委實的不如我便當。況且既赴賊營。就須探個水落石出。先救包兄的性命要緊。只合賊道拚命。何濟於事呢？方才俺正想去探賊營。便是俺去如何。昭達欣然道：「鄒兄肯去。越法妙咧。咱就同行吧。玉林道：「這偵探之事。人多了。到不便。孔兄還是在村防守河堤爲是。你可知越是伯高兄性命危殆。那賊人越會乘亂來攻。此層不可不慮。昭達聽了。甚是有理。不提他唯唯之下。撇了大嘴。逡巡蹙去。一面價去知會世興等。且說玉林送得昭達去後。即便結束停當。換了一身純青的夜行衣靠。佩了寶劍。帶了百寶囊。一

逕的直奔外圩。更不去驚動門卒。便從圩上。輕輕跳落。數里遠近。不消頃刻。早已接近賊營的前卡。正有幾個卡賊。分伏在卡左右草地裏。手持長矛。探頭探腦。玉林故意價微嗽一聲。一緊步法。風馳便過。得聞得背後衆卡賊。哈的一聲。似乎是長矛齊奮。一人便道。怪呀。分明似個人影。並且咳嗽。怎麼沒得呢。難道是鬧鬼麼。便又有一人笑道。得咧。王第八的。你真是禿子跟着月亮走。屎疴娘隨着屁噏噏。你見咱藍爺弄鬼兒。整治包伯高。你也就曉得甚麼鬼呀怪的咧。那王第八的道。真個的呀。那會子。咱們頭兒說。咱藍爺業已暗傳下令來。說是包伯高今夜五更時分。準死無疑。要越着包村驚亂。天明時分。就去攻打哩。玉林聽了。料得是藍大炮逞邪無疑。却又不曉得他是弄甚麼邪法。竟致伯高失魂落魄的沉睡不醒。

行。斯須之間。已到賊營外壘。但聞裏面口號時呼。邏令。

玉林略伏暗處。稍聽動靜。便由外

壘一躍而過。

後防備較嚴。於是貓兒似輕步疾

趨。直奔營右方。至

外排的鹿角。恰好有兩個吃醉的巡賊。

各拖長刀。由對面蹣跚而來。玉林趕忙伏身。向草地內一閃。前面一賊。馬糊糊的。似乎張見黑影。便登時一擺長刀。道。老二。你瞧是甚麼撞過去咧。莫非是包村的奸細麼。後面一賊笑道。包村人。這當兒準備哭老包。還不迭。那裏還願的來作奸細。你動不動。便要鳥刀。方才你合李大鼻爭那小娘兒。若不是我拉着。你不鬧出一條人命麼。前一賊道。若不是你來多手兒。俺一定先削他那鼻頭。然後削他那大物兒。一來省也。他自恃能爲獨霸那小娘兒。二來。也叫他知道俺畢老毛的八寶護腕刀。不是好惹的哩。說着。一路嘻哈。踢躡而過。這裏玉林方要起出。却聞營內偏後。一陣歡呼暢飲之聲。玉林以爲是藍大炮等飲酒作樂。便悄悄躡近鹿角。遙忖那中帳方向。一躍而過。仔細一瞧。却見那中帳左右。

有護卒的。值宿帳幕。有的燈火已熄。有的裏面還有人談笑。那歡呼之聲。却從中帳左邊一處。狠高大的帳房中傳出。頃耳聽去。還夾着婦女笑語。於是玉林施展開輕巧步法。先蹶向中帳。只見帳前靜悄悄的。簾幙未落。裏面是燈燭輝煌。高座大案。那光景是藍大炮料理事務之所。案旁地毯上。却有四五個長大護卒。橫躺豎臥。業已爛睡得死狗一般。再瞧那旁邊矮几上。還有飲具博具之類。想是方才飲博倦臥。玉林不由暗歎道。像此等烏合鼠輩。居然能豕突狼奔。蹂躪全國。看來也是劫運了。逡巡間。拔步進帳。悄悄細覽一週。却沒得藍大炮的影兒。於是轉身蹶出。真奔那左邊的高大帳房。那簾幙雖已深垂。却從簾縫中射出燈光。這時。帳裏面男女笑語之聲。十分真切。便聽嘖的一聲。似乎是作了個嘴兒。卽有一女子笑唾道。你快躲開這裏。不害臊的貨。你昨天伺候娘娘。（指小青娘）自家沒本事。却會出主意。教俺們從背後推你的屁股。今晚又

不該你的班兒。（順筆逼出小青娘縱淫細節）却又來腆着臉子鬼混。你瞧人家該班的。還那麼安安靜靜的哩。便聞一男子笑道。反正娘娘出去巡營。回來還早哩。你只扎實實的叫我樂一下子。我馬上就去。說着一陣撕扯。並女子格格亂笑之聲。玉林由簾縫一張。幾乎失笑。只見裏面兒榻整潔。鋪陳華麗。並有鏡奩之類。榻上是流蘇高揭。衾枕燦然。看光景大概是小青娘的臥帳。這時榻沿上有一女卒。正被一華衣狡童欺倒。彼此價撕笑作一團。那榻右邊還有一青衣狡童。却合一女卒。挽頸傾頭。相抱低語。須臾。那被欺的女卒。挽儘力子掙起來。向華衣狡童額上一戳。道。害邪的。你有這種本事。怎昨天不在娘娘跟前獻勸見。却無端的來掐把人。今夜藍爺在營後祕帳中施法。就要成功。明天便是大大的一場廝殺。你還不快去養神兒。準備隨隊。只管在此胡鬧。說着一

棚臉兒。却又嗤的一笑。那華衣狡童。毛着腰子。湊近他跟前。笑道。你說的也是。

你既不待價理我。我且去。由你三個搗搗吧。但是昨晚俺作了一夢。似乎不妙。俺夢見一個老鷓鷹。唳唳一把。抓了俺一傢伙。你且聽俺細說來。那女卒信以爲實。方向前略傾耳兒。不想冷不防被那華衣狡童抱住頸兒。狠狠的香了一口。回頭便跑。這裏玉林登時得計。趕忙向黑影處一閃身。那狡童業已手舞足蹈。出得帳來。一逕的便奔帳後。忽聞身旁刷的一聲。他便罵道。幹鳥麼。真是跟着巫婆跳假神。俺藍爺咒神搗鬼。招得他們也撒風吹雨。這不定是那個崽子。（指其同輩）使促狹。來吓嚇人。等我查着再說。說話間。脚下一絆。撲哧跌倒。剛要爬起來。便見電光似劍光一閃。早被一個威凜凜壯士。一把按牢。那狡童吓得口噤。正在倒抽涼氣。忽覺頸兒上。冰涼挺硬的扁劍片兒。老實不客氣的。只管來回亂蹭。那壯士便低喝道。你這廝。只要一嚷。俺便一劍。俺且問你。如今藍大炮現在那裏。他是用甚麼邪術。暗害好人。都要你從實說來。你若虛言。俺

便（句）說着劍勢一按。那孩童忙道：我說我說。但是有一件。若說起俺藍爺的法術來。真有點損陰害德。你老聽了。未免生氣。您若一生氣。手腕上一活超。沒別的。我小子肉長的頸子。却有些架不了。咱這麼辦。您老放我起去。咱說個祥詳細細。你道好麼。玉林料他逃脫不得。便放他起來。索性的拉他向僻靜黑影中。就一塊大石跟前跼定。那孩童見玉林雖是威實。却滿面和氣。不由暗道：你瞧這鳥大漢。只管笑面虎似的。瞅人臉子。不消說。他準是好那檔子。怪不得俺夢見被鷹抓哩。如今說不得。小命要緊。且討人個歡喜吧。於是撩起後衣襟。便褪花褲。正在彎腰據石。尊臂高聳。玉林從後面。清脆脆便是一掌。却喝道：甚麼樣子。孩童見狀。方知這一溝子沒溜着。於是轉身繫褲。道：俺家藍爺用的攝魂大法。要取包伯高的性命。是將本人的生辰八字。寫在一個紙人身上。每晚。上誦呪作法。在那紙人七竅上。日加一枚吸魂神針。旁有收魂法瓶。七日之間。

那被攝的人。準死無疑。今晚正是第末日。俺家藍爺。正在那裏作法。所以俺們趁空兒散散心。打個哈哈兒。你老人家。可聽明白了。也就放俺去吧。說着。瞅個冷子。方要撒脚。早被玉林一把捉牢。右手舉劍一晃道。你這廝。好生狡獪。那賊道。現在何處。狡童忙道。你老別着急。說着。舉手向營後一指道。你老瞧那盞綠熒熒的竿燈。竿後面。便是俺家藍爺的祕帳。咱是有一句。說一句。那祕帳中。甚麼樣兒。俺可沒見過。因爲他一來不許人窺探。二來。那所在也陰氣森森的。怕人。如今話都說明。朋友。你再不放俺去。那就透着不夠交兒咧。玉林喝道。少說閒話。於是提鷄子似的一把放翻。便割他腰帶。網縛停當。來了個寒鴨浮水式。安置已畢。又搨土堵牢了嘴。却笑道。如今夜風涼。若凍着你。也不好的。說着。取起大石道。俺且給你蓋牀硬被吧。那狡童暗道。好陰功。這樣受用的被兒。還不如不蓋哩。不提狡童這裏。拿足功架。馱定大石塊。單盼人經過解放。且說玉



依依狡童之語。直奔那竿燈所在。仔細一瞧。却是營後面一片空闊之地。竿燈後面。數十步之遙。果有一處嚴實實的祕帳。遙望去。裏面燈燭明亮。人影往來。似有人禹步作法。那帳外左右。却有幾株高樹。交枝翳葉。頗可藏身。玉林心思仔細。恐近帳門前。或有藏机暗械之類。於是悄悄的緣樹而上。就柯葉茂密處。隱住身體。向帳中仔細一張。不由大驚。正是。

豪情會破奸人術。邪法偏驚壯士心。

第七回 修羅陣藍道肆兇邪 地藏庵阮卒覘祕密

且說鄒玉林。伏身高樹。由上望下。瞧得分明。只見祕帳內有座矮壇。那壇前地下。彷彿北斗樣兒。點着七盞明燈。其光熒熒。黯而且綠。七燈之間。鋪着一幅逕丈的白紙。上畫一個赤體披髮的大人兒。按着穴道。業已插有六枚鋼針。那藍大炮。披髮跣足。身御青衣。一手仗劍。一手疊訣。正在矮壇上。喃喃然默誦邪咒。

矮壇上設有高几。上面有硃符燈燭之類。居中有一木盤。內置一個三寸多高磁瓶兒。用紅絨繩絆牢在盤。仔細望去。瓶項上還隱隱畫着符篆。便見藍大炮誦咒畢。禹步迴旋。連連大叱。卽取一硃符。就燭一焚。這裏玉林眼光一瞬之間。忽見祕帳內。燭光頓暗。陰氣颯然。涼風吹處。地下那七盞燈兒。光燄遙遙。倏的六燈俱滅。只賸一燈。光如曙星。正這當兒。只見藍大炮。瞑目大叱。這一來。玉林幾乎驚呆。就見那瓶兒。似乎微動。逡巡之間。彷彿有一團煙氣。直罩瓶兒。急瞧那地下一盞燈時。業已光縮爲豆。於是玉林大怒。情知伯高危在頃刻。那瓶兒定是收攝生魂之用。百忙中。先不暇跳落。去殺藍大炮。便急回手兒。由囊中掏出石子。覷準那瓶兒。颼的聲打將去。清脆脆一聲響。瓶兒立碎。就有一股濃烟似的怪氣。嗆然有聲。破帳而去。一時間地下七燈。忽然復明。那藍大炮猛受此驚。正在披髮狂跳。大叫不好的當兒。便見眼前劍光一閃。一個威凜凜的壯士。

已自大拔步殺進帳來。大炮認得是玉林，不由轉怒，便一挫身形，用一個投石探海的式子，撮起高几，向玉林當頭便擲。玉林急閃之間，大炮颯一聲，青衣翻翻業已躍出帳外，還未及轉身，大炮聞腦後刷一刷，便是個金刃劈風，好大炮並不回顧，只略側身形，反手一劍，但聽噹啷一聲，火星亂迸，後面玉林百忙中知大炮是用的雌雄名劍，趕忙的一變劍法，但用輕妙之勢，以避其鋒。於是彼此價劍光霍霍，翻飛上下。玉林見大炮劍勢勇猛有餘，神變不足，正要一變手法，因以制勝，忽聞腦後嬌叱一聲，刀光閃處，小青娘猛斫而入，接着中帳前賊衆大喊，一陣價火燎照耀，數十名長大悍賊，各持刀矛，如飛的奔將來。原來小青娘帶隊巡營，方至中帳，恰值大炮合玉林交手，所以便領衆直趕將來。當時玉林一柄劍風鳴電閃，力敵兩人，全不在意，更施展聳躍能爲，引得大炮合小青娘東撲西撞，目不及瞬，更以餘力揮霍賊衆，劍鋒所及，當者便倒，展眼間將近

中帳。玉林惦念伯高。急欲轉去。正要覘個破綻。跳出圈子。只見中帳左邊。一聲喊。登時又撞出一隊弓弩手。不容分說。弓絃亂響。箭似飛蝗。直望玉林叢射將來。好玉林。劍光潑開。人影都無。劈力剝拉一陣響。將來箭紛紛格落之間。這裏玉林業已向小青娘虛晃一刀。急轉身形。用一個平地升雷式。颼一聲。躍登中帳。於是大炮大呼。躍起趕去。只兩足剛及帳頂橫木。却聞拍的一聲。藍大炮應聲跌落。下面小青娘。忙望玉林。便如一團風氣一般。便就中帳上。沿着靠營右的一列幕上。飛行而去。小青娘情知玉林難敵。也便不趕。於是賊衆門集攏來。先扶起大炮一瞧。左額角上。却被玉林飛石所傷。腫起個茄大的紫苞。並且長血直流。不提藍大炮一番逞邪。被玉林所破。當時便怒氣冲天。一計不成。再生二計。且說那昭達。自玉林去後。更不去知會璧城。只同了世興。神明。在伯高臥榻前。覘候動靜。這時兩妾。因連日夜的伺候伯高。早已鬧的蓬頭垢面。都哭天

抹淚的坐在榻前矮櫬上。大家一瞧伯高。一張青赭的臉。一點血華都無。雙睛緊閉。氣如游絲。只脹了胸口上微微跳動。大家見狀。正在心下難受。一妾便嗚咽着向世興道。你老人家。倒底拿個主意才好。看此光景。包爺是早晚的人了。身後之事。都沒預備。倘他一口氣不來。難道教他光着走麼。世興等一聽。不由心如刀割。那昭達更耐不得。便張牙舞爪的向兩妾一說。玉林現赴賊營之事。兩妾道。阿彌陀佛。但願鄒爺此去。救得包爺。俺兩個見了鄒爺。定要給他磕頓響頭。謝謝他哩。說話間。業已將交四鼓。大家一面覘望伯高。一面向望玉林轉來。正都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忽見伯高身形略抖。接着兩目一翻。甚是難看。世興急伸手一試他的氣息。竟堪堪的有入無出。這一來。昭達大跳。仲明是撫膺長歎。那兩妾更不消說。只脹了嗚嗚對泣。還虧得世興鎮靜。便道。大家且莫亂。俺看這樣兒。伯高似有轉機。往時鼻息雖略大。却是冷氣。如今雖略小些。

却覺陽和。莫非玉林在賊營。已自得手麼。這當兒他陽氣太弱。須得陰氣調劑。接他一口氣才好。昭達噪道。這事現成。便向兩妾道。你二位不拘是誰。快去接他一口氣要緊。兩妾聽了。連急帶羞。正哭得越法起勁。忽見伯高極力的一抖身體。接着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忽的雙目一張。蹶然坐起。那兩妾出其不意。只驚得跌跌撞撞。惟有昭達。只喜得心花大放。便跑向前去道。伯高兄。你可睡醒咧。刻下覺得怎樣呢。不想伯高呆呆怔怔。竟似乎不識昭達一般。於是大家。又是一怔。世興道。這不打緊。這是他神氣遽復。未能清醒之故。且令他安臥一霎。迴復元狀。自會好的。且待玉林轉來。便知分曉。於是兩妾扶伯高臥倒。兩張小嘴兒。業已次第綻裂。掛了笑容兒。便是室內外伺候人等。也都漸次價舒眉展眼。那昭達心頭。便似撤去一塊大壁一般。一時間望着仲明。一面豎大指。稱讚玉林。一面裂開大嘴。憨笑道。喂。仲明兄。明天別的且莫說。咱先須大大的喝一

場子。這五六天。真把人警壞咧。正這富兒。伯高神氣已復。不須人扶。便自坐起。於是世興等。先述說伯高沉睡之異。並玉林赴探賊營之事。伯高憤然道。如此說來。這定是那賊道弄的玄虛。且待鄒兄回頭。定知分曉。俺這六日中。恍恍惚惚。無聞無見。便如中酒一般。又如被人禁錮於暝黑室內。方才忽覺大地光明。俺也便頓然醒來哩。大家聽了。都各稱奇。於是伯高命左右傳出話去。言自己已愈。村衆不必驚惶。忽抬頭望見兩妾的小模樣兒。便笑道。都是爲我。連你兩個都累的這般樣兒。如今却不必驚惶了。說着。略醜複室。兩妾會意。自慙回複室。復施妝梳。這裏世興命左右準備了盃元湯。與伯高用罷。大家也隨意用些茶點。人人高興。竟不覺倦。堪堪的五更敲過。還不見玉林到來。大家正在怙悒。只見室外僕人入報道。鄒兄轉來咧。一言未盡。只見玉林含笑而入。這時昭達等。闐然起迎。急欲問所探的光景。玉林見伯高已愈。也驚喜非常。彼此價爭欲

講話之間。只見複室簾兒一啓。兩妾覷出。不容分說。向玉林納頭便拜。慌得玉林。遜避不迭。這時大家。沒暇理會兩妾。妙在兩妾也忘其所以。便夾雜着大家。落坐。正這當兒。人報璧城到來。原來這夜裏。璧城又到金錢花處尋歡。五更後。覷回團局。却聞得左右人報說。伯高已清醒如常。並玉林去探賊營之事。所以他趕來覷望。當時璧城覷入。見伯高果然好端端的。也自欣然。先由世興一述伯高醒轉的情形。玉林聽了。連連點頭。便道。好歹毒賊道。便暗下這般辣手。於是滔滔汨汨。一述此行的情形。大家聽了。好不駭然。嚇得兩妾。只呆呆的坐在伯高榻脚。伯高沉吟道。那賊道用這攝魂之術。須先得被攝的生辰八字。俺的八字。不知他怎的得知。這也可怪。再者他用此術。端的也狠費精氣。如今爲鄒兄所破。他豈肯甘心。一定還來弄甚麼玄虛。等那時待俺相机行事。就此破賊。也未可知。大家聽了。都各點頭。那昭達坐在仲明身旁。正要開言。忽見璧城。只



管偷瞧兩妾。昭達隨他望去。不由好笑。原來那兩妾正在複室內妝梳未畢。忽聞玉林到來。百忙中忘其所以。便跑出叩謝。一個是雲鬟亂挽。脂粉薄施。尙未抹勻。竟似個小丑臉兒。一個是衣衫未扣。酥胸半露。再望到脚下。越法有趣。只右腳上穿着水紅鞋子。那支左脚。還纏帛半拖。直拉撒到就地。當時昭達忍笑。便悄悄的一肘仲明。仲明會意。搭趁着躡進榻前。向兩妾一使眼色。兩妾猛悟。便啼了一聲。飛紅了臉兒。跑入複室。不提這裏大家歡笑。一面請伯高將養精神。一面加意村防。靜候賊中動靜。且說藍大砲自家法術被破。大怒之下。次日本想急攻包村。無奈因連日價遲邪作法。頗耗精神。過了兩日。精神方復。正想施展陣法。與伯高一決勝負。恰值探子來報。某股官軍轉戰各處。頗有開向諸暨之信。大砲聽了轉怒。一面命探子且探確信。一面合小青娘暗暗計議一番。定了個一鼓而下包村之計。便暗暗的抽調城中悍隊。都到本營。自己簡閱了

出陣的賊衆。囑咐小青娘。在營準備。只待自己擺陣。困住伯高。即便乘勢領衆襲取包村。計議已定。便命人去下戰書。並覘覘伯高動靜。這且慢表。且說伯高。連日將養精神大復。見藍大砲連日不出。料他又想弄詭道。便時時的披覽祕笈。準備應用。一日。忽聞某股官軍。有勦賊開向諸賢之信。正合玉林等聚在團局。談論此事。並思量趁勢破賊之策。只見左右來報道。今圩外有一賊目。聲稱是來下戰書。並言須面見包爺。請令定奪。伯高聽了。因笑顧玉林道。這賊道不知又弄甚詭法。他並且疑我精神未復。所以令來人面見。俺今故示之弱。亦是使他不測之法。於是立命左右。去帶來人。自己也便換下長袍緩帶。憑几而待。玉林等。一旁列坐。也都假作頹唐之狀。大家一陣價僑模作樣。正在相視而笑。只見左右進報道。來人帶到。聲盡處。昂然蹶進一個長大賊目。頭裹黃巾。身穿一件繡花短襖。紅緞褲。僅及膝蓋。却露着黑森森的半段毛腿。腿肚上還有涅

青小龍兒。下面却踹一雙多耳麻鞋。（賊形如圖。作者聞故老言。當時髮匪。怪裝百出。甚至有襪頭雉尾。作戰場之上。山大王裝束者。）進得門來。山精似跼在那裏。鶻碌碌眼睛一轉。早已瞟向伯高。却大笑道。俺小青龍。奉命來此下書。你們怎的連個犒使酒兒都沒得。昭達聽了。氣往上撞。方要捏拳跳起。伯高却慢條廝理的和顏道。你要吃酒。現成的狠。戰書在那裏。且掌來俺瞧。小青龍一面瞧望大家的顏色。頗現欣喜之狀。一面道。俺喉急的狠。且吃過酒。再呈書未遲。伯高聽了。嬾嬾的一望左右。左右會意。便登時就廳中設了矮几矮座。命小青龍落坐。頃刻端到大碗的酒。大塊的肉。那小青龍也不客氣。一面價手舞足蹈。一面價狼吞虎咽。但是眼光灼灼。只管端相伯高的面色。伯高見狀。索性的憑几假寐。招得昭達。又氣又笑。正這當兒。小青然業已吃罷。却蹣跚跟狂笑跼起。由懷中掏出書札。方要去親呈伯高。早被昭達。劈手奪過。即便遞與伯高。大

家集攏來一瞧書上言詞只得寥寥數字道詰朝相見列陣以待請與君一角法術無爲徒苦士衆。若憫於吾陣者則請舉村以降。大總管盡示。伯高閱罷。哈哈大笑。便命左右取筆。親批四字道。敬待周旋。一選的擲還小青龍。喝命拔出。這裏大家又復鼓掌大笑。玉林稍爲沉吟。便道。這賊道不知又弄甚陣式。依俺之意。咱正好趁勢破取賊營。只待這裏伯高兄合他鬥陣方酣。便另遣人直搗賊營。如此一來。使他前後不能相顧。此間賊衆旣破。不但村圍立解。便是那城中餘孽也定然不擊自潰哩。伯高大悅道。鄒兄所見。正合吾意。俺想那賊營留守。不過是小青娘。合幾個悍目。便煩蔣兄合仲明去。足够了之。鄒兄便可助俺破陣擒賊。防守本村。只好有勞亂兄了。說着一望昭達。却沒影兒。仲明笑道。老孔就像個沒把的流星。眼絲不見。就不知溜到那裏去咧。一言未盡。却聽得昭達在牕外笑道。俺巴巴的去割支龍耳朵。與大家頑頑。你如何講說俺呢。說着。

笑吟吟的進來。拍達一聲。擲下個鮮血未乾大耳朵。原來昭達氣那小青龍不過。竟自悄悄跟去。硬指頸割掉一支耳朵。當時大家問知所以。又是一陣大笑。不提這裏大家計議停當。磨拳擦掌。價單等次日分頭殺賊。且說那小青龍。掩着割創。一逕的跑回賊營。見了藍大炮。哭訴所以。一面價呈上原書。並言伯高等委頓之狀。大炮大怒。揮退小青龍。却向小青娘笑道。合該伯高命盡。他如今既精氣未復。明日一定難擋。俺修羅陣法的小青娘道。何爲修羅陣法呢。大炮道。此陣以五陰爲主。東西南北中。都有魂惡強煞。並且門戶轉變。不易認定。只待敵人入陣。俺便作起法來。實有無窮的奧妙。便名爲修羅五陰混元陣。小青娘道。俺聞包伯高也自頗明法術。設此兇險。他那時如何便肯入陣呢。大炮笑道。你不曉得。此陣不起作用時。外面上。只如尋常陣式。料伯高不會識得。他雖略通法術。要破俺這修羅大陣。只恐不易哩。於是興匆匆合小青娘連夜安排。

分頭準備。倒合伯高那裏。不約而同。一般磨拳擦掌的專待明日攻下包村。且說伯高。次日點派了精健團丁。分作兩隊。合玉林各領一隊。都畫了太乙神符。因恐玉林在陣。或迷方向。便挑選了兩名健卒。專隨自己馬足。各執紅旗一面。以作本隊的標識。玉林隊裏。却用兩面白旗。以爲兩隊分合的耳目。部署已畢。列隊圩中。正要命人去覘大炮的動靜。只聽外圩前。鼓角喧天。喊聲大作。須臾。人來飛報道。藍大炮現已列陣圩外。親來擡載。伯高大怒。便命昭達等。登圩巡瞭。自合玉林執械上馬。率兩隊滔滔遂發。圩門啓處。一聲吶喊。紅白旗飛舞而出。伯高等抬頭一望。早見藍大炮。就圩外平陽之地。擺好一座陣式。那陣頭尾相顧。勢如長蛇。四面價門戶井然。遙望去層次甚密。殺氣隱隱。外面却靜宕宕。陣卒列立。一色的刀矛晃曜。但聞陣內。鼓角怒號。並劍戟相磨之聲。伯高因顧玉林道。俺道藍賊擺甚麼陣式。原來却是尋常一字長蛇陣。總有變化。亦沒甚

奇特之處。但是藍賊詭法多端。也須小心一二。欲衝此陣。須從中入。鄒兄但瞧俺紅旗所到。緊緊跟隨便了。玉林唯唯之間。早見藍大炮。手舞雌雄雙劍。飛馬出陣。望見伯高。便大喝道。包伯高。你是俺手中逃脫的遊魂。還敢入俺此陣麼。伯高怒喝道。賊道不羞。你那山鬼技倆。將奈我何。說罷。飛馬舞槊。直取大炮。大炮接戰。只得四五合。虛晃一劍。迴馬便走。一逕的撞入本陣。不提伯高玉林。兩騎馬率衆如飛。直陷陣中。且說小青娘。見大炮去後。便率領了呂兆祥。何大鈞。悄悄的離營駐隊。靜候消息。須臾。人來報伯高被困於陣。十分危急。小青娘大悅。便策馬督衆。風馳而前。原欲取問道。出其不意。一逕直攻包村村後。不想正抵至一片高岡茂林跟前。忽的岡後。一聲鼓起。登時轉出一彪軍馬。不容分說。一字兒橫截去路。前面呂何。大呼吾衆。且駐的當兒。早有兩騎。縱轡而出。大喝一聲。矛戟並舉。登時合呂何殺在一處。書中交代。你道這彪軍馬。是那裏來的。

這不消說是壁城仲明兩人了。原來壁城等見伯高玉林入陣初時節。陣勢雖兇。但是一轉瞬間。却見陣勢動搖。大有崩潰之勢。壁城等情知伯高得手。所以領衆直襲賊營。恰好小青娘也來襲村。彼此價恰恰的在此相遇。當時小青娘一瞧敵人是壁城仲明。大驚之下。却又模頭不着。正要飛馬助戰的當兒。只見壁城喝着長矛起處。大鈞落馬。青娘大怒。一擺雁翎刀。方要縱轡。不想壁城馬快如風。刷一聲。長矛已到。這裏小青娘急忙接戰。兩騎馬略一盤旋。早已風團兒似的撞離茂林。於是兩軍大呼。彼此混戰。且按下仲明這裏。盤住呂兆祥。大殺大斫。且說壁城抖動蛇矛。便似一條怪蟒一般。盤住小青娘。那裏肯放半點鬆。小青娘雖竭力支持。但因往日合璧城對敵時。曾嘗過蛇矛的滋味。這當兒未免有些心慌手亂。不消十餘回合。早已被人弄的香汗淫淫。嬌喘細細。偏那壁城大展手段。忽的一掣矛。來了個亂點至穴的式子。端的是長虫刺蝟牛。



又扎又頂又出溜。這一來。鬧得小青娘。手忙眼花。拚命價張開雙刀。左格右拒。轉眼間兩騎馳逐。離那片茂林。已有半里之遙。小青娘一面抵擋。一面遙望自家隊伍。已被包村團衆。裹入重圍。正這當兒。忽又隱聞那大炮列陣的方向。喧呼震天。條的烽烟似沖起數道塵頭。有的落荒飛馳。有的亂嘈嘈便奔本營的來路。小青娘見狀。不由大驚。暗想若是大炮得手。一定領衆直取包村。如今四散的四散。回跑的回跑。這事兒。却是不妙。想到這裏。一陣心慌意亂。料得難敵壁城。便虛晃一刀。撥轉馬頭。落荒便走。後面壁城。那裏肯捨。便挺矛縱馬飛也似趕將來。兩騎馬放開轡頭。便似流星趕月。不消頃刻。已是數里之遙。小青娘百忙中張皇四顧。只見道旁。陡起一座崇岡。岡上下草樹連天。十分茂密。四外歧路縱橫。加以澗沕。似乎是一片低窪水地。再向前路一望。却是一片茫茫大野。四外價連個村舍都沒得。這時小青娘。業已跑得簪珥都落。更沒有廝殺的

心腸。只想得一藏身之處。暫躲危急。正逡巡間。後面壁城一馬趕到。青娘轉怒。便兜回馬。剛要再戰。那知那馬業已力盡筋疲。一個後坐兒。蹌跟式子。竟將小青娘閃落於地。虧得正當一片深草。小青娘人急智生。趁孽兒一滾身兒。掩入深草。急向外張時。便見蔣璧城一躍下馬。匆匆價繫馬於樹。略一沉吟。逕自來撥深草。不提裏面小青娘。恨得銀牙亂挫。攏定刀鋒。專待應敵。如今且說那崇岡。你道是甚麼所在。便是昭達所說的旋沙岡。是通河堤的一處要路。昭達早就此間埋伏了得力的漁隊。以備不虞。大家都分伏在岡左右一帶。守候了數日。倒也一無所事。隊卒們長日無聊。只好攜三聚五的賭個小博兒。以資消遣。其時隊卒中有個姓阮的。大家因他性兒嘻嘻哈哈。又掛些顛顛預預。便叫他作阮老蛋。這日大家又在作局。偏偏阮老蛋時氣撇扭。上局後。不大工夫。腰包便乾。衆人便笑道。老蛋吶。你這徽號。可以改作倒霉蛋咧。阮姓聽了。揉着兩支。

熬夜的爛桃眼睛。笑罵道。屁話屁話。實告訴你們說吧。俺就知上局準輸的。因俺早晨時。去向莊戶人家。尋個針線。方一推那籬笆後門兒。不想正有個胖婆娘。褪出白亮亮的肥屁股。在那裏撒尿。你想大清早晨。誰要瞧見那傢伙。怎會不倒霉呢。衆人聽了。哈哈一笑。阮姓瞅了一會子頸梗兒。頗覺盹倦。無奈衆人賭興方酣。喧呼雜作。阮姓遲了一霎兒。只管睡不去。便賭氣子。信步盪出。逡巡間。上得崇岡。四外價眺望良久。抬頭一望。已到地藏庵跟前。原來這地藏庵。是孤單單的一所野廟。其先本有住持。却是不守清規。倚仗着薄有廟產。他便吃酒賭錢。養婆娘。無所不爲。一日夜間。出外鑽弄。却被當地無賴們。網了對兒。於是會衆們將他攆掉。便索性的不招住持。只用了個個人。名叫老杜的。一面種廟田。一面看廟。這老杜嘻嘻哈哈。除也好賭之外。並且好喝一盅兒。素常價狠合阮姓對勁兒。兩人每逢賭輸。必要將酒排悶。這那不在話下。當時阮姓。信馬

遊繯的。蹺進庵。轉過前殿。直奔後院東廂室。一面亂喊道。杜老哥在麼。唔。今天又叫人家給毀咧。（謂賭輸也）明明的一個花十五。却轉了他娘的一個血鼻子。你說不是野岔兒麼。說着一瞧室門。却已鎖着。那阮姓。素知老杜藏鑰匙的所在。於是從上門楣橫牕上。伸進手。取出鑰匙。開門入室。一逕的就榻歪倒。呵欠連連的自語道。呵呀好困。這當兒不晌不夜。老杜這傢伙。向那裏去呢。不消說。又是給他小媽兒進貢去咧。說話間。忽聞殿前。一陣價脚步響動。阮姓以爲是老杜轉來。登時跳下榻。方想喊喚。只就牕外張之間。不由大駭。只見小青娘。氣急敗壞。手提一柄雁翎刀。亂蹠金蓮的業已搶過殿角。眉梢眼角。一團的殺氣森森。並且張望東廂室。似欲搶入。這一來。只嚇得阮姓。索索亂抖。暗想道。這可糟咧。這婆娘。殺人不眨眼。憑我這腦袋。還不值他一緊刀把兒哩。倉皇中。忽望見當室門東墻下。有個盛米糧的大空囤。上有破蓆亂草掩蓋。於是他急

匆匆跳將進去。蓋好蓆草。正想從圍蓆縫兒。再覘動靜。便聞得小青娘猛的嬌喝道。不是你。便是我。聲盡處。刀聲鏗然。一陣價踢跳亂響。這裏阮姓。急向外蹶。又是一驚。只見小青娘。業已合一個彪形大漢。殺在一處。那漢手中。也是一柄雁翎刀。騰蹕如風。着着進逼。仔細一瞧。却是蔣璧城。阮姓一見。登時氣壯。方想跳出去招喚漁隊。共捉小青娘。忽一沉吟道。且慢。這蔣教師。却不像鄒教師似的度量寬綽。他是屬狗臉的。說變就變。俺離却汎地的本隊。鑽在野廟內耍子。若叫他叱責兩句。却有些合不着。不如等他捉得小青娘去後。俺再悄悄溜之大吉哩。正在怙愒。只見璧城。追逐小青娘。業已繞院三匝。青娘是汗喘交加。刀勢慢騰騰十分難支。忽的一刀窺隙刺去。累得俏身兒。向發一探之間。那璧城哈哈一笑。用一個大鵬展翅式。霍的一閃。趁勢兒斜飛右足。刷的一聲。竟將青娘的刀。踢飛起丈把高。小青娘啐了一聲。一捧手便奔後殿。隨後璧城。大步趕

去這裏阮姓。再想張望。無奈已非目光所及。只聞後殿內奔騰馳逐。少時便靜。一會兒。却聞得壁城噉數語。小青娘微微一歎。却又嗤然一笑。道：「你這話可作得準。不然。你還是把我（句）一言未盡。便聞得嘖嘖兩聲。這裏阮姓方暗詫此種聲息。非所宜聞。便聽得小青娘格格一笑。却唾道：「你瞧這是甚麼所在。神前像下的。你就（句）壁城忙道：「不要耽擱。咱少爲歇息也。該轉去咧。且去關了廟門。再作道理。說話間。阮姓這裏稍爲一怔。便見壁城挽定小青娘。竟自由室門前蹙過。阮姓暗想道：「不想今天蔣教師。却在這裏捉獲小青娘。他兩個怎都哈哈的撞在野廟中。莫非是賊營已破。蔣教師追逐到此麼。怙悛之間。正要逡巡出圍。只見壁城又挽了小青娘。笑嘻嘻的轉來。一逕的雙雙入室。那青娘是攢着眉頭。似嘖似喜。一屁股坐在那靠牕椅上。瞅着壁城。呆呆發怔。壁城却笑着向榻上。一弩嘴兒。這時阮姓不由恍然大悟。急由圍縫極力瞅去。只見壁

城拉定青娘。一逕就榻。那榻合圍。本是平列的。阮姓眼光沒法轉彎追望。只好頓起耳朵。聽個隔壁象聲。頃刻之間。聽得個顛顛預預的阮老蛋。便像雪獅子向火一般。只管替人家渾身蘇融。心痒難抓起來。正這當兒。只聽小青娘顛篤篤的哨了一聲。接着老杜那張草榻。格吱吱一陣亂響。這裏阮姓。偏着腦袋。由圍縫再向外張時。不由趕忙的掩住嘴兒。正是。

方在戰場決勝負。

又從衽席逞雌雄。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伯高破陣走大炮 璧城得趣獲青娘

且說阮姓。偏着腦袋。向外一瞅。雖說是全豹難窺。却也一斑略見。早望着小青娘。尖翹翹兩支小脚。聳向半天。還不住的微微晃動。那璧城的兩支靴子脚。也便分岔着。緊抵榻沿。一時間兩人聲息。真個是越來越妙。少時兩人事畢。相攜

離榻。阮姓眼光又復完全。只見小青娘。振振亂髮。帶着嬌嗔樣兒。斜瞅了璧城一眼。道：如今你既如意。可能保住俺。（句）璧城忙道：不必多慮。俺蔣某堂堂男子。豈能失信於你。俟稍消停。咱還能長久快樂。豈但這時能保你不死呢。於是攔了青娘。就院中取了兩柄雁翎刀。竟自欣然去了。書中交代：你道璧城青娘怎的急到此廟。原來那小青娘。在草地中合璧城廝鬥一番。三晃兩晃。被璧城踢脫一柄刀。璧城因長矛步戰。不甚得力。便索性的棄矛於地。去拾那刀。只這點工夫。小青娘又已鑽入深草。趁璧城四外尋望的當兒。他使用個遊蛇貼地的式子。輕輕爬出草地。悄悄一望。正見那地藏庵。不過距足下百步之遙。他情急之下。便如飛的閃入暫避。那知璧城早張見草頭晃動。便隨後提刀趕來。仔細一尋。却不見青娘的影兒。他料是青娘入廟藏躲。所以一下子捉個正着。且說這裏阮姓。待至璧城等去遠。方爬出園來。細一思量。不由暗笑道：好個蔣教



師在村中威威武武。金山似的人。不想暗地裏。却這等沒行止。無怪俺今天賭運不佳。今晨間既瞧人的光屁股。如今又聽這好體面的俏象聲。不提他與老杜鎖好室門。逡巡覓去。且說當時伯高玉林。縱馬如飛。領兩隊直陷賊陣。陣中賊衆。一聲喊。倏的一變方式。急望藍大炮。業已影兒不見。但見陣內戈戟簇簇。門戶層層。每一門前。都有一隊鬼怪似的長大健賊。結束奇詭。十分好笑。伯高定睛一看。便回願左右道。不必驚惶。此不過變的是尋常八卦陣式。賊道技窮。故作鬼怪妝束。意在震人耳目。咱只從震門殺去。此陣立破。說罷。策馬當先。左右人紅旗一展。隨後是玉林領衆。緊緊跟隨。一聲吶喊。勢擁如潮湧。方搶至震門前。正要奮斫。只聽一聲鼓起。全陣賊衆。倏的如波分浪裂。翻翻滾滾。頃刻間各易方位。並且一聲號炮。飛上半天。再瞧陣容。地式拓大。竟變作五簇部隊。一色的玄色旗幟。居中一隊。一色的青衣披髮。怪模怪樣。却擁定藍大炮。駐馬而

立那大炮結束如前。仗劍持鐸正在那裏指畫作態。玉林大怒。忙縱馬向伯高道。俺看此陣變相。似乎是五岳陣法。在法宜直搗中堅。餘方自亂。伯高笑道。不然。鄒兄你瞧此陣中。陰氣甚盛。大概是仿效修羅五陰混元的陣形兒。賊道既設此陣。一定是意在逞邪。好在吾衆各佩神符。足以禦之。鄒兄所云直搗中堅。頗爲有理。如今咱便分隊爲四。各攻一方。你我只率二百精銳。足制賊道之死命。但是那賊道詭計多端。大家須小心在意。說罷。傳令隊衆一聲喊。各攻一方。伯高玉林也便率領了二百精銳。奮斫如雷。直向藍大炮殺來。不提這裏全陣混戰。彼此價白刃交橫。尸翻血濺。且說伯高玉林兩騎馬直搗中堅。便如生龍活虎。槊到處血雨紛紛。劍起時頭顱滾滾。接着便回方殺喊。聲震里餘。那包村團丁無不踴躍縱橫。勇氣百倍。這時賊衆也便拚命相搏。玉林眼快。遙望那藍大炮。仗劍指揮。正要飛馬去刺取其首。只見他舉鐸一搖。頃刻間狂風大作。這

次却沙石都無但見許多的毒虫猛獸。張牙舞爪。隨風而至。於是伯高大呼。親掣起一面小紅旗兒。順風一展。登時風勢立斂。却化作個絕大的旋風兒。洶洶。扶搖直上。將許多的毒虫猛獸。如捲落葉敗草一般。一逕的捲上半年天。飄飄然隨風四散。於是團丁大呼。勇氣愈壯。正這當兒。只見藍大炮。大喝一聲。用劍向地下一指。頃刻間。轟然一聲。平地分裂。橫三豎四。便如深濠重壑。其中有的便赤燄赫然。有的便黑水直湧。更怕人的。是從裏面湧出許多的奇形惡魔。一個個張牙舞爪。爭來搏人。這一來。衆團丁不田大駭。登時譁噪。伯高忙大聲諭衆道。吾衆不必驚亂。此名陷地鬼戶。本是障眼惑人之術。何況咱各佩神符。萬無一失。只宜向前冲去。就是說着。縱馬當先。一逕的向裂處便闖。說也不信。那所現諸相。一切都無。依然是絕好的平地。於是團丁踴躍。呼聲動天。伯高命馬前旗卒。揮動紅旗。合玉林橫槊舞劍。領二百名精銳團丁。直奔大炮。那一

隊披髮賊衆。未及列定行伍之間。伯高玉林分率手下。便如兩條獐龍一般。一逕的捲入賊隊。大殺大斫。接着便各方團丁。一齊大呼道。殺殺殺。休走了。藍大炮哇。於是大炮大怒。舉劍四揮。鐸聲大振。頃刻間。陰雲四合。日色無光。少時却暝黑如漆。只覺天低如笠。黑壓壓的直蓋下來。並且四外價尸臭薰天。鬼聲大作。伯高等耳目所接。身形所觸。儼如置身瘴山烟海之中。真個是昏天黑地。休說是辨別方向。上前冲殺。便是想指揮集合所領部隊。暫且冲出此陣。也是勢比登天。正在危急之間。大炮鐸聲又起。於暝黑如漆之中。那四面鬼哭神嚎。也便越逼越緊。一陣陣尸臭血臭。越法使人頃刻難當。於是衆團丁。東磕西撞。自相踐踏。眼睜淨全隊大亂。還虧得玉林。百忙中囑衆勿動。只大家以背互向。鋒刃外露。退却百十步。胡亂結成一個小小的方陣式。但是這等的暗中摸索。那裏能喧譁不亂。並且四外價賊衆刀矛。業已風擁而至。衆團丁大睜兩眼。通沒

奈何。只得拿定了人來一拳。我便一脚的老主意。更不管你是張三李四木頭六。只給他個亂殺一氣。這時伯高驟馬衝突。情知大炮是用的五陰絕陣。並加以野鬼尸光。一面價叱衆勿動。一面價默誦天女吉祥辟邪神咒。要說這吉祥神咒。出自密宗釋典。稱得起法力無邊。能祛百祟。但是伯高顛三倒四價念過數遍。不但陣中昏暝如故。並且那尸血臭氣。越來越濃。只覺自家手下人。顛仆狼藉。東哇一聲。西嘔一陣。一時間響得好不熱鬧。伯高大怒之下。略一沉吟。恍然得計。忙輕嚼舌尖。心存神咒。兀的含血向空噴去。接着便大喝一聲。這一來。不打緊。只聽空中。剗然有聲。便如裂帛。疾風起處。陰霾都開。這時衆團丁。忽覩光明。真是精神百倍。玉林急望藍大炮時。業已策馬領衆。意欲棄陣而遁。原來這時小青娘的敗耗。並包仲明力斬了呂兆祥。卽率隊直襲賊營的信息。已有隨路的賊探。急報與大炮得知。當時玉林見賊陣已破。正要飛馬去捉大炮。

只見紅旗飛處。伯高一騎馬。早已直奔大炮。彼此價更不答話。劍槊縱橫。即便交戰。玉林料伯高足了大炮。便索性的揮動隊衆。且殺羣賊。這時羣賊早被衆團丁冲殺得哭喊連天。自相踐踏。又加着玉林馬到。便如迅風掃落葉一般。頃刻間被殺得七零八落。尸仆如麻。便喊一聲。突圍而走。腿快的紛紛四散。腿慢的只好棄械投降。還沒轉眼之間。數千人的一座兇陣。竟自一掃而平。只贖了藍大炮。合十餘騎兇悍賊目。還合伯高拚命相持。於是玉林長嘯一聲。飛馬助戰。這時藍大炮。咬牙切齒。已自拚掉性命。兩柄雌雄劍。揮揮霍霍。化作一片奇光。端的是金精閃閃。不同凡鐵。望得玉林。不由暗羨道。絕好兩柄名劍。可惜落在賊道手中。斬却此賊。得此名劍。倒也是一樁快事。正要挺劍夾攻之間。只見伯高一槊橫掃去。那大炮急用個鎧裏藏身。向馬肚下一晃身形。這裏伯高趁勢迴槊。直擊馬腹。那馬嘖的一聲。頃刻仆地。說也不信。急覓藍大炮時。却影

兒也無。當時伯高情知大炮是作法遁去。只好且了結羣賊。再作道理。你想那十餘騎賊目。那裏還掙扎得不消片刻。紛紛死掉。只贖了三兩人。沒命的撞出跑掉。這當兒。圩上昭達。見伯高等大獲全勝。只喜得心花大放。也便率衆出圩。接應一切。見那投降的賊衆。圈猪子似的。被團丁們圈在那裏。連連串串。大縛特縛。他便趕過去。亂踢一陣。招得大家都笑。正這當兒。那璧城追逐小青娘。並仲明直襲賊營的信息。業已報到。伯高大悅之下。便向玉林道。鄒兄可速去接應仲明。恐那藍賊遁回營去。便費手脚。不提玉林唯唯。率衆去了。且說伯高合昭達。一面價檢點本團死傷。一面價指揮隊下。安插降賊。綜計這場大戰。團丁死傷三百餘人。殺死賊衆將近千人。遍地下血濺尸橫。十分狼藉。當有包村父老。分頭價領人掩埋死衆。醫治傷丁。這都不必細表。且說伯高等。料理粗畢。整隊入圩。一時間凱歌齊唱。旌旗招展。那一番雄壯氣概。望得村中萬衆。無不額

手稱慶不一時。到得團局衆團丁紛紛報功後。即便歸隊各退。伯高昭達。稍爲歇息。業已日色平西。正合世興商議。再撥隊去助仲明等。只見人來飛報道。仲明玉林業已襲得賊營。斬獲賊衆甚多。餘者各自潰散。並獲得馬匹器械輜重無算。刻下包爺（仲明）鄒爺。須據營料理。大約明日方能回村。伯高欣然忙問道。那藍大炮。可曾遁回賊營。來人道。不曾哩。小人想來鄒爺到那裏時。包爺已堪堪將營攻破。諒那藍大炮不敢回營。或者是遁入城中。也未可知。正說着。恰好城中的坐探。也便到來。那藍大炮。果然的遁回城中。並且堅閉城門。意在堅守。賊衆紛傳。也有說大炮。只在城中略爲佈置。還想去鉤引他股髮匪。必來復仇的。昭達聽了。便躍然道。今趁賊勢已蹙。咱何不連夜去攻入城中。擒殺那賊道。便一天鳥事完畢。不省得他鉤引賊衆。再來胡鬧麼。伯高笑道。不須忙。那廝羽黨都盡。已成甕中之鱉。近幾日來。某處官軍。頗有不日就到的信息。俟那時。



咱只助官軍克復縣城就是。如今咱只宜料理咱村。說話間。天色已晚。由伯高傳下令去。大犒全村團丁。一時間全村人衆歡聲雷動。便頃刻殺豬宰羊。挑米擔酒。東一攢。西一簇。各隊幕裏燈火輝煌。喧闐雜沓。亂闐闐的鬧將起來。須臾各幕裏大家用膳。真是有酒如淮。有肉如陵。大家吃到高興處。有的便談回賊陣之兇。有的便談回伯高等之勇。又有怙愾蔣璧城追逐小青姐。還沒回頭的。一時間笑語如潮。歡聲匝地。比那全村警備時的嚴冷氣象。却大不相同了。其時某幕中有個名叫徐得標的團丁。現當着監押所的小頭目。因他爲人好酒。渾渾悶悶的好說好笑。大家羣呼以標頭兒。這標頭兒。正橫着脖子。低着腦袋。大吃大喝。剛用筋抄起一塊精肥適中的透鮮的肉。却因有人一向他話。一展眼間。已被別人抄去。嚥的聲。吞下肚。却笑道。標頭兒。不要客氣。布菜。等俺自己來吧。標頭兒乾貼兩眼。已然有些不大高興。正這當兒。只見一人。匆匆闖入。眼

張失落的望見標頭兒。不容分說。奔上前。撮定他肩頭。便想撮走。並亂噪。道。如今有點要事。就等着你哩。標頭兒愕怔之下。一望來人。却是璧城的隨身護卒。名叫馬坎的。原來這馬坎。是璧城的得意心腹。大家都認識的。當時大家。略欠屁股。正欲讓他吃酒。只見標頭兒。儘力子一晃。脖子。險些將馬坎掄個後坐兒。却咕起眼睛道。幹鳥麼。你有甚要事。老子正在吃酒。沒空陪你呼呖喝六。（謂賭也）並鑽里窟窿去。（謂嫖也）都是你這瞎撞鬼跑得來。叫你妨的俺。連塊好肉。都沒吃成。馬坎發急道。快走快走。真個的有要事哩。說着。向前一扳標頭兒。不想標頭兒。正端起一碗酒向嘴直灌。這一來。創的他。倏嘍一聲。噴酒滿案。登時跳起來道。馬老坎。你這不是誠心攪麼。什麼要事。你又不說。只管在此胡鬧。如今蔣爺沒回頭。你就似開鎖獼猴一般咧。俺偏不跟你去。馬坎道。你真不去麼。標頭兒道。那還用說麼。馬坎一聽。沉着臉。竟自捱去。大家覺得兩人弄僵。

有的便道。老標哇。你不如瞧瞧去。馬坎這小子也合蔣教師性兒似的小過節兒。挑挑剔剔。並且翻臉不認人。咱大家都和氣些。那些不好不提標頭兒聽了。只得依言覓去。且尋馬坎。且說伯高等。在局內用過晚膳。大家又談論回今天戰事。昭達便道。這藍賊真也歹毒。俺在圩上瞭那陣內。便如黑窟洞一般。那股腥穢之氣。真然的撲到圩上。後來忽的訇然一聲。豁然開朗。那賊衆便紛紛亂躡起來。但是那陣內究竟是甚麼樣兒呢。於是伯高一述陣中情狀。並自己破陣之故。昭達等聽了。好不駭然。世興道。如此說來。那藍賊無能爲矣。他屢次逞弄邪法。如今又擺這等純陰窮惡之陣。你想一人精氣能有幾何。凡作法術。先須耗本人之真精元氣。那藍賊一定是疲倦不堪。定顧不得再來無狀。只是傳說他將去鉤賊。此層却不可不慮。因顧伯高道。我瞧你面上氣色。也須靜養幾日才是。因你被咒未久。今天又喫血破邪。未免有傷真氣。所以這法術之事。無

論邪正。不可輕用。說話間。初更敲過。却還不見璧城。大家正在談論璧城。互相怙懷。只見左右人進報道。蔣教師現已活捉小青娘。同騎而歸。並且親送。至監押所。吩咐所中頭目。小心看守。敢好事畢後。便到局中。伯高聽了。大悅之下。尙未開口。昭達却噪道。蔣兄作事。總掛些蝸蝓螻螻。既捉得那賊婆娘。可。這裏來。大家問他（指小青娘）個三言兩語。拖出去斬首示衆。不結了麼。還那。麼大功夫。監押他哩。伯高道。或是蔣兄想從賊婦口中。探探賊中股衆的情形。別有用意。亦未可知。昭達撫掌道。他別有用意。莫非瞧那小娘兒模樣漂亮。捨不得捫來殺掉麼。（竟自一語破。絕倒）伯高笑道。豈有此理。孔兄雖是笑。談也不該如此。突言。蔣兄豈是那樣人。正說着。人報璧城到來。須臾。步入廳。滿面得意之色。業已換了一身便衣。於是大家起迎。彼此落坐。璧城先向伯高稱賀。然後一述自己捉獲小青娘的情形。却是追趕小青娘。足有三十餘里之

遙在一片密松林內大戰良久。(絕倒)方纔捉住。便急急的放馬歸村。距里數里。已聞得道路闕傳大炮的兩處營陣。一時俱破。伯高聞了。先一述自己全勝。並刻下仲明玉林。方據賊營料理一切。又說回藍大炮遁去。在城堅守之事。然後笑道。像這小青娘。也是怙惡的潑婦。依我意不須監押。明日便斬首示衆。何如。昭達道。對對。此等潑辣歪貨兒。那裏留得。璧城忙道。話不是這等講。如今暫押此婦。一來可以探問賊中情形。二來。此婦亦是賊中悍目。咱俟擒得藍賊時。一併解向官中。咱雖不貪甚麼官賞敘功。但是咱這包村團練的名聲。一定要震動一時。不比悄悄的殺掉他。強得多麼。伯高世興一聽。頗頗有理。昭達畢竟直性。那裏曉得璧城的用意。於是大家點頭稱善。由伯高傳令那監押所的小頭目徐得標。仔細監守。大家又談論回某隊官軍。將到諸賢之事。即便排膳夜飲。直到將交三鼓。大家又出去分頭巡視一回。方纔各自安歇。不表這裏伯高

等。次日起來。忙碌着酌給賞斧。發遣一班降賊。且說仲明玉林。當日間。既破賊營。便連夜價料理一切。真個是器械如山。米糧如山。並獲戰馬數百匹。至於賊衆所棄的金珠細軟。更是不計其數。却有一樁難處。便是賊衆所掠的隨營婦女。花花綠綠。足有二百餘人。一個個哭哭啼啼。好不可憐。玉林見狀。十分太息。細閱一過。其中真有端麗異常的。依着玉林。想姑且將他們帶回包村。慢慢的詳問其籍貫。然後再設法發遣。那知仲明。却曉得阿哥（指伯高）會在女人身上着眼兒。便道。這班婦女。沒甚麼異樣口音。大概是從左近地面掠來的。咱便就此遣掉他們。豈不省事。玉林唯唯。於是兩人就帳高坐。命左右準備簿藉銀兩伺候。先登記了所獲的一切品物。然後命人帶上那班婦女。須臾。紅燭光中。環肥燕瘦。一個個低鬟障袖而立。有的愁眉淚睫。念切家山。有的愁不知愁。輕顰淺笑。玉林等一一問過。且喜除本地人外。便是左近鄰縣的人。經賊衆一

路擄掠。所以至此。於是命左右分路登記。按名價酌發賞斧。更派出老成團丁十餘人。準備明日分頭護送。衆婦女見了。不由都一個個裂開小嘴。其中也有自傷遭難。並感極而泣的。正在紛紛羅拜。吱吱喳喳之間。只見一個媳婦子。年可二十餘歲。生得丟丟秀秀。忽的掩面嗚咽。向前泣拜道。小婦人慘遭賊禍。全家都燼。今已無家可歸。便求帶俺同去包村。願爲奴婢。以報大德。說罷。淚落如雨。玉林聽了。不由目視仲明。一問那媳婦姓氏。却叫姚玉璫。細敘起來。他丈夫某甲。也是個意氣少年。還合仲明兄弟。見過兩面。仲明一想。也只好攜他回村。再作區處。當時慨然應允。發落都畢。次日。又忙碌了半日。遣散俘虜的事。好在賊營中。有的是牲畜車輛。便命人裝載了所獲品物。並另備一馬。馱了姚玉璫。這才整隊回村。一時間人騎紛紛。車輛絡繹。好不興頭有趣。早有前隊報入包村。伯高大悅。便領了昭達等。迎出內圩。早望見玉林仲明。並轡價率衆而來。這

時昭達。立在伯高身旁。只樂得手舞足蹈。璧城因人多擁簇。却立得老遠的。猛見玉林等背後。還有一騎。上面却羞怯怯的。跨着個俊媳婦子。乍望去。面貌體態。狠有幾分像金錢花的模樣。璧城心下。正在怙悞。只見玉林等。翻然下馬。那媳婦子。也急忙下得馬來。這時伯高等。含笑迎上。隨帶着眼光一轉。早已瞞了那媳婦子一下。招得璧城。正在暗笑。卽見仲明跑進。合伯高娓娓數語。又復一笑。這裏璧城。急忙傾耳。却苦於人騎正喧。一字不聞。但見伯高含笑。點點頭兒。又向那媳婦一望。回顧左右。分咐數語。左右唯唯。便有一人。趨到那媳婦跟前。仍命他上得馬去。便帶攏了那馬。一逕的先行進圩。望得璧城。甚是怙悞。却是沒暇致問。所以當時趨進。大家廝見。由伯高先略述大炮遁入城中。並小青娘現在監押等事。仲明等。也略述襲得賊營。並所料理的一切之事。彼此聽了。都各大悅。於是大家轉步。率衆進圩。這一來。車如流水。馬似遊龍。鼓角喧喧。凱歌



迭唱。直然的鬨動全村。須臾。到得團局外。團丁們除死亡不計外。餘各回隊。所獲品物。自有世興並村中父老。領人衆分頭料理。綜計這場戰勝。那細軟金貨馬匹。不必算數。單是所獲的米糧。便足給全村數月之用。（爲三打包村久困伏線。）不提這裏村衆歡騰。熱鬧異常。且說伯高等。入到局內。大家落坐。又彼此互談回殺賊之事。玉林說起小青娘來。也道不如斬却爲是。璧城怫然之下。便又一說自己之意。玉林聽了。也就不便再問。當日晚間。又復大犒團衆。因村圍旣解。那昭達所派出防備。旋沙岡地面的漁隊。也便即時撤迴。（阮老蛋來矣。）一時間。滿村各戶。互相稱慶。婦女兒童。迎門嘻笑。頓然有太平景象。更有那歸功神佛之輩。爭持香煙。羣往社廟。倒忙得個住持禿廝。接應不暇。伯高等。在局置酒。大家一面說笑。一面酒到杯乾。正在款洽之間。昭達却笑道。今天這酒兒。惟有俺吃的。却是寡嘴。一點功勞也沒得。你們殺賊的殺賊。捉小娘的捉

小娘兒多麼寫意呀。仲明便笑道。真個的哩。方才俺由賊營中帶來的那婦人。名叫姚玉璫。他正在無家可歸。你瞧那模樣兒。着實不錯。那麼俺與你拉攏一下子。不是一雙兩好麼。昭達大笑道。慢着慢着。俺老孔生平。就是不好這檔子。俺好端端的人。爲甚自尋苦惱呢。大家聽了。哈哈大笑。璧城趁勢想問那姚玉璫作何安置。那知仲明連日價滴酒沒嘗。這時對酒開懷。早合昭達喧呶搏戰起來。這一來。便將璧城話頭攔回。須臾席散。伯高兄弟自赴宅中。璧城酒後出局散步。仰望着微微月色。不由暗笑道。好笑這包仲明。往往自矜不好女色。如今却帶得個姚玉璫來。不消說。是早已送入包宅咧。想到這裏。頗涉遐想。正要去瞧瞧小青娘。恰好昭達由局內踉跟趑出。於是璧城湊去。搭趁着同行數步。便笑道。那會子。咱出迎鄒兄等的當兒。你合伯高兄立在一處。你可曾聽說那姚玉璫作何安置麼。昭達聽了。一睜醉眼。不由嘖嘖一笑。正是。

酒氣醺醺方作態。色心灑灑又生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憨老蛋閒談洩祕事 莽昭達倚醉擲人頭

且說昭達見蔣璧城突如其來的忽問那姚玉璫作何安置。不由心下暗笑道。真是俗語說得好來。好酒的。見了糟堆。口便流涎。好色的。見了女人褲子。身便發痒。如今他見了姚玉璫。居然便注意起來。且待俺誑他兩句。取個笑兒。想罷。便笑道。蔣兄。這件事。你若不提起來。俺也不便說。這姚玉璫。依着仲明兄的意思。原想贈與玉林兄。以伴客中寂寞。因玉林兄不受。仲明又想到你老兄身上。那會子。仲明率隊初到時。便將此意。向他阿哥一說。論說伯高兄這件事。却不該。果然你老兄。也合玉林兄似的。璧辭不受。再將玉璫收入宅中。也未爲晚。那知伯高兄。只說是他的姨奶奶們。正在乏人伺候。所以一逕的便安置到宅內。

去咧。說罷哈哈一笑。竟自翫去。這裏璧城不由越法的暗笑道。據昭達這話那姚玉璫。定是伯高有意收取。他自家既收取。攆婦。便不能禁止他人。如此看來。這倒是俺收取小青娘的機會。且過幾日。再作道理。想得高興。便到監押所。支出那標頭兒。合小青娘肉麻一番。方才翫轉。次日。大家齊集團局。正商議着去攻縣城。捉殺大炮。恰好坐探來報道。如今藍大炮。探得某隊官軍。尅日價前來追勦。自知孤坐難據。現已定期他竄。並且取道某處。刻下正遣人搜括四鄉。十分兇實哩。伯高大怒道。藍賊如此肆暴。那裏容得說罷。便欲急去攻城。玉林略一沉吟道。攻取縣城。未免多傷人衆。今只須如此如此。却是事逸功倍。並且出其不意。便能捉獲大炮。亦未可知。伯高等聽了。都各稱善。不提這裏分頭佈置。興匆匆專等殺賊。且說那藍大炮。丟盔卸甲。仗了障眼邪法兒。遁入縣城。青娘被捉。羽翼都盡。檢點賊衆。十停中。已去了八停。當時氣憤之下。直將包村。恨得

牙痒痒。正想率衆他去。一面價鉤引別股。大舉復仇。三打包村。恰好人來報某隊官軍。尅日便到。於是大炮去志益決。便連日價派隊四出。就各鄉中大搶大掠。並連連串串。裹脅了許多的小男婦女。這日率衆出城。又復縱火大掠。於全城鼎沸。哭聲震天之中。那大炮領了賊衆。便如一陣蝗虫一般。一逕的撞出城來。直奔那禹王河的方向。剛離城二十餘里。蹶至一片土岡長林之間。只聽岡後一聲鼓起。登時搶出一彪軍馬。大旗舞處。早現出包村團練四字。大炮大驚。急命前隊且退的當兒。後隊中一聲喊。頃刻間紛紛亂躡。便見一隊敵兵。勢如風雨。兀的從背後包抄將來。爲首兩騎馬。正是玉林壁城。這一來。前後加攻。賊衆亂躡。那玉林壁城躍馬如龍。便奔大炮。大炮一見。心胆俱落。沒奈何。硬着頭皮。領心腹悍目數十八。倉皇接戰。還沒展眼之間。鄒蔣兩人。劍矛飛處。悍目數十人。業已紛紛仆地。於是大炮駭急。情知難以抵擋。只得棄却全隊。且逃性命。

便拚命價撞出重圍。急用一個障眼法兒。竟自落荒逃走。不提這裏玉林等大殺賊衆。擄獲一切。且說藍大炮。單人獨馬。一氣兒跑出十來里。回頭望望。且喜後無追兵。一瞧眼前所在。徑路交錯。草樹連天。道旁左右。一邊是積潦縱橫。一邊是亂墳荒草。只有前面是一片平沙。似乎是淤出的河蕩一般。這時藍大炮沒精打彩。馬上咨嗟。逡巡回覓過那片平沙。抬頭一望。叫聲苦。不知高低。只見眼前白茫茫一道河流。波浪滔滔。正自攔住去路。兩岸上。蘆葦戰風。蕭蕭颯颯。正這當兒。却又隱聞後面。似有喊殺之聲。於是大炮急甚。思量逞法術。且自渡河。却又捨不得這匹久乘之馬。正在立馬岸邊。躊躇四顧。只聽對岸邊。一聲欸乃。却由蘆叢中。搖出一支小船兒。船上。一個壯年梢公。披篋戴笠。手持一根苦竹篙。點動船兒。頗頗的容與自得。並且一手遮陽。望望天色。口中作歌道。

天不拘兮地不囚。浪花深處放扁舟。漫言水上無生計。自有魚兒來上鉤。

一片歌聲。十分適烈。須臾船至中流。却忽的容與不進。大炮着忙。便下馬招手道。喂。你這梢公。快向這裏來。渡俺過去。俺多把酒錢與你。那梢公聽了。却托笠兒。按向肩際。便笑道。巧咧。今天渡你過去。却不成功。俺這是打魚船兒。一來不載渡客。二來。包村方面。早有令下。說是在這兩日中。就要毀那藍大炮。一千狗娘養的。惟恐他們擅自脫逃。所以知會俺們。不許擅渡面生的客人。你這位客人。帶劍跨馬。却有些不彷彿。大炮忙道。俺是行路過客。你渡過不妨事的。梢公道。既如此。你便下船。說着搖船抵岸。那大炮惶忙之下。一手拉馬。向船便跳。嘯的一聲。船兒亂晃。梢公忙道。你這人好生魯莽。虧得這是岸邊。俺一蒿抵住。不然。還了得麼。大炮只得陪笑道。梢公不要多話。快開船就是。梢公道。開船忙甚麼。還須待個一大會。一小會兒。不瞞你說。都因藍大炮那狗頭。攪的地面上七亂八糟。連俺這打魚生意。也沒法作。所以俺今天在此。等個夥伴兒。想合他借

些錢鈔用用。偏俺那夥件兒是個鉤割不捨攬一錐子。也不肯出血的脚色。非在這裏硬等着。搯他頸兒。是不成功的。大炮忙道。你只快渡過俺去。俺多與你酒錢。不省得你在此呆等借貸麼。梢公笑道。你不曉得。這便叫呆等棧雁。你別瞧俺像個瞎貓。巧咧。也許等着死耗子哩。你既肯多出酒錢。咱便開船。可是有一件。你不要空口說白話呀。大炮聽了。甚是長氣。便道。俺豈肯說過不算。一定多把與酒錢的說罷。置馬船頭。方背着臉兒。料理纜繩。忽聽梢公大喝道。好好你個藍大炮。挨千刀的呀。這一來。大炮大驚。急忙按劍反顧。那梢公却笑道。客官你說那賊徒攬的人。連生意都作不得。該罵不呢。大炮聽了。只好從鼻孔裏哼了一聲。便見他一點竹蒿。撥轉船頭。從大寬轉裏。徐奔彼岸。大炮心急。便噪道。你這人。好生拙笨。一直的渡過去。不結了麼。梢公聽了。只微微一笑。須臾。船至中流。却忽的點住船兒。一伸左手道。喂。客官。拿來吧。大炮道。甚麼呀。梢公笑道。



你老真不曉得麼。酒錢罷了。俺這裏有句口號。是若過殺狗渡。渡錢先來付。不然兩開交。剝皮吃狗肉。（語類古謠諺寫來絕妙）來來來。莫要耽擱。快將酒錢來。大炮道。你這人。好生小氣。俺抵那岸後。一定是多與你的。梢公搖頭道。不必多話。咱們是現錢不賒。大炮自知身旁沒得錢鈔。又見梢公。不過是個打魚的漢子。料他有甚能爲。便暗想道。好笑這廝。如此可惡。俺且誑他渡過。再奪劍殺他就是。於是慨然解下雌雄寶劍。連鞘遞過。道。你瞧這是千金名劍。今且暫押於你。你大概不怕俺騙你的。渡錢咧。梢公接劍。哈哈大笑。忽的一仰笠兒。大喝道。藍大炮。你瞧爺爺。却是那個。大炮定睛一看。也便猛喝道。不是你。便是我。剛挫身飛步。一把抓去。那梢公一個蚱蟻。嗤一聲。跳下河去。這裏小船兒。滴溜溜一陣旋轉之間。早見梢公。冒起半身。一手持劍。一手一板船舷。却笑道。小子。快下來洗個澡兒吧。聲盡處。船底朝天。惡人落水。正這當兒。對岸蘆叢中。一聲

胡哨。又搶來十來支小船兒。上面都是精壯漁隊。各執鋼叉。亂紛紛跳落水中。便去捉人。看官。你道這梢公是那個。不消說是孔昭達了。這便是玉林暗定的計策。命昭達埋伏在此地名殺狗渡。便是禹王河下流的河汊。當時昭達並漁隊。就河中大索藍大炮。幾乎鬧得河底朝天。那裏有大炮的影兒。情知大炮。或又是逞術遁去。昭達又自向河下。稍搜索一番。只得率衆回村。只見玉林等早已覓轉。大家正在檢點截獲的器械馬匹。當時大家廝見。各述截殺的情形。昭達頓足道。可惜那藍賊。竟自跑掉。大約又是弄的甚麼邪法兒哩。伯高道。此賊既跑脫。將來官兵到來。咱只好單將小青娘去獻俘了。璧城忙道。那且待屆時斟酌。刻下那裏定得。俺累次探問他賊中情形。並詢他陷身賊黨之故。他言詞之下。泣悔萬狀。一個婦人家。無知從賊。端的也可憐的狠。大家聽了。也沒在意。直忙碌到晚飯以後。却有城中使人到來。並賚來城中紳耆的一封公函。特呈

伯高書函大意。是因賊中大亂之後。新官未到。城防堪虞。今已公推某紳暫攝縣事。並請伯高酌帶團丁。迅速來城。以資鎮攝等語。伯高見函。誼無可辭。便合大家斟酌一番。先作允諾的復函。命原使賚回。然後挑選了一隊團丁。自家領了。連夜價且赴縣城慢表。且說次日。世興仲明等。一面價料理諸務。犒賞團丁。一面價通知全村。即時撤防。這一來。包村大名。闐動遠近。大家談說起伯高一班人。便如天人一般。那避亂移居此間的。越法的陸續不斷。那包村。連日價置酒犒衆。互相過從。熱鬧高興。自不消說。就中更樂煞昭達仲明兩人。每日總須吃得眼兒乜斜方罷。這日世興。又在團局置酒。因時光尙早。璧城出外散步未回。昭達合玉林等。閒談一回。也便逸巡覓出。信步兒。轉向河堤一帶。正在徘徊瞻眺。只聽背後有人笑道。孔爺今天閒暇呀。怎麼放着局中的慶功酒不吃。一個人兒。在此閒望呢。昭達回頭一瞧。却是漁隊隊卒阮老蛋。一手提了支酒瓶。

那一手提了兩個荷葉包兒。裏面是炸蝦薰肉之類。笑哈哈的。立在樹陰之下。昭達性兒通脫。合漁戶們是說笑素慣的。當時便笑道。阮老哥。不是俺多嘴說。你你近些日。連得犒賜錢也。應該擰些。零碎奉養你的老娘。才是。你却屬猴兒撒尿的。給他個緊抖擻。如今又打酒買殺。這不消說。不是合夥伴去吃平付。（俗謂釀飲也。）便是悄悄的去孝敬小媽兒哩。老蛋笑道。你老倒會說。今天這酒殺。是俺自己用。俺日那天從旋沙岡回頭。一向也沒暇去瞧望你老。說着一晃酒瓶道。您瞧這酒。是新煮熟的玉乳香（酒名）好體面的味道兒。並且是嫩潮潮的顏色。你老沒事。且鬧一盞兒吧。說着。蹲身樹下。置下殺酒。凡好酒的人。禁不得三邀兩讓。於是昭達。真個就湊將去。兩人相對坐定。昭達斟酒一嘗。果然香冽異常。因詫異道。這種酒。俺倒沒吃過。你從那裏得的呢。老蛋笑道。好教孔爺得知。此酒是旋沙岡地面。一個村戶家自釀自吃的。便是那日。俺們在那

裏出防時。因吃着酒好。却從那村戶家。買得兩瓶。昭達笑道。你們那天去出防。雖沒張見小青娘的影兒。却得了兩瓶好酒。總算沒白跑一踫。老蛋道。您這話。倒蹊蹺。那天蔣爺。就從那裏捉得小青娘。俺鑽到一個空園內。還聽了絕妙象聲兒。說着兩指交疊。哈哈的笑道。您怎說沒見小青娘的影兒呢。昭達聽了。又一想。璧城庇護小青娘之狀。料其中必有曖昧。於是急問所以。老蛋沉吟道。這事不說罷。你老一張嘴。淺碟子一般。倘若傳到蔣爺耳朵中。俺可擔不起他。昭達道。不打緊的。俺只自家知道。就是老蛋聽了。這才繪影繪聲。將自己在園內的所聞所見。細細說出。聽得個昭達。雙眉立挑。連連大唾。便如拿酒煞氣一般。拾起酒瓶。嘴對嘴。咕嘟嘟便是一氣。老蛋一瞧那酒。業已賸了半瓶兒。正在思量怎的別叫昭達都吃去的當兒。恰好。有局內僕人。來尋昭達入座吃酒。不提阮老蛋。趁勢兒別過昭達。攜了殺酒。自行盪去。且說昭達。既聞璧城之祕。一路

上心頭怙悛道可笑。老蔣終天價裝模作樣。自覺像個朋友一般。如今却越法沒行止。竟暗自與賊婦苟合。怪道他一力主張。暫且監押。原來是這麼回事呀。且等伯高兄回頭。先殺掉小青娘。難道你還有法兒護庇他不成。沉吟間。蘆花局內。早已聽得壁城在大廳內。刮刮而談。當時大家廝見過。即便隨意落坐。昭達偷瞧壁城。依然是趾高氣揚的神氣。不由又氣又笑。須臾擺上酒筵。由世興斟過一巡。大家且飲且談。十分款洽。那昭達却連飲數杯。哈哈大笑道。俺今有一件絕好的下酒東西。却是由那日截殺賊人。得的點便宜。說着一縹壁城向大家道。不知諸位殺賊也。得着俏貨不曾。大家聽了。不解其意。便笑道。殺賊就殺賊罷了。還得甚麼俏貨呢。昭達笑道。俺這份俏貨。你們見了。管保比見了十七八的大閨女。還要喜愛。（暗用詠劍詩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之意。）說着。回顧僕人道。你快給我飛了去。分咐你孔大娘。（謂其妻也）將清姐甯

姐兒都扎括齊整。由你帶來。僕人聽了。不由呆呆發怔。昭達大笑道。好蠢材。你只依俺的話去說。就是大家見昭達胡拉八扯。以爲他又要發作酒興。正在含笑相視。那僕人已匆匆去了。這裏仲明却笑道。喂。孔老兄。好不害臊。你家中只有俺大嫂。又那裏來的清姐甯姐呢。昭達一眙眼兒道。這可難說。俺外面。雖是打熬氣力。響噹噹好朋友。暗地裏。也許好摸索這檔子事哩。（鋒稜隱射）

大家聽了。哈哈一笑。即便又吃過兩巡酒。不多時。那僕人手持一具七寶鑲鞘的寶劍。蹶來。玉林等一見。這才心下恍然。便都跼起來。爭着取視。當由昭達接劍在手。颯一聲。抽出兩柄雌雄劍來。頃刻間。冷氣森森。光照滿座。璧城不由失聲喝彩。那昭達也不理他。便大笑道。你們瞧俺這兩個美人兒如何。大家仔細瞧那柄劍上。一刻倚清。一刻斫甯兩字。端的是奇光嶽嶽。希世名劍。大家知是藍大炮所用之劍。正在嘖嘖讚賞。昭達却匣劍於鞘。一轉身。遞向玉林道。俺這

兩支耍大義的手。却不配用此寶劍。沒別的。鄒兄你就笑納了吧。玉林聽了。急忙推遜。昭達早命人將那劍送入玉林室中。張得個蔣璧城。十分羨慕。仲明却撫掌道。咱這場殺賊。真也算十分興頭。鄒兄得了混天星的名馬。孔兄又得了藍大炮的名劍。因顧璧城道。只有俺合蔣兄晦氣。不過殺了一場賊。却一無所得。這時璧城已有酒意。又想起伯高公然收取姚玉璫。自己便是收取小青娘。也可謂天理人情之至。於是趁勢大笑道。仲明兄。休這等說。俺雖沒得甚麼名馬名劍。却得了個活跳跳美人兒。便是那小青娘。近來頗知洗心革面。並且他武功甚好。此等人材。咱這裏正用得着。俺定當納爲妾媵。一俟伯高兄回頭。俺便當向他請求。諸兄且準備吃俺一場喜酒如何。說罷。擎杯四顧。甚是得意。這一來。鬧得大家相視而笑。玉林爲人深沉。自不肯說甚麼。世興是老世故。只有心中暗笑。仲明雖是長氣。然而在主人之列。不便撥掉璧城的面孔。只得微笑。



道。蔣兄若欲納寵。何愁沒有美女子。何必這賊婦小青娘呢。璧城登時雙眉一挑。道人各有所好。此理也就難說。俺想伯高兄。一定是允俺之請的。這時昭達見璧城居然臉厚如此。又想起那會子阮老蛋一番話。不由氣往上撞。他却強勉着壓下去。便連連舉杯道。蔣兄眼力不差。那小青娘。扭扭捏捏。喬眉畫眼。果然煞好兒的。若是俺老孔捉得他。馬上便快活他一下子。璧城聽了。不覺略怔。(絕倒) 昭達暗笑。又接說道。蔣兄。你却忍到這時節。才說這話。這股子忍勁兒。俺總算佩服你的。如今閒話少說。俺們且預吃你的喜酒吧。說着便拉仲明。拇戰一陣。大家見他越喝越起勁。連頰子帶臉。便如紅虫一般。正在暗暗好笑。只見他一眦眼兒。向璧城道。蔣兄。俺且領教你一句話。譬如有人。無端的血口噴人。輕輕的幾句話。就叫你充不得朋友。當不得人物。你道這毀謗人的人。該怎樣處置他呀。璧城那識昭達之意。於是便笑道。像這等人。從痛快處說。簡直

的。就該殺掉。昭達拍膝道。哦。這就是了。說着。霍的跣起。竟自踉蹌而出。大家只當他酒多了。自去尋靜處。臥一雲兒。歡飲之下。也沒在意。良久良久。正在彼此酬酢之間。忽聽昭達在簾外。哈哈大笑道。蔣兄慢飲。你且瞧俺這份賀喜的禮物。何如。聲盡處。拍擦一傢伙。拋進一物。大家一望。登時大亂。正是。

一笑能教驚四座。當筵忽見美人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諸賢縣伯高顯名 萬泉山昭達訪友

且說大家見拋進之物。却是小青娘的首級一顆。長髮交挽。鮮血淋漓。古碌碌滾向案前。大家不由唵一聲。各自離座。那璧城是面色鐵青。渾身亂抖。一聲怪叫。猛可的提起那頭之間。恰好昭達。雄赳赳提刀闖入。於是璧城大怒。颯一聲。飛頭打去。昭達急閃。撲的一聲。却打在板簾上。這裏世興等。忙叫且慢動手的。

當兒只見壁城抄起座椅向昭達當頭便擲。昭達橫刀一格。因來的勢猛。拍的聲。將那椅撞回丈把遠。但聽砰拍嘩啦。一聲響亮。接着便碟翻碗碎。酒流滿地。那酒案之上。却登時加了個大高座兒。壁城怒極。一個箭步躡過去。方伸手要抓昭達。却被玉林趕過去。攔腰抱住。這時仲明也便趕到。先橫身攔在昭達面前。一下子先奪過那把刀。拋向院中。這裏壁城力掙道。姓孔的欺人太甚。你等不必管這事。今天不是他。便是我。他這不是活糟蹋朋友麼。玉林忙道。無論怎的。咱有話慢講。却不可動手傷和。因顧昭達道。孔兄你便是撒酒風。也不該如此鬧法。一來小青娘。須待伯高兄處置。二來。蔣兄既有收取他之意。你倒跑去將他殺掉。怎怪蔣兄怒不可解呢。昭達聽了。却如沒事人一般。忽的向壁城長揖道。古語云。君子受人以德。俺此舉。正是成全朋友處。俺想殺那小娘兒。久有此意。且待俺說明緣故。大家便知俺此舉。正是成全蔣兄處。壁城聽了。只是連

連冷笑。昭達便向大家正色道。你想蔣兄這等一個金山似的人。那小青娘。挾着被捉之恨。竟敢誣造醜言。要敗壞蔣兄的行止。他楞敢說他被捉之後。便當時交運。竟被蔣兄那麼着了一大頓。璧城猛聞。不由徹耳根價滿面通紅。昭達也不瞅他。却接說道。你想他這等話。那個能信。可笑他還說得有鼻子有眼。就像真有這麼回事一般。他說蔣兄合他在旋沙岡地面。地藏庵廟中一段光景。甚是寫意。又說蔣兄許以不死等語。璧城聽到這裏。氣愧之下。不由暗笑道。此事昭達怎便曉得。只得故作愕然之狀。向大家道。這真是豈有此理了。昭達道。豈有此理。自不消說。但是俺風聞得小青娘此等誣造之言。一向只悶在心裏。委實的替蔣兄氣他不過。雖如此說。俺又想他早晚是該死的人咧。所以不去理他。不想如今蔣兄。却馬馬糊糊的。真有收他之意。若真個那麼一辦。豈不坐實了他那片誣造之語麼。所以俺方才趕赴監押所。給他個一刀了賬。蔣兄請

你細想。俺這不是爲成全朋友麼。璧城聽了。只是呼呼冷笑。却又不便再發作。一張臉子。由紅而青。由青而白。簡直的迴黃轉綠。頃刻一色。這時玉林等。也便瞧科。因趁勢道。小青娘有此誣造之言。這一殺。殊不爲過。他因被捉之恨。竟醜詆蔣兄。至於如此。好生可惡。俺想蔣兄。是因孔兄擅殺之故。心下不能釋然。豈有護惜那賊婦之理。如今話既講明。莫耽擱咱們吃酒吧。說着一望廳中。不由大笑。只見滿地上。酒菜狼藉。案歪椅倒。一榻糊塗。小青娘那顆首級。還在靠門當地上。於是命左右匆匆整理畢。又換上一席酒來。這時璧城。那有心情吃酒。然而却又不便推辭。只得氣憤憤飲過兩杯。託辭而去。這裏昭達。冷笑着向大家一述。阮老蛋所說的一番話。仲明聽了。撫掌大笑道。不想璧城兄。竟如此好色不堪。却偏偏又被你這促狹鬼。兜根子搜着。你瞧你多麼損。一席鬼話。竟叫璧城兄開口不得。世興玉林。却沉吟道。孔兄作事。終是不加三思。此事如待伯

高兄回回頭。推個事故。斬掉小青娘。不比你這麼一殺。不露痕迹麼。昭達道。你們曉得甚麼。就伯高兄疎脫性兒說。他怕不就交一跌。將小青娘送與蔣兄。作個人情兒麼。不如俺這麼一下子。便一天鳥事完畢咧。不提這裏大家。依然的談笑飲酒。且說璧城。託故出席。一氣兒覘向監押所。一瞧小青娘所居的精緻室內。兀自地濺殘血。那沒頭的香軀。已經徐得標掩埋過咧。當時璧城。一見徐得標。便怒喝道。俺前曾分咐於你。仔細一切。你見孔昭達無故的提刀撞來。你怎不先通知小青娘。使他防備一切呢。得標戰抖抖的道。小人那知孔爺前來殺人。他只背着手兒。沒事人似。覘到這裏。一見小青娘。沒帶手械。他便喝道。這等監押的重犯。你怎如此大胆疎忽。立逼着小人。與他帶上手械。便命俺登時退出。那知還沒展眼之間。忽聞小青娘一聲慘叫。已被孔爺殺掉咧。璧城聽了。惟有連連頓足。不提當時璧城。憤痛之下。萬分不樂。且說伯高。到城中晤會某

細幫助着料理一切善後之事。不多幾日。新官到來。問知伯高保境却賊前後的一切情形。十分起敬。便一面價整理地面。一面價行文上憲。祥敘伯高捍禦之功。更一面連日置酒。大家聯歡。正在款洽之間。忽然四城門上。現出一種匿名揭帖。上面言詞兇悖。大概是三打包村。專尋伯高復仇之意。伯高見了。付之一笑。因本村事務忙碌。即便向官紳告辭。當時大家恭送出城。伯高領衆上馬。一路上風光榮耀。自不消說。到得村中。合玉林等大家廝見。伯高知得了小青娘已被昭達酒後殺掉之事。頗怪昭達鹵莽。及探知璧城合小青娘一段事。反倒哈哈的笑向昭達道。孔兄也特煞的孩子氣。你爲甚麼作這攪屎的棍子。惹人不悅呢。於是登時想將姚玉璫。送與璧城。以慰其意。（疎闊之性如見）世興道。如此一來。倒落痕迹。顯着你似形容他好色一般。不如大家莫再提此事爲妙。伯高聽了。甚是有理。於是便依世興的話。見了璧城。只談些近來城中光

景並賊黨暗撒揭帖等事。那知這一來。倒引起璧城疑心。以爲昭達殺掉小青娘。說不定。便是伯高授意。不然。怎會不提小青娘一字呢。於是姑且狠狠的嚙下這口惡氣。無聊之中。不消說是瞰空兒只尋金錢花消遣。這也不在話下。過得數日。村中大定。伯高等威名。越法闕傳遐邇。一個小小包村。不但當時髮匪提起來都皺眉頭。便是當時提兵勦賊的諸將帥。也無不深知伯高是個知兵的奇男子。一時間四方郡邑。都視包村爲長城。爲樂土。奔了來避難的。也就日增日多。又搭着伯高這次破賊。盛有擄獲。竟鬧得士飽馬騰。加以玉林等教練有方。又新添許多團丁。真是錦上添花。十分氣概。不多日。由縣中發下上憲的獎扎功牌。伯高等人。都得千總的虛銜兒。並特獎給伯高匾額一方。上書爲國干城四字。當時吹吹打打。抬了匾額。由縣官率領闔城士紳。一逕送赴包村。伯高等列隊出迎。酒筵款待。一時的風光熱鬧。自不必說。伯高又連日置酒大犒。



團衆村中各戶也都分段釀貲担酒牽羊齊來賀喜直鬧過十來日方才稍靜下來。這時大家都興高彩烈惟有璧城却忽忽不樂。昭達明知璧城是爲小青娘一件事却肚內暗笑不已。這日大家聚談起教練新團丁之事。伯高道如今馬匹人衆早已都備就。差着軍器尙缺少待兩天。孔兄也該去尋許矮子去咧。昭達笑道正是哩。若不是藍大炮那狗頭來此一番胡鬧早已將許矮子撮來多時咧。因顧玉林道那麼鄒兄。明天便同俺去遊玩一踰吧。玉林聽了方在含笑點頭。伯高又道如今咱教練新團丁雖有蔣鄒兩兄分任其事。但是未免特煞辛苦。怎的咱再物色一位教師來方好。世興便道是的。但是這教師人材一時那裏便有也只好蔣鄒兩兄偏勞點咧。璧城聽了冷然一笑。即便逡巡起出。大家正在相視一笑。昭達便道你瞧蔣兄爲了個賊潑娘（指小青娘）總是心下不舒齊。隨便價就擺臉子給人瞧。就彷彿教練新團丁非仰仗他不可似的。

俺若有鄒兄的本領。便賭氣子自家都教了。難道沒得屠戶便連毛吃猪不成。大家聽了。都各一笑。玉林却正色道。孔兄不要只管兒戲咧。俺正有鄙意。要向伯高兄說。凡朋友的芥蒂久存。或至竟生嫌怨。今蔣兄既因小青娘之事。總是不悅。包兄分屬主人。當設法去此芥蒂。才是包兄何不選購佳麗。奉贈蔣兄。以悅其意呢。不然朋友間有所芥蒂。却非所宜。伯高聽了。正在點頭。昭達却大笑道。哈哈。聽話聽因兒。莫非鄒兄也兒女情動。屬意佳麗麼。伯高兄既贈蔣兄。焉有叫鄒兄向隅的道理呢。大家聽了。不由撫掌大笑。正這當兒。忽包宅僕人來請伯高。說是二姨娘。暴得病症。不提當時伯高匆匆回宅。自有一番忙碌。且說次日裏。昭達玉林。結束停當。各帶了防身刀劍。一逕的別過伯高等。方要拔步。伯高却皺眉道。俺聞那萬泉山中。村人們發售一種益母草的膏藥。善治婦人氣虛血萌諸症。孔兄等回頭時。可以酌帶些來。因爲二小妾。昨天不知怎的。忽

然下血不止哩。昭達唯唯。便合玉林。廝趁而出。不提這裏伯高。百忙裏料量藥物。服侍愛寵。且說昭達玉林。出得包村。直奔餘姚。百餘來里路程。不消日落時光。早到那萬泉山麓。便就村居中。歇息一宵。次晨起行。直奔山口。這萬泉山。景致極妙。松竹之外。便是以流泉擅勝。隨路上亂泉噴湧。鏗錚戛玉。靜所以萬泉名山。內有掛月岩。迴雲澗。諸名勝。山中村戶。約有數百家。依林背澗。自成墟落。便如世外桃源一般。居人們耕種之外。還以採藥爲業。因爲地處清虛。多產各種草藥。每當春秋佳日。藥香滿谷。便是婦人孺子。也都提籃的提籃。荷鋤的荷鋤。嘻嘻笑語於嵐光雲影之中。山外遠客。乍覩此景。往往詫爲異境。那昭達到過山中。還不覺怎的。惟有玉林。忽覩此景。不由嘖嘖稱羨。蹙進山口數里之遙。那山景越法幽秀。但見萬峯飛舞。空翠撲人。一處處流泉界道。一層層竹樹攢雲。忽而路轉峯回。忽而花明柳暗。再望到人家村落。高高下下。映帶於山凹樹

隙之間。雖然明是人實。却帶三分仙氣。玉林久困風塵。多攪患難。至此不由心  
胸一爽。便歡道。孔兄。你瞧如此境界。真令人世念全消。意氣都盡。俺生平好友  
二人。一死（徐玖）一逃（諸一峯）此恨綿綿。詎有盡期。如今對此風景。真令人  
飄然有世外之想哩。昭達笑道。鄒兄。你又着了魔咧。俺想你對景感懷。準是又  
想起諸一峯來咧。但是死者雖不可復生。安見逃者便不可再遇呢。如今閒話  
少說。且隨俺玩玩山景。比甚麼都強。逛萬泉山。是屬看西湖景的。你且往後瞧  
吧。於是彼此一笑。廝趁前進。趲過兩處嶺頭。那風景果然越走越妙。並且隱聞  
山村中鷄鳴狗吠。雜以兒童叱犢聲。溪女浣衣聲。村塾讀書聲。玉林這時心曠  
神怡。不由放下一切。便欣然隨了昭達。大步前進。昭達素知許矮子所居。名爲  
東谷村。便沿着一處坡坨。穿入一帶巢林。折而向東。這時菓林中。半生熟的山  
菓兒。青青紅紅。十分有趣。並有被山禽啄的。一個個滾置於草石之間。昭達跑

得有些飢渴。方伸手向樹頭。要摘菓兒。却聞土岡後。有人笑道。哈哈。俺今天可捉住你咧。都因俺天天丟菓兒。吃了俺娘兩頓好打。如今你就乖乖的陪俺菓兒吧。聲盡。要跳出一個渾實實的小廝。方要去拉昭達。却見玉林雄軀佩劍。威實實的。只吓得呵呀一聲。回頭便跑。於是昭達大笑。忙趕去喚住他道。小哥。你不要錯賴好人。俺們才到此地。如何會偷你菓兒呢。你便賣與俺些菓兒如何。說罷。合玉林歇坐樹下。由腰中掏出數百文錢。遞與小廝。須臾。小廝摘到數十個鮮亮亮的半熟菓兒。昭達等。正當奔馳渴燥。入口一嘗。好不甘美。昭達隨手把給小廝兩個菓兒。因指着前面一叢烟樹。道。小哥。你瞧那所在。不就是東谷村麼。小廝笑道。你老瞧差了。那是西谷村。東谷村還在那廂。離東谷村。還有七八里遠近哩。說着。向偏左一指。玉林望去。果見遠遠的烟樹依微。似有村落。昭達笑道。小哥。不錯的。俺還是往年間到過此地。如今竟有些模糊咧。小哥。我且

問你。你可知那東谷村中有個叫許矮子的麼。小廝道。知得的。你問的許矮子不是胖胖身裁。紅臉膛兒。成日價醉也也的。又似個無事忙。到處亂串的麼。昭達道。正是正是。他如今在村中那裏住哇。小廝聽了。便舉手遙作指畫之勢。道。你進得村去。只這麼一拐。再這麼一轉。又這麼蹺過一個胳膊肘的灣兒。那門首有顆歪頸槐樹的。便是他家。說着。嚼完菓兒。跳躍而去。玉林因口燥。多吃了幾個菓兒。又因泉水清澈。掬飲了幾口。一時間涼沁心脾。這才將熾騰騰的火氣煞將下去。兩人歇息良久。瞧瞧日色。還未及午。於是依那小廝話。偏左行去。不多時。便到東谷村。只見村墟幽靜。風景如畫。果然好個隱僻所在。兩人進得村口。又依那小廝話。一逕的轉灣抹角。直尋到許矮子門首。抬頭一看。果然有株歪頸槐樹。低垂清陰。小小的白板靜掩。昭達笑道。你瞧許矮子。這怪僻散漫的性兒。有了錢鈔。都把去吃酒養婆娘。自己居處。却這樣的窄巴巴的。說着。向

前拍拍的一叩門。這裏玉林方就對門見一家檐下。少爲佇望。只聽許家門裏邊。有婦人槩聲槩氣的道。誰呀。又是那個毛頭小廝。沒事價來消遣老娘。訥。昭達道。快些開門。俺是特來尋許矮子許爺的。裏面婦人聽了。忽的哈哈。一陣冷笑道。哦。這就是咧。你且站穩了。等着吧。說着。木棍響動。似乎是拉下門。接着便吱扭一聲。六兒大啓。這裏昭達方在眼光一瞬。便見颯一聲。一條棗木門。當頭打來。正是。

方擬言歡將握手。不虞棒喝忽當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開福寺良朋巧遇 皖南地大俠埋名

且說昭達。猛見一條挺粗的門。冷不防的飛向當頭。當時不暇去。睽來人。趕忙向旁一閃。便見那人。趁勢兒連環進步。一面向自己趕打。一面噪道。我把你

們這羣酒色浪宕鬼。都打煞也解不過我的恨來。今天也找許矮子去吃酒。明天也找許矮子去嫖你的媽。引誘的他亡魂落魄。丟得老娘孤鬼似的。在家活挨活受。缺米少柴。如今你們這干天殺的。竟敢登門來尋他。你別瞧你們帶着刀劍。老娘還是滿不在乎。說着。橫三豎四的舞動門門。竟將昭達打得亂躡亂跳。這時玉林驚笑跣起。便見昭達亂噪道。你這婆娘。好沒道理。俺們遠來尋許爺。自有正經事。況且許爺便是吃酒嫖娘兒。干你甚事。難道許爺是你。(句)婦人噪道。許矮子是俺漢子。怎的不干俺事呢。昭達聽了。仔細向前一認識。便笑道。我的媽。你不是王氏嫂嫂麼。咱們多年不見。你這套見面禮兒。倒來的不錯。那婦人一聽。登時柱門呆望。這時玉林將婦人細一端相。不由好笑。只見他面黃肌瘦。揉頭撒脚。穿一身補綻褲褂。便如丐婆兒一般。忽的細望昭達。失聲道。唷。可了不得。這是怎麼說呢。你不是包村的孔老弟麼。咱姐兒們許久沒見面。



你倒胖胖大大的發了福咧。你看嫂嫂我就提不的咧。俺也是被你大哥（指許矮子）氣糊塗咧。方才多多得罪。快請進細談吧。但是你許大哥却沒在家。提起他來。真恨得人牙痒痒。昭達忙道。那麼許大哥那裏去咧。婦人冷笑道。他自有好所在去。且進來談吧。說着。望望玉林便笑道。這位想是同你來的朋友麼。昭達聽了。便替玉林代通姓名。然後大家廝趁進內。只見小小院落中十分狼藉。那婦人一面前導。一面回顧昭達道。你瞧你許大哥。本就是個鑽進腦袋不顧屁股的性兒。如今越法的不成模樣。他也沒心情合我過日子咧。說着。肅客入室。昭達一瞧裏面。四壁蕭然的光景。暗想道。這許矮子。準是近况不佳。所以又去出門奔走。由此看來。這倒是個機會。他那怪僻性兒。只要手頭寬裕。他就不願應人之情去賣手藝的。於是一面沉吟。一面向婦人一述來意。婦人冷笑道。孔老弟。你莫怪我說。依我的話。你二位趁早回去。另請高才去打造軍

器吧。他這當兒。又被一個小狐狸精迷住。終日價纏在那裏。你便用八抬轎去抬他。保管他還不高興去哩。說着。以手附胸道。孔老弟。人要講良心。你說你這大哥。拋得我好（句）。昭達忙笑道。原來俺許大哥。又犯了老毛病咧。他如今在那裏。等俺去捉他來。先給嫂嫂陪個不是。怎麼家鷄不愛。單愛野鷄呢。婦人聽了。登時顰眉低歎道。你可說罷。總是人家（指許矮子所眷）有愛人之處。昭達綳着面孔道。不然。俺瞧嫂嫂。就怪愛人的。玉林聽了。幾乎失笑。便見婦人笑唾道。你別胡嚼蛆咧。我就不信你有本事捉他來。他如今現在西谷村。戀着一個私門頭婊子。混號兒孫巧嬌的哩。好在距此七八里地。你二位且安置下。用過中飯去吧。昭達一瞧那四壁蕭然的光景。便道。不須咧。俺們先去尋他要緊。說着。合玉林廝趁。趲出那婦人送到門首。又說明赴西谷村的路徑。方才太息而回。且說昭達等。趲出那條街坊。方要直奔西村谷。不想玉林因食生菓飲泉。

水。一時間腹內輾轉。只管要瀉。於是兩人只得暫就一處村店中。安置下。索興的吃過中飯再去。那知玉林腹瀉。還是不止。昭達便道。鄒兄既不舒服。不如在此靜待。俺便自尋許矮子去吧。玉林唯唯。不提昭達。匆匆的整理衣冠。自行去了。且說玉林。見昭達去後。自就榻歪臥一霎。一時間神思困倦。沉沉睡去。及至醒來。却通身微微作汗。病已霍然。望望天色。業已日西。又吃了兩杯茶。登時神清氣爽。於是信步出店。蹺過街坊。到林木空虛處遊玩一回。這當兒。夕陽斜照。射到遠近峯頭上。青翠紅紫。如張錦屏。一處處烟嵐映帶。草木微馨。更有牧兒驅犢。點綴於野徑芳塍之間。玉林賞玩之下。不由却暗歎道。光陰真快。俺自漫遊以來。不覺已屢更歲月。回想當日。合諸（一峯）徐（玖）攜手郊遊時。真似彈指流光。但是俺三人死別生離。也就可念的緊。感歎間。穿過一帶竹林。忽見村北頭。從竹樹蕭疎中。隱隱露紅牆一角。踈鐘動處。沉韻滿空。玉林猛聞。頓覺心

神俱寂。一面負手向紅牆徐步踱去。一面暗想道。俺憶得當日合諸徐在塾讀書時。岱雲師課俺詩句。有甚麼山鐘搖暮天之句。俺因奇怪那搖字。下得別致。苦問岱雲師。一定作怎麼講解。岱雲師但拈髭微笑道。此等詩境。不可言傳。如遇其境。或能會心了。如今俺方知古人用此搖字。真能將眼前景物。都收攝入一字中哩。思忖間。紅牆已近。却是很高大的一處寺院。院門首通有小橋。寺前是松杉雜植。含烟籠霧。十分靜悄。正有一個破衲僧。持帚掃地。玉林過橋。瞻望那廟額。上寫開福寺三字。正想步入山門。却聞廟西偏院中有童子們喧譁。踴跳。又接着拍掌道。殺殺殺。即聞追逐之聲。便如萬馬奔騰。玉林聽了。略爲駐足。恰好那僧備持帚進廟。玉林便道。和尚。你這寺院靜地。怎容兒童們頑耍呢。僧備皺眉道。俺寺中有借地上學的猴兒學生們。是沒法說的。今天先生沒在塾中。所以學生們又都獼猴開鎖咧。玉林聽了。微微一笑。便隨那僧備。蹣入山

門。就大殿上隨喜一番。僧傭山野也不曉得殷勤款客。自去忙碌他的。玉林轉入殿後。行近西偏院的角門兒。却又聽得裏面兒童們。你當裏國人我當外國人的亂成一片。玉林至此。忽想起自己當年。合窗友頑皮時許多光景。（寫玉林三憶往事。正爲下文得晤一峯取步驟。看似衍文。却非一笑之下。信步兒走入角門。只見那院落頗爲寬敞。坐北是五間正房。便是書塾。塾門左右藥欄花圃。位置得宜。並有一株偃蹇古松。凌空拔起。如偉丈夫端然竦立。（隱爲一峯寫照。）院中一片廣場。正有一羣猴兒學生。分作兩陣的模樣。手中各執秫杖。一聲吶喊。即便飛舞冲鋒。頃刻間。秫杖如林。打作一團。雖是胡亂擊刺。然而迴旋進退間。却頗頗不亂行列。玉林見了。好笑之下。却又暗暗納罕。正這當兒。一隊中的首領學生。一交栽倒。玉林正在嘖哧一笑。那首領學生爬起來。便喝道。你這鳥人。笑甚麼。俺們這陣仗。料你不懂。玉林笑道。小哥。不要生氣。難道這嘖

的一交。也在陣仗中麼。衆學生聽了。齊噪道。哈哈你竟敢笑話俺們。你能破得俺的陣仗麼。玉林笑道。你們遊戲罷了。稱得甚麼陣仗。俺若破你們。或手重傷了你們。却不方便。衆學生那裏肯聽。便秫杖齊舉。唿一聲。列作一隊。一齊大叫道。來來來。那個要逃走的。就是這個。說着齊伸五指。作個烏龜形兒。（頑皮如畫）這時玉林左右是暇逸不過。又見他們活潑有趣。因隨手由一學生手中接過一根秫杖。却笑着使個旗鼓道。喂。你們只管來吧。衆學生見狀。登時又互相詫異道。怪呀。怎麼他的手法。就絕像咱們先生呢。不要管他。且毀了他再說。於是哈的一聲。踴躍齊上。雖然是亂扎亂打。却也頗頗勇猛。這裏玉林一擺秫杖。先自護住面門。接着隨勢進步。用一個撥雲望月式。將手中秫杖。橫攔入衆學生杖中。只這麼輕輕一攔。但聽撲通撲通。衆學生紛紛倒地。頃刻蛆虫似的一陣亂滾。玉林大笑擲杖。方要去一一扶起。早被兩個學生跳起來捉住。道。你

這客人真有兩手兒呀。且到室內吃杯茶再去吧。玉林笑道。你先生沒在塾中。你們就如此跳鬧。難道不怕先生回頭知得了。責打麼。一生道。你不曉得。這是俺先生教俺們如此遊戲的。每當下半晌時光。功課畢後。便如此遊戲一番。他說是活動筋脉。是與身體有益的。今天俺先生出去採藥。所以俺們越法頑得起勁哩。玉林隨口道。你先生姓甚麼呀。一學生道。俺家先生姓朱。是從上年方才到此。初來時。只以採藥餬口。寓居寺中。後來大家見他文學不錯。又和氣異常。所以便給他攢了個書塾。說話間。大家入室。玉林瞧那書塾。是二間明着。擺列着學生坐位。裏間兒垂着布簾。想是先生的住室。諸學生雖是頑皮。到這當兒。歸坐的歸坐。讓客的讓客。玉林從容四顧。居然是當年岱雲學塾的光景。正在觸目生感。惘然若失的當兒。只見一個大些的學生。回顧一生道。你快向裏間。拿先生的茶具來。與客人倒茶。那學生唯唯跑去。只一掀裏間簾兒之間。這

裏玉林眼光一瞥。登時暗了一聲。直立起來。不容分說。三脚兩步。搶入裏間。只管向着東壁上。呆呆怔望。原來那壁上。懸着一幅古畫。却正是那年張小西送與諸一峯的那幅莊生說劍圖。（兩龍將合。絕妙索線。）當時玉林。猛然神癡。竟至面色有異。後面跟進來的學生。却笑道。原來客人是好看古畫的。這畫兒。是俺先生把來避邪的。因爲這幾間老房子。初開學塾時。到夜裏。狠不安靜。不是戶牖自開。便是器具自動。大約是些狐黃白柳之類。依着廟中和尙。想弄幅硃砂判子（卽鐘馗像）來掛上。俺先生却不知從那裏尋得這幅畫掛上咧。玉林聽了。一時間思潮起落。竟不知怎樣才好。暗想一峯亡命。一切都棄掉。斷沒心情。獨攜此畫。怎的此畫却落在這裏。這倒要從這先生。根問此圖的來歷。或能得一峯的踪影也。未可知。想至此。忙問道。那麼你先生去採藥。幾時回頭呢。學生道。這個却沒一定。他都是旁晚方回。也有時被村人邀留閒談。就須深夜。



轉來。玉林瞧瞧日光。已是將落。便道。既如此。俺且稍待你先生。那學生唯唯。讓玉林落坐。斟了一杯茶。自行退出。這裏玉林凝視那幅畫。正在萬感如潮。只見外間衆學生。業已鬧得鍋滾豆爛。原來村塾規矩。先生出去。便是大學長攝行其政。這當兒。正散學背書。那大學長腆起面孔。高據師位。拍得夏楚。一片山響。但是衆學生。依然是嘻皮笑臉。須臾。衆學生各挾書包。紛紛自去。那大學長。雖然強勉陪客。却是屁股上也如起刺一般。並且蒼然暮色。業已壓將下來。玉林見此光景。不便久留。只好明日再來尋訪。便起身向那學生道。此時令師沒轉來。俺也不便久待咧。學生笑道。你明天早些來吧。於是一逕的送客出廟。那玉林循行來路。方趲出數步。忽聞學生在背後喚道。喂。客人慢走。你瞧瞧先生轉來咧。玉林回望。那學生業已跑到跟前。向廟左一條坡坨。舉徑上一指。道。你瞧那裏。影綽綽荷着藥籠的人兒。準是俺先生。除了他。不會那麼慢條廝理的走。

路哩。玉林望去。果見距足下數十步外。暮烟深處。從短林邊。于于然覓來一人。這時暮靄沉沉。望不清來人面目。但見他長袍緩帶。意態愴然。用藥鋤掬着藥籠兒。枝葉紛披。飄然入畫。玉林回顧那學生。將有所語。那知他已自覓去。這裏玉林急忙回頭。方要邁步。去迎來人。只見來人業已距自己咫尺之間。却忽的一個踉跟。倒退兩步。似乎是猛驚之下。身形一晃。拍的聲藥籠落地。玉林趁暮光隱約。細望來人。只見他清癯面目。十分面善。却又百忙中想不起他是那個。正這當兒。只見他悄手躡脚。直往前湊。並且兩手拽鋤。似有撲打之勢。這一來。玉林大疑。以爲藍大炮賊衆們。方敗散不久。或有匿跡山中。亦未可知。於是隱起戒心。忙回手就腰下去摸劍柄。叫聲苦。不知高低。原來出店時。竟忘帶來。這時那來人已越湊越近。雙眸閃閃。放出一片神光。玉林顧不得再端相他。只得一面倒退。一面捻定拳頭。但是逡巡之間。彼此駐步。便如小兒蹙笑面一般。對

怔良久。却忽的一齊失聲道。呵呀。玉林這裏。是淚如雨下。那人却力擲藥鋤。哈哈大笑。一個虎勢撲上來。抱住玉林。只掙出一個鄒字。便登時氣噎連連。那兩點英雄熱淚。早從滿面笑容中。直滾下來。（寫兩俠相逢。神理酣足。是謂文陣筆仗。）原來那來人。正是玉林踏破鐵鞋無覓處的諸一峯。因一峯久困亡命。將一副雄壯面目。已變清癯。玉林亦連年久踏風塵。那面目也未免蒼老許多。彼此在此相值。又出乎意念之外。所以一時間竟不敢遽識起來。當時兩人。悲喜交集。玉林先蹂脚道。諸兄。你累俺尋得好苦。一峯慨然道。俺夢想不到。會在這裏得遇老弟。此間非講話之所。且至塾內細談吧。於是轉身去拾起藥籠。這裏玉林也隨手拾起藥鋤。却歎道。諸兄隱迹此間。想是以採藥消遣悶懷麼。一峯道。俺的行踪。說起來也自話長哩。說着。兩人廝趁入廟。業已掌燈時分。恰好那僧傭入塾。來送晚飯。一峯便邀玉林同食。玉林一面用飯。一面先述說自己

合一峯相別後的一切情形。並累年價尋訪一峯的光景。直至寄迹包村。並合昭達到此之故。聽得一峯驚驚喜喜。惟有連連太息。便也滔滔汨汨。將自己殺人亡命後許多情形。一一述出。原來一峯自出亡之後。也曾北遊齊魯燕薊之間。初時節。屢變姓名。逐處流轉。頗愛山東地面。人性豪爽。曾在濟東太武一帶。勾留年餘。那時節。山東地面。因南中髮匪日盛。駸駸有北犯之勢。於是羣縣豪民。往往結團自保。領其事者。號稱團總。其中儘多豪俠者流。其時長清地面。有一處馬家寨。地近靈岩山。形勢扼要。團總馬孟周。好交遊。尙意氣。的確是個講打熬氣力的好男子。一日。道經某鎮。忽見一羣青皮光棍。各執刀鎗棍棒。趕殺一個外路男子。那男子却空着雙手。不慌不忙。便側身躲進鑽入鋒刃叢中。略一迴旋。衆青皮已紛紛仆地。孟周大驚。便上前喝退衆青皮。一問那男子姓名。男子道。小人姓朱名岱生。南省人氏。方才因賞斧缺乏。偶然在此地賣藝餬口。

巨耐這廝們。却橫來胡鬧。孟周道。足下抱此絕技。爲何落拓江湖。如蒙不棄。何妨到敝寨盤桓小住呢。說着。命從人帶過兩騎馬。便合岱生並轡歸寨。一時間。酒筵款待。自不必說。賓主欸談之下。又講論起各種武功。喜得孟周甚麼似的。便登時儕岱生於止賓之列。一切供給。十分優腆。過得個把月。恰值鄰邑有土寇竊發。孟周應鄰邑之請。率領團衆。前去勦逐。不想更有別股小匪。久恨孟周。只苦無隙可乘。今見此機會。便夤夜胡嘯而至。一聲喊。撞破馬宅大門。明火露刃。火雜雜直殺入去。不料方到前庭。早見一道白森森劍光。破空飛來。一轉眼。間四五盜濺血仆地。餘盜見勢不妙。頃刻間披靡而逃。這才保全了馬孟周一家性命。這劍先你道是那個所發。不消說是易名岱生的諸一峯了。從此孟周越法的敬重的一峯。一峯本是隨處寄迹。又過得個把月。倒也頗頗相安。不想事出無端。竟鬧得一峯又復飄然而去。原來孟周的妻子陸氏。便是縣中陸刑

書的女兒。生得妖妖嬈嬈。狠不安靜。陸刑書因慕孟周聲望。便盛具奩貲。將女兒嫁與孟周。你想孟周。只顧了打熬氣力。那裏有心情在女人身上用功夫。因此陸氏頗爲鬱鬱。既見一峯客在家中。他未免便有偷寒送暖之意。但是苦於沒縫可鑽。及至一峯禦盜之後。那陸氏不由心頭暗喜。親見一峯。沒口子感激伸謝。自不消說。又不時與一峯製衣服。作精膳。都遣小婢玉兒與一峯送去。那玉兒是個十六七歲的煞俐了頭。十分乖角。既暗識主母的用意。他便見了一峯。儘力子逞頭上臉。一峯以爲他一團孩子氣。也沒在意。一日夜漏三下。一峯正在客室靜坐。忽聽牕外。唵的一聲。一峯回望。却是小玉戳破一塊牕紙。露着漆黑的眼珠兒。向內直瞅。一面笑道。好來好來。果然朱爺還沒咽哩。一峯以爲他又來送甚麼茶點。便笑道。俺這會子不用甚麼食物。你也就轉去。小玉低笑道。好教朱爺得知。俺不是來送茶點。却是請你去吃酒。因俺家主母想起朱

爺來。便感激得甚麼似的。常向俺道。那天夜裏。賊強盜進宅。若不虧了朱爺。咱娘兒們。被賊強盜光溜溜的背了去。還了得麼。今晚俺主母趁俺主人沒在家。特地設筵內室。請朱爺去消個夜兒。無非是拉個科兒（談天之意）罷了。說着。笑嘻嘻跑將進來。不容分說。撲上去。一手挽住一峯的頸兒。登時嫩腮上。暈得粉棠花一般。却向榻上一弩嘴道。如今他（指陸氏）洗浴未畢。狠不得搓掉一層皮。咱待一霎兒。再去不晚。咱且到榻上歇歇吧。朱爺你可曉得。少時你合俺主母吃過酒。還有點小事。須費氣力哩。（絕倒）說着。乜起眼兒。身兒一歪。竟自撲入一峯懷中。這一來。一峯既驚且笑。略一沉吟。只得就勢兒。香了小玉個面孔。然後慢慢將他推開。道。就是吧。承你主母美意。少時俺就進內領情。你這妮子。不可在此耽擱。恐你主母起疑。快去復命爲是。小玉一丟眼兒。道。你到是個老行家哩。就能八面都顧到。既如此。咱兩個明天再算賬。這種腿子。大概沒

有白跑的說着含笑而去。不提這裏一峯。自定行止。並那浪宕陸氏。只等半夜。且說那馬孟周。次日回得家來。忽然不見一峯。自己累次所餽的衣服金貲。一概也沒動。只從案上硯角下。尋出一張字簡。上寫岱生告辭四字。孟周摸頭不着。詫異了兩日。也便拋開。從此一峯。依然的逐處流轉。其時皖南北一帶。官軍甚盛。諸將帥大事招募。頗求奇材異能之士。果有殊物勇力者。將予以不次之賞擢。一峯暗念久困亡命。終非了局。果能以軍功榮顯。未嘗不是個脫罪出頭的法兒。於是慨然應募。便隸在某軍門麾下。作了一名哨長。你想一峯武功。自然是能冠一軍。某軍門甚爲刮目。自不消說。其時皖南。有一股驍悍髮匪。擁衆萬餘。久與某軍門相持不下。賊中首領。綽號兒羅刹女何姑姑。生得長大白皙。善用一口雙手帶的馬刀。每當臨陣。妝束奇麗。領一隊大脚廣西婆。每人一柄尺五長刀。跳躍如飛。兇悍異常。他本是潁洲一帶的女監梟出身。曾手刃其夫。



又火併過別股梟匪。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自爲髮匪以來。名聞官軍。這當兒雄據皖南。屢遣偏隊來擾官軍。某軍門甚以爲慮。恰好有一日。官軍的一批餉項。道經某地。冷不防的又被羅刹女領衆劫去。並殺傷官軍數百人。某軍門中夜得報。正在大怒。不想次日大營前。又得了羅刹女的一張揭帖。上寫謹謝厚賜四字。於是某軍門。忍無可忍。便登時下令軍中道。有能奮勇破賊。或刺取得賊首首級者。當有不次之賞擢。此令一下。頃刻間震動全軍。但是都懼怕羅刹女的利害。那裏有人敢去嘗試。於是一峯。慨然請行。並獻策於軍門。請自選二百人爲冲鋒健隊。然後大軍繼進。誓當一鼓破敵。當時陳說之下。意氣慷慨。某軍門見狀。不由愕然動容。便立允其請。假一峯以便宜行事。大列全軍健銳。命一峯自爲選擇。須臾得人二百。都是百鍊勁卒。挑選既畢。某軍門預犒的牛酒亦至。於是一峯大陳酒肉。命大家各自痛飲大嚼一陣。然後慨然誓衆。

道諸位此去不必猶疑。自有俺朱某當先開路。諸位目光。但注定俺後脊儘力殺賊。就是彼雖有千萬之衆。不過如螻蟻屯聚。遇風卽散罷了。大家聽了。都各踴躍。噉應。不提這裏一峯。率衆上馬。一陣風似的直奔賊營。且說那何姑姑。這日下午時分。正在中帳內。緩却結束。合一班男妾們。吃酒作樂。忽聞營門外。喊聲大震。須臾人報道。今有二百多官軍。前來劫營。何姑姑怒喝道。二百餘人。甚麼大事。便令前隊頭目。小心抵擋。說罷。廝抱男妾。依然的飲酒如故。但是這時被抱的男妾。未免心頭亂跳。有些個變貌變色。何姑姑三不知探下手去。登時一挑眉頭。霍的站起來。拉了那男妾一支胳膊。只這麼向外一甩。但聽喇喇一聲。血濺滿地。那男妾頭觸帳柱。登時死掉。原來這何姑姑兇淫異常。凡男妾有不適其意的。便頃刻拗項拉脅。或用腳蹙其腎囊。立時了賬。此等光景。原是常事。當時何姑姑餘怒未息。正雙撐玉臂。目注餘人。衆男妾一齊低頭的當兒。只

聽帳外馬蹄如雷。那冲突之勢。簡真的如排山倒海。何姑姑叫聲不好。颯一聲。提刀躍出帳。方上得馬。早見一片刀矛光景。麻林似直裏將來。正是。

將軍躍馬從天下。羅刹稱雄無地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諸一峯流寓寄身 許矮子閉門拒客

且說何姑姑。方上得馬。早見一隊官軍。便如生龍活虎。直從血雨四濺中。搶將進來。爲首一人。躍馬如飛。手使一柄青鋒長劍。不容分說。向自己當頭便斫。何姑姑驚怒之下。急忙揮刀交戰。可笑何姑姑。狃於官軍沒甚能爲。以爲他們雖來劫營。也沒甚打緊。那知敵人一柄劍。神出鬼入。上下翻飛。還沒轉眼之間。已將自己弄得手忙脚亂。何姑姑大驚。方儘力子跳出圈子。想要逃走。只見敵人喝聲着。一劍刺去。却中自己的後膀。當時何姑姑大叫一聲。栽落馬下。不提官

軍隊中擁上數人活活捉得。且說一峯既破賊營。隨後某軍門的大隊亦到。這一陣大殺大斫。並賊衆們死傷逃躡。投械乞降。也都不必細表。單說一峯這當兒領了二百健卒。並協同本營營官某人。正在賊營左右窮搜逃亡。忽見一個黃衣賊目。剗騎着一匹馬。領了百餘個敗殘賊衆。氣急敗壞的由深草地內撞出一峯喝一聲當先趕去。一瞧那賊目不由心下惻然。便猛喝道。你這人被擄賊中還不脫下賊衣。快些逃命。那人會意向一峯點點頭兒。急忙脫却黃衣。向深草地內匆匆逃去。正這當兒某營官一馬趕到。一面命手下捉縛餘賊。一面向一峯問知所以。原來那黃衣賊目却是馬孟周。不知他因何事故。竟自當了髮匪。一峯想起疇昔的一番周旋。所以將他放掉。當時某營官聽了十分不悅。原來這位某營官本是某軍門的嬖幸出身。伎性異常。並且最好人的溜諛奉承。敬一峯雖有絕人的本領。無奈這一套本領。却沒學得。某營官見一峯大刺

刺的。以爲他是輕視自己。早已就心懷不悅咧。當時一峯一戰破賊。大獲全勝。某軍門大悅之下。獎諭有加。不但一峯自料着當得殊擢。便是全軍中人也以爲殊動重賞。是沒含糊的咧。不想直過得數月後。通沒下文。一峯暗暗的一探詢。不由付之一笑。原來是某營官進讒於軍門。說一峯擅自放掉賊目。這其間。情有可疑。難保沒有通賊等情。不如且緩賞擢。以覘後效。偏偏那位某軍門。又是個綿花耳朵。聽了此話。居然將賞擢之事擱置起來。並且每見一峯時。也不似從前面目。你想一峯投軍。本沒爲功名起見。今見仕途齷齪如此。倒惹了一肚皮半騷感慨。於是自請出伍。飄然又去。流轉萍踪。直來至浙中萬泉山。愛其風土清嘉。民性淳朴。所以便寓居下來。當時一峯述罷。玉林聽了。自然有一番感慨。須臾飯畢。兩人秉燭相對。互述相別後的一切瑣事。彼此價太息一回。歡笑一回。便如夢寐一般。不多時。村柝三敲。玉林忽失笑道。俺只願與兄敘舊。却

忘掉還有事體。不知這當兒。孔昭達已邀得許矮子來。不曾俺便當回店去望。望才是不提一峯唯唯。送得玉林去後。喜慰之下。十分感慨。且說玉林出得廟來。一路上心胸開爽。真是數年以來。所未曾有。大悅之下。忽想起伯高卜卦。頗有驗。真個就巧遇一峯。又想到此後的一峯行止。便以同赴包村爲是。偷一峯執意不欲去時。自己定當辭却伯高。與一峯同落江湖。倒也十分自在。一時間思潮起落。進得店中。一瞧昭達兀自沒轉來。連忙命店人掌燈烹茶。歇息一回。想要就榻少息。說也奇怪。往時是就枕便著。這當兒不知怎的。却只管反來覆去。也不知心頭是驚是喜。就像遺落甚麼物件一般。睡魔未至。酒思忽生。便索性爬起來。命店人溫酒獨酌。你想小店深夜。那裏有下酒之物。那店人尋了半晌。只尋了半碟水漬鹹豆兒。玉林拈兩顆入口一嘗。非常甘美。自己一想。不由好笑。原來那會子合一峯用飯。只顧了欣喜暢談。雖盛了一碗飯。却沒動筋。

所以這會子。泛上餓來。倒合了飢者易爲食的古語咧。當時玉林。連舉兩杯。當不得飢腹雷鳴。（暗以廢寢忘殮。逗出玉林乍晤一峯驚喜之狀。妙絕。然卽照下文趣文。讀者能識此非衍文。便是善讀煥亭說部者一笑。）正思量喚店人尋取擋口的食物。只聽昭達在牕外哈哈的笑道。鄒兄倒自在。俺奔馳半天。倒惹了一肚子悶氣來咧。哈哈。許矮子這個寶貝。真難得弄。這件事怎麼辦呢。說着。急急匆匆入得室來。先端起玉林的酒杯。一飲而盡。然後噪道。俺正也沒用晚飯。咱且快叫店家。整治飯食。等俺細說說許矮子撇扭情形。咱們想個主意才是。說着。一屁股背在玉林對面。忽見玉林面有喜色。一面價大吃水豆。一面拾起酒壺。嘴對嘴便是一氣。昭達見玉林。向來不會如此高興。正在怔望之間。玉林便笑道。好教孔兄得知。你去尋許矮子。雖不知怎的鬧了一肚皮悶氣。俺却因瀉肚沒去。倒撞着點喜氣哩。於是哈哈大笑。將巧遇一峯之事一說。昭達聽

了。只樂得連連打跌道。呵呀。這真是天大喜事。可見人生遇合有定。也不枉鄒兄尋訪一場。如今一峯兄既在這裏。鄒兄快領俺去認識一下子。說着。竟自跣將起來。玉林笑道。孔兄且坐。咱明天再去未晚。只是你去尋許矮子。怎的惹了氣呢。昭達頓足道。你瞧許矮子。真沒有的。等我細說情形。咱大家想個計較。於是手舞足蹈。說出一片話來。原來昭達一逕的趲赴西谷村。七八里路。少時便到。但是一入村口。就是一怔。只見那村墟。高高下下。零零星星。許多住戶。便如屁脯的一般。東一攢。西一簇。自成畦徑。並沒得整段街坊。昭達一面逡巡回望。一面暗想道。這所在要尋許矮子。只怕還不一定有人曉得。只好且探聽那孫巧嬌的住址。倒是個方便法兒。怙憊間。恰好趲經一家門首。有個老太婆。在當門草棚兒下。一面看守着一個茶桌兒。一面閒作針線。見昭達經過。便笑道。客官吃茶麼。何不歇歇腿再走呢。說着。欠欠身兒。讓出半段長櫬來。昭達正跑得



口燥。便過去落坐。吃得兩杯茶。隨口道。媽媽。俺向你探問一個人。你這裏有個住家娘兒們。混號兒叫孫巧嬌的。他在那裏住。哇。便煩指引則個。老媽媽聽了。登時抿嘴而笑。從新將昭達打量一回。却笑道。那娘兒。却距此不遠。你老想是沒去過。頭一次去開心麼。但是你却來的不巧。不是俺攔你高興的話。你不去。倒也罷了。你若去時。一定鬧一場沒意思來。昭達笑道。這是爲何呢。莫非那娘兒不作生意咧。老媽媽道。你不曉得。如今那娘兒。現有人論月包佔。休說是不接生客。便連大門兒。都不敢出。因爲他那包客。下作異常。便如一支護食的狗。一般。將那娘兒。護得牢牢的哩。昭達聽了。料那包客。定是許矮子。暗笑之下。又隨口道。如此說。那小娘兒。一定是個美人兒似的。所以才弄得那包客。顛三倒四。老媽媽一撇嘴兒。道。甚麼美人呀。不過你們男人家。眼睛饞。特有將就罷了。依我看。並不怎的。不過是個莊戶中的煞利娘兒。仗着年輕。會打扮。又會說會

笑。能拿那股子肉麻勁兒。這才幾天的工夫。他（指巧嬌）不但村中膀大藍。給人縫窮。如今走一步運氣。也扎括得光頭利腳。畫眉抹嘴。說起話來。嬌聲浪氣。倒也像個怪俊的人兒。他本是村中李啞叭的老婆。當那李啞叭在家時。也是管的他頭緊腳緊。如今却沒法說咧。但是那客人。據我看來。將來還怕是自尋苦惱。那李啞叭。雖不會說話。却性粗氣暴。動不動。合人打架。便講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他因賭輸了。打傷了人。方才跑掉。近來還有人傳說他居然也當了長毛咧。（俗謂髮匪也）你老想。倘若那李啞叭回頭。撞着那客人。不是場大大麻犯麼。總言之。此等頑笑場。究竟是是非之地。你老不去。倒也罷了。昭達笑道。你這媽媽說話。也過點火兒。一個啞叭家。有甚能爲。有甚麼可怕呢。老媽媽道。你可別小看人家。那李啞叭。生得精精壯壯。狠好的外貌兒。不怕你老惱的話。他那眉目面孔下。並前影後影。竟有些像你老哩。昭達聽了。不由哈哈

大笑便起身。付過茶錢。從那媽媽問明孫巧嬌的住址。一逕的奔將去。到門一望。只見雙扉緊閉。矮矮的蠟粉花牆兒。小小的一處房舍。掩映於竹樹清虛之中。昭達暗笑道。這矮廝。倒會快活。清清靜靜。鑽在這裏。俛小娘兒。真也是個樂兒哩。思忖間。方要叩門。便聞裏面有人。用筯擊甌。啞着嗓兒。曼聲低唱。並有婦人笑語之聲。昭達聽那唱音。正是許矮子。於是拍拍拍。一陣叩門。便聞許矮子低語道。你瞧瞧去。莫非俺家裏的尋來了麼。昭達聽了。不由好笑。正這當兒。門啓處。覷出一個妖嬈婦人。昭達料是孫巧嬌。便道。借問娘子一聲。你這裏可有一位許爺麼。俺性孔。是由包村來的。有要事特來尋他。那婦人聽了。一面端相昭達。一面口中嘖嘖。並且有些花容失色。昭達正要拔步直闖。便見許矮子。哈哈大笑。由裏面哧跳而出。一把拖住昭達道。怪道俺聽得語音廝熟。原來却是孔爺。但是俺聞你正在包村。合包爺忙碌異常。怎有空見到此呢。怎便知俺在

此呢。昭達笑道。兔子會鑽窟。也避不得鷄鷹眼目。俺今奉包爺之命。正來抓你。咱且進內細談吧。許矮子聽了。眼睛一轉。登時毛着腰子。連連咯嗽道。包爺要尋我。諒無別事。無非叫我去吃現成的慶功酒罷了。但是俺近來。正因犯了酒病。所以在這靜悄所在。養養神兒。俺若還似往年壯健時。早跑去向包爺孔爺討喜酒吃咧。那裏還用孔爺巴巴的來尋俺呢。昭達聽了。便知矮子用意狡獪。當時一笑。大家廝趁入內。昭達一脚踏入正房。便聞一股酒炙馨香。細瞧那正室三間。是一明兩暗。明間內。靠北大案上。却擺着狠整齊的酒菜。都用羅罩兒蓋好。東間門上。軟簾深垂。料是婦人的臥室。這時那婦人。一面斜眼兒。瞅着昭達。一面揭起西間簾兒。却向矮子略一擠眼。道。你晚上吃的藥。少時俺岔空兒煎出來吧。不省得到晚上。忙手忙脚麼。矮子聽了。又連忙空嗽兩聲。然後點點頭。這裏昭達。暗笑兩人作做之間。許矮子業已讓客就坐。彼此寒暄過。由婦人

泡上茶來。昭達便笑道。許兄不瞞你說。俺如今是無事不登三寶地。俺的來意。大概你也瞧科一二。刻下包爺正在恭候台駕。便請隨俺同赴包村吧。於是將伯高奉邀。他打造軍器之意一說。許矮子笑道。原來爲此。本來呢。包爺合俺是甚等交情。如今又重以孔爺之命。俺本當馬上從命。但是俺近來常常患病。精神技藝。簡直的不成功。像包爺那等的大工造。俺那裏料理得來。沒的倒誤了包爺應用。便請孔爺轉達。另請高手吧。昭達笑道。老許莫作笑談。你現在偃着小娘兒。直尋快活。如何推說患病呢。矮子道。別提。俺那有心情尋快活。不過借他這裏。養養靜罷了。昭達道。豈有此理。要說別人借地養靜。俺還信些。你老哥那下作脾氣。還瞞的了我麼。外間裏整齊酒菜。都已停當。你還說沒心情尋快活哩。許矮子道。那酒菜。有個緣故。是這娘兒因俺病許的愿。供。今天晚上。方去請神道紙馬。所以擺在那裏。正說着。婦人顰入。便笑向矮子道。既是這位

爺台。有正事相邀。你便爽快快去一躡。不結了麼。你若不肯去。不惹得人家說。你戀在這裏麼。矮子道。不成不成。耍技藝。仗精神。俺這病淹淹的光景。便是去了。也是無用。沒的倒誤俺養病。說着。又是一陣乾咯。許矮子這種撇扭性氣。在昭達原是素來曉得的。只要他意有所戀。或一時間不高興。耍手藝。你便拿黃金萬兩去請他。並說得天花亂墜。想他點頭應允。勢比登天還難。當時昭達知他性兒如此。便索性的不再硬摺頸兒。只好先尋些閒話講講。以便趁空兒再爲勸駕。於是兩人品茗道故。嘻嘻哈哈。十分款洽。但是每逢昭達詞鋒要書歸正傳。許矮子便登時用話頭兒岔開。少時。那婦人也趲來湊趣。一面價合矮子擠眉弄眼。一面價只管將苦醞醞的清茶。不斷的端來。昭達越是心頭煩燥。不得主意。越覺口吻發渴。不知不覺。便灌了一肚皮苦茶。堪堪日色將落。鬧得昭達。通沒作理會處。再瞧矮子時。索性的咯嗽大作。歪臥於榻。連那婦人也躲

得沒影兒。好笑。昭達。這當兒已被苦茶灌的飢腸轆轆。偏搭着明間內酒炙撲鼻。當時不由暗想道。可恨這矮子。明放着現成酒菜。他却說是愿供。不要管他。俺且混頓飯吃。再作道理。想罷。依然的逡巡不去。那知許矮子。更來得老氣。直待那婦人掌上燈燭。又換過一遍苦茶。他却笑道。孔爺。不是俺逐客的話。你不差甚麼。也該回去咧。既有那位鄒爺。合您作伴。只管叫人家在店呆等。甚麼意思呢。老實說。俺不能從命。就煩您回見包爺。替俺致意吧。說罷。竟自慢慢跼起。大有送客之意。昭達沒奈何。只得搭趁告辭。方出得大門。回頭道。許老哥。咱的事體。明天再議。難道你真不去麼。許矮子哈哈一笑。還沒答腔。那婦人已笑嘻嘻將矮子拖進。嘯一聲。關了大門。這裏昭達。方略發怔。却聞那婦人笑唾道。好喪氣。這個鳥客的賊形兒。活像俺那個天殺的。那會子。俺去開門。吓了俺老大一跳。如今且喜禍害離門。少時咱歇息夠了。再吃酒吧。昭達聽了。又氣又笑。只

好姑且回店。再作道理。於是一氣跑將回來。恰值玉林欣然獨酌。當時昭達匆匆。述罷許矮子一番情形。只管大眙兩眼。並且亂喚店人快尋食物。只見玉林略一沉吟。忽然鼓掌道。孔兄不必着急。咱這就去捉那許矮子。你道好麼。於是低低數語。昭達一聽。直跳起來。正是

慢以正言頻勸駕。且從詭得出奇謀。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雙劍奇俠傳 第七集

